

生死冤家



一般人每每以爲作小說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我敢大胆說一句此等人必然是作者圈外的旁觀者，才能有此論調，再不然，便是一個不知小說真諦爲何物的無聊文人，反之，你如果是一個著作家，而且對於著作方面有了相當的歷史，那麼，決不會發出這種不負責任的話來。

小說二字，談何容易，要將小說寫得成功，更不是一件貿然可就的事情，我們可以爽快的說，舉世滔滔，小說家，多於過江之鯽，榮世之作如已故李涵秋的廣陵潮，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大胆的批評說，也不過止於榮世之作而已，根本就談不到壽世上面去，然則什麼著品才配稱壽世不朽的文章，喏，我來告訴你，羅貫中的三國志，邱長春的西遊記，曹雪芹的紅樓夢，俞仲華的蕩寇志，以及筆記體裁鼻祖蒲留仙的聊齋，方可稱得上壽世二字。

古人的文章，好在那裏？既不矜才，更不使氣，每一部作品，都具有百讀不厭的寶貴價值，我知道與我有同感的人一定不在少處的，今人的東西，饒你寫的出神入化，好到恁地，最大的毛病，便是同犯着不耐看的毛病，能夠由頭到尾完全看一通，已經是不常見的好文章了，大都是看不幾章，就令人生厭而昏昏欲睡了，更拿近代名作如廣陵潮啼笑因緣之類的小說來說罷，也不過是看一遍的價值而已，以上這兩種名作的價值不過如此則其他可知！

我不敢自誇自滿，可是有一點可以對喜讀拙作的諸君談談，不預備寫則已，每欲寫到某一部東西時，

必先要經過若干時候的考慮，待到繹絡措齊，材料準備，然後下筆，所以在實質方面，並不怎樣的貧乏呢，我能夠繼續寫出不少的說部來，大都是採用這種辦法的，我更不敢說我的小說好，而且肯定的自我批評是，不好，讀者看了我的東西，或許也像我瞧別人的東西一樣，不能終卷，也是意料中事，因為我自知拙作連榮世的資格還談不上呢，閒話太多了，帶住罷！

三十年十月中院在海上。

社會言情  
哀體長篇

# 生死冤家目錄

- 第一章 驚鴻一瞥客子動綺思……………一
- 第二章 文章憎命幸得美人憐……………九
- 第三章 情深一往投贈鴛鴦枕……………一六
- 第四章 玉人無恙天外忽飛來……………二五
- 第五章 私語囁囁前廳如夢寐……………三一
- 第六章 惡魔設局弱女入牢籠……………三七
- 第七章 贖身有計難集孔方兄……………四四
- 第八章 軟紅十丈病後數游踪……………五一
- 第九章 斯文掃地商賈重金錢……………五五
- 第十章 羅掘俱窮難了向平願……………六一
- 第十一章 變生肋腋負氣走西湖……………六七
- 第十二章 雨覆雲翻冤家重聚首……………七三
- 第十三章 樂極生悲釀君責愛子……………七九
- 第十四章 難違親命含恨作新郎……………八五

第十五章 使君有婦妾命薄於

第十六章 人亡物在此恨永綿

社會言情  
哀艷長篇

# 生死冤家

## 第一章 驚鴻一瞥客子動綺思

有一年我們一夥文藝朋友，小陳一個，白虹一個，見南一個以及我自己一個，一共四個人，這四個人年紀都不相上下，年青酷愛文藝，而又喜歡漂亮，頭髮梳得亮晶晶，衣服穿得極其入時，小陳、白虹、見南都是畢挺的西裝，獨有我因為經濟關係，沒有司丹康、美髮漿等的名目來搽上去，所以頭髮總是蓬鬆的。衣服只是一身極粗極樸素的布服，下面是雙布鞋，不像他們三位，行頭一齊全新，皮鞋擦得煞煞亮。可是我們四個人都是極歡喜玩筆頭，各有各的作風，也各有各的長處，我們不嫌自己簡陋，也不嫌自己飯桶，居然組織一個文藝團體來，定名『會友社』。開成立大會廣招社員，每個星期開一次茶話會，起初加入的人並不多，因為我們沒做什麼工作做出來，所以外間知道的人也很少，可是青年人做事，往往虎頭蛇尾，沒有恆心，加之小陳、白虹、見南都是中學生，學校裏課程忙的時候，他們都不回來，把社事推在我一個人身上，我是一個郵局裏的中等職員，白天苦忙，下了班才得空閒，再來料理社事，發通告，定期開會，社員雖然不多，而一椿椿手續都須做來，所以弄到後來，也措下紗帽，日久便無形中解散了。這時候恰恰是春天，又恰恰是一個春假期內，小陳、白虹、見南都一齊打從學校裏放春假回來，喜形於色的一齊向我笑道：『小李，小李我們不高興再辦這個社了，辦得一無名目，我們每一個月賠錢，索性就此無形解散了罷，不如趁這春假期內我們到那一個

地方去旅行，比較有意義，你以為如何？」我說：「社事我本來早已不幹，沒有意思，幹它有什麼益處，要研究文藝只須各人自己埋頭研究，何必要弄什麼社不什麼社的。說到旅行，我倒很贊成，我一定參加。」白虹道：「我們一共四個人，賽如一個小小集團，要到那裏，也是這個集團整個的進止，所以你不參加，也要你參加。」小陳插出來笑道：「對的，對的，我主張這次旅行到無錫去，因為蘇州我們去年已經去旅行過了，崑山常州都沒有什麼了不得，南京又似乎遠了點，只有無錫的鼈頭渚，梅園，蠡園，太湖都是風景區，景仰已久，非去不可，前次學校裏穆先生到那邊去拍過不少風景照片，我搶着幾張，那簡直是山青水秀，全是美麗的圖畫，彷彿瑞士風景。」白虹道：「好的，好的，到無錫去也好。否則到常熟，廬山也不錯。不過我們說過馬上就實行，今夜料理旅行箱，明天一早出發。」贊成贊成贊成！我們四個人都興高彩烈的跳起來，白虹把我背脊上猛力捶了一拳，「哈哈哈哈哈」一陣大笑。他的脾氣有時滿足他的快活起見，竟有點不顧人家死活的。現在我將我們四個人的性情，略為敘一敘；小陳的脾氣是有點溫柔水的，有點娘娘腔，看見許多人便面紅耳赤，可是背後相當用功夫，所以他做的許多事很有點神祕性，不為外人知道，事未經成功，決不肯宣佈出來，秉性很誠懇。他今年還不過念一歲，一個瘦瘦的個子，並且常年一付近視眼鏡戴在鼻樑上，一張嘴說出閒話來又相當滑稽，當面說不愛女人，心裏却歡喜女人，爛泥裏就爛泥裏，水潭裏就水潭裏，爲了女人他都願意撒下去。白虹是一個直爽的青年，肚裏放不下一句閒話，人家告訴他，關照他不要洩漏出來，他偏偏馬上去轉告了別人，肚裏放一點鐘都難過，非說出來不可。性情却很豪爽，愛打不平，遇事非爭一個你錯我不錯，我們都說他鋒芒太露了，這是有原因的，因爲他家中富有，不依賴人家，因此自信力很強，認爲別人

都不對的。他寫得一手好正楷，極漂亮，學校裏面他常常歡喜替人家寫小對聯，看面不要錢，只須二隻鴨肫肝。他今年也是念一歲，他向嘗不愛女人，並且他看中了這個女人，他是取的急進手段，攻得緊，結果往往失敗了，見南一冒冒彷彿是個風流小生，文皺皺的穿中裝日子多，西裝日子極少，他說話不多，而且句句說出的都派着正當用場，不歡喜嘻皮笑臉，完全一派公子哥兒腔調，人家對他閒話說錯了，立刻就面孔一擡，扳了起來，如果你在他面前，解釋誤會，表示無心的，他反而面孔愈板愈厲害，弄得大家一場莫明其妙的無趣，不歡而散，可是我們相處慣了，性情大家都摸熟了，也不以為意，自然不生機心的。他今年只二十歲，對於女人表面上絕不提起只字，也不加以月旦，可是心裏却在那裏品頭評足，暗地裏何嘗不在那裏尋覓理想中的對象。至於我自己，叫李春波，他們都叫我『小李，小李』的，把『春波』兩字遺忘了，我是個一無脾氣的好好先生，只跟在他們三大亨後面出披頭，又因為學問，經濟，地位都不及他們三個，所以凡事只好退縮在後面，做做他們的二爺似的，走出門，東西總是我一個人來擔，到那裏去有事，總是我一個人去奔投，我不是歡喜這樣，他們也不是歡喜要指派我這樣，只是我的性情愛動，做事自問又肯負責，從來不歡喜半途拆爛污，除非我無辦法了才放手，身上沒有穿過一件綢衣服，腳上也沒有革履，只一雙杜製的老布鞋，這樣布衣布鞋，人家便吃準了我是個少年老人。我今年念二歲，不但沒有結婚，連對象也沒有一個，我不打半句誑，心裏是需要一個滿意的對象的，希望先做起朋友來，以後再舉行婚禮，人生食色天性也，我又豈能逃此圈外，可是我要接近女人的機會極少，我是郵局裏管理國際郵包交寄處的工作，所看見的女人，大半是西洋女子，自然我也感到相當煩悶的，只是我從來不會口角上這樣漏出過一句話來。我們這樣四個不同個性的



青年，居然住在一條弄堂內，一個號頭的門牌裏面，這真是一件巧合的事，而且相處了二年以上，不會有過一句口角，鬧下一點小意見，這是多末可珍貴的深交，所以即使有點意氣用事，也就不難風消雲散的。春假期內，小陳提議到無錫去旅行，我們無一個不贊成，我急急寫告假條子，當夜料理手提箱，日記簿，稿紙，白虹一人又去買了許多餅乾，麵包，罐頭食品，見南便買了一籃水果，小陳買了二塊錢鴨肫肝，三塊錢牛肉干，我也打算去買點東西，白虹一個頭伸出樓窗口朝天井下叫道：『小李，我們東西都買好了，你預備好沒有？預備好？』我說：『一點也沒有預備，你們都買這樣那樣，我去買點什麼？』我想了半天想不出。『小李，小李，你不用再買什麼，我們三個人都買齊了，太多也不好帶的，我們頂多頂多玩上一個星期也要回來了，並且有的東西當地也有得買的。』『我一點東西也沒有，單吃你們的算什麼。』白虹又關照三層樓的見南，下樓來勸我千萬不要再買什麼，自己人又何必客氣的。天也夜深了，我也就沒有出門口。第二天我們決定趁早班車出發，預備當日起程，無錫蠶園，到達後，還可以出來左近鄉村地方玩玩，再吃夜飯，不是很舒齊的。我們決定住在蠶園的花園內，那裏小陳有個朋友，是在園裏開照相館的，姓秦，他可以有辦法安排我們住宿，去年他就有過信來請小陳去白相，小陳沒有去，所以我們今年一定要去，出去旅行，外間遇有相熟的朋友，這比至親還熱絡上幾十倍。我們一班人在火車上談談講講，真有滋味，對於到達後的駐腳問題，小陳手一伸說：『我只須去找秦先生，他那裏地方既好，又寬暢，更是一個花園，我們抱定宗旨不去搯他的油，刮他的皮，假使園內不能住，只須託他替我們在左近找一個旅館，當然可以辦得到的。』見南說：『住旅館，掛銷就相當可觀了，我們帶的錢，恐怕一個星期不夠派用。』我說：『並且當地未必一定有旅館，即使有，一定也』

非常貴族的，爲什麼，這是供有錢階級旅行用的。」白虹穿出來說：「錢我倒帶足的，你們化完了，可以向我，我化完了，只得提早回來了。」小陳說：「你們都不用七嘴八舌的，到了那邊再看山水而行，也許秦先生那裏不生問題，如有二張床，我們就可以二人合一條被頭，橫豎天氣不甚冷，儘可想法子。」車子到了峨山，我們各人買了四隻茶葉蛋當點心，車子到了蘇州，我們又買一聽蘇州名產西瓜子，放在茶几上大家嗑來吃。車窗外看見無數尖銳的烟囪，這是無錫到了，車上的人都騷動起來，下車的可也有好幾百人，我們四個人擠在這一羣裏面，我們走出了月台，小陳先到鐵路飯店去借打了一個電話給蠡園秦先生，告訴他我們一行四個人立刻就要到尊處來了，你們那邊可以住不可以住？秦先生在電話內表示無限歡迎，請我們快快去，食與宿根本不生問題。小陳歡天喜地的開心，當即喊了四輛街車向蠡園進發。從鐵路飯店到蠡園，可也有一二十里路，一過無錫市，出了城門，向郊外疾進，沿途景色迎人，鄉村風味，實在蕩人心肺的，錫山塔影，背着我們後退，偶一回首，只覺天高地遠，春風習習拂面，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小陳坐在車上回過頭來，指着車子旁邊一條小河，笑道：「喂，小李，小李，這條河真够有味，裏面的水可以見底的，你看這許多小魚，彷彿魚樂國一樣，那幾株倒垂楊柳，這種姿勢，只有豐子愷畫裏見過，我們到了這裏才看見了大自然的圖畫。」見南在後面車上笑道：「喂，喂，你們看見沒有看見？」他伸出一隻手指着前面陌阡間說：「那邊一隻牛打水，有趣嗎？」「咕啞呀，咕啞呀，」的聲音發出來。」白虹哈哈大笑一聲道：「牛打水有什麼希奇，少見多怪。足見我們上海人過慣了都市生活，一旦到鄉村來，耳目完全一新，連小河，小河裏的魚，楊柳，牛車棚，打水，都覺得別有風味，成爲談話材料。所以我們一年之中，至少要出來一次旅行，換換空氣，一個人也因此而感到新

鮮起來了。」車子拉過一條小石橋，我們心裏都別的一跳。車子拉過一個小小村莊，裏面的狗竄出來對準我們汪汪的吠，幸而在車上，小怕。白虹一根手杖指着牠笑道：「媽的，你吠過來，老子夾頭請你吃一棍！」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風景越轉越嫵媚入勝，我們車子在樹林裏盤來盤去，一會穿出樹林，前面一條絕闊的湖面，這就稱爲五里湖的，湖裏烟波起伏，風帆點點，說不盡的遼闊偉大，單就捕魚的船，可也有二三百條，在那裏一片喧鬧吼着，催魚入網，真夠有趣的。行行重行行，前面看見一片白屋，又看見湖邊一座花園，車夫說是蠶園立刻到了，我們的情緒都緊張起來，果然一個彎轉過之後，蠶園門口停了下來，秦先生早站在大門口，看見小陳一陣打拱歡迎笑道：「陳先生，陳先生，實在難得請到，不遠千里而來，不容易，不容易，還有這幾位，都是朋友，請你介紹介紹吧！」小陳把我們一個一個介紹過了，一齊到園裏去喝茶休息。秦先生說：「我剛剛接到你們電話，立刻就同此間園主人商量，把「景宣樓」上定了一個大房間，裏面有兩隻五尺大床，你們四位可以將就住下，不過要併一併床，本想再替各位定下一間，實在樓上已經客滿，無法可以安排，好得你們住的日子也不多，至於飲食一層，我已吩咐，每日開四餐飯，菜是三葷一素一湯，一切統統佈排好，諸位只須白相就是。」說着很熱心的領我們到「景宣樓」上去休息。這裏說不盡的美妙無比，樓上推開窗去，但見一片山光水色，風景如畫，自己彷彿是雲端中人物，而山色一日數變，才知道穆先生當初是這裏拍的照片，難怪四山環抱，如獅，如象，如金錢豹，園內杜鵑開得紅艷如錦綉般的，楊柳隨風弄姿，花香鳥語，這正是一個可愛的艷陽春天，我們四個人都呆在窗口上觀望，一時都不忍離開了。一夜無話，第二天我同白虹起來絕早，太陽還剛祇露出些紅光，我們兩人在陽台欄干上看太陽出山，朝氣如雲，環繞我們左右，遠望

五里湖，只有一片迷霧，景緻美麗無比，我們正觀望出神當口，想不到後面第二號房間內有個女子的咳嗽聲音，我們回首打窗口看進去，覺得這個女子絕美，只不過二十歲左右，這時候在那裏梳理頭髮，我們朝她望了一眼，心中別的一跳，想不到這裏還有這樣絕艷的女人，白虹同我扮了一個鬼臉，輕輕的笑道：『巖極，巖極，你有本領走進去同她攀談攀談，問問她尊姓大名，就算你有勇氣。』『有這樣絕色的女子，在上海從來沒有見過，也許是隻狐狸精，你進去同她談談，就算有種。』『狐狸精我也要，你先進去，我後進去，決定奉陪。』『你不用推託，裝進去兩人一齊進去，不過不要冒冒失失，這女人不知什麼路道，頂好我們先該打聽打聽她的來歷，床上似乎還有人，帳子下着，假使是她的男人，我們冒冒失失進去，不要鬧出禍來，根本我們同她素昧生平，如何可以進去同她七搭八搭。我沒有這勇氣，勸你還是少起勁一點吧，吃起巴掌來何犯着。』白虹又是一陣鬼鬼祟祟的說：『決無此理，小李，這樣吧，我同你兩人談妥當，我們現在不用急急的，只伺候她出房門時候，看她走到那裏去，我們再見機進行，不過你不要告訴小陳，見南，因為他們兩人看見一定中意。』『笑話了，他們不是沒有眼睛的，小陳脾氣有點捉摸不定，不要粥少僧多，我們打破頭，這不開笑話。』白虹吞下一口饞涎道：『我們四個人總可以講得明白，誰先發見，應該歸誰到手，將來是不是成功，還是不得而知，我們現在彷彿打的如意算盤。』一會這女的頭髮梳好了，洗了臉，又走到床後面去換好了衣服，走到床前，撩開帳子看了看，重把帳子放下，便開了房門走了出來，我同白虹便對準她照了一面，這女人實在巖極，巖極，一絲沒有批評，身段，長短，粗細，尤其她的面部輪廓，絕美，絕整齊，一雙眼睛水汪汪的，嘴巴絕小如櫻桃般一粒，只見她也朝我們看了一眼，便垂了一個粉頸下樓而去。我同白虹連忙一個上半身一直

撲到欄干外面去朝下望，因為她必定經過這下面一條路，果然這女的打從欄杆下面經過，到花園外面去了。『哈哈哈哈哈……』白虹快活得直跳起來，伸手朝我背脊上搔了一拳大笑道：『小李，小李，我一定進攻，這樣漂亮的女人，簡直發現了一個絕代佳人，不過你千萬守秘密，不要告訴小陳，見南，這女人歸我來把她弄上手，我白虹屢次情場失敗，這次務必達到最後成功，小李，你看我顏色！』說着拳頭伸得老老高，跳進跳出的，彷彿身體可以打從陽台上飛到下面去，一會他又登登奔進去告訴小陳同見南，這件事他肚內萬難放下一刻鐘的。我心內豈是說不出所以然來，白虹一邊告訴我，叫我守秘密，不要去告訴小陳同見南，那裏知道他一回轉身之間，立刻就親口去告訴他們兩個人。白虹奔到床前，把小陳同見南一陣撞道：『起來，起來，隔壁二號裏有個絕代佳人，你們不起來看個明白，錯過，錯過，實在錯過！』小陳打從被裏一骨碌爬起道：『現在人呢？』『剛剛還在房裏梳頭髮，現在下樓去了，等一會還要來，一定還要來，因為房間裏還有人沒有起床。』人走了還來喊我，在樓上時候為什麼不喊我？你這傢伙專門搗蛋，抖五抖六的，老子昨天火車上吃力，今天想多睡一歇，碎碎碰碰把我吵醒。』小陳說着重又鑽下了被，面孔朝了裏床，不去理睬他。那裏知道，小陳倒底胸有成竹，他昨天傍晚時候已經發現這個絕代佳人了，他當時放在肚內，不宣佈出來，我們三個人當時在園內遊頑，小陳並沒有參加，所以他在樓上先同這位佳人見了一面，當時心內也就一跳，驚為奇遇，他有手腕，不像白虹這傢伙一味硬來，他很悠閒的，走到秦先生的照相館裏去，七談八講，接上就是打聽這個佳人的來歷，秦先生道：『這個女子姓程，名黛秋，今年恰恰年華雙十，她是無錫城裏的，高中已經畢業，她預備今年進大學，可是家長未經允許，要把她許配一個人家，只是她不答應，一方面也就輟學往

家，這女的學問極好，詩詞絕精，人也絕聰明，面孔漂亮，恐怕全個無錫城找不到第二人，她的面孔不但漂亮，而且身段長短粗細，無一不稱配的，向有無錫美人雅號。她爲什麼住到這裏來？原來她有個弟弟，今年十五歲，得了肺病，醫生吩咐他不適宜城市，趕快住到空氣清新地方去調養，要多多平躺看開，所以才住到這裏來，已經租下三四個月了，她是生肺病的姊妹，特爲到這裏來服侍的，可也住上三二個月了。陳先生哈哈，不瞞你說，你來問起她，就是這裏住的客人，沒有一個不來問起她，打聽她，聽見說還沒有人家許配，他們無不存一種非非之想，都是想吃這一塊天鵝之肉。」小陳笑道：「秦先生，你不要誤會，我不過順便這樣談起。」

## 第二章 文章憎命幸得美人憐

所以問問你，大家說說頑的。這女的大約家中很可以過去，家境也不錯。」「當然，當然，她的老頭子從前在城內縣衙門裏當過一任縣長，至少也刮了幾十萬，因爲縣長從來沒有連任三年以上的，他却一連做了六七年，現任是下任多年了，膝下只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她上面有二個哥哥，都在上海讀書，弟弟在這裏生肺病。」小陳問道：「她不答應許配人家，是一種什麼用意？」秦先生笑道：「無非現代文明，婚姻都要自主了。」小陳從秦先生口裏知道了女的這一個大綱，也就放在肚內祕而不宣。我們一行人從籠頭渚，梅園遊春了回來，秦先生連忙趕到景宣樓來報告接到上海一個長途電話，說是白虹的老頭子打來的，吩咐他馬上回上海，接到電話就立刻動身，白虹心內一急，不知家裏發生了什麼緊要的事，異常掃興的，便急於歸心如箭，見南看他一人回去，心中有點不好交代，對於遊春的興子大敗，也就牽陪他一起提前回去吧，叫

我同小陳兩人再頑幾天，當然我們也不能放任他們先走，來時四個人，去時分了二班，實在出於意外，只是我同小陳心上對於那個佳人，有一點留戀在心頭，沒有眉目之前，忽然走了，以後的難過可想而知，我們嘴上雖說得好聽：『我們一齊來的，回去也要一齊走。』但是爲了一個女人，不妨姑且虛僞一下，結果是白虹同見南兩人先走了。我們彷彿是四個敵人，私心都想追求這個女子，我因爲沒有小陳穿着漂亮，情場中也許要失敗，要進又止的，却是沒有這勇氣，可是我自問有一點長處，在女人方面比較有耐心的，性情也比較溫柔，不過希望很缺，我們頑不了幾天馬上就走，如何有同她接近機會。可是有一個早晨我起來特別早，小陳向來貪睡脾氣，大約還在八覺裏。我一人在陽台上閒眺，後面二號房內那個佳人也已經起來了，只見她先搬了一隻籐靠椅，到陽台上，我連忙身體讓開給她放籐椅，女的嫣然笑道：『先生，謝謝你吧。』『客氣，客氣。』女的又到房裏去搬出一條被頭鋪在籐椅上，然後挽着肺病的弟弟到籐椅上躺了下去，趁這機會我開口來，搭訕上去道：『小姐，這位是你什麼人？』女的微笑答道：『是我的弟弟呢，想不到介年幼會得這毛病，醫生說是讀書太用心了，成功肺病第二期，所以每天老清早就抱他起來在陽台上呼吸空氣，你看他這一付皮包骨樣子，比前一個月已經好看得多了，咳，替他醫這毛病，錢也化了二三千了。』我說：『年幼有肺病的確很少的，但這裏空氣極好，療養肺病極爲得宜，看來不久也許會痊愈，藥水還服不服？』中醫還是西醫？』『藥水每天服，一天也要三四次，中醫西醫都看過，目前是服西醫藥水。』『請問小姐尊姓？』『鄙姓程。』她謙恭的微笑反問我：『請問先生尊姓？』『鄙姓李，程小姐服侍令弟很辛苦的，我看見你一天也很忙碌，手足情深，很使我們感動。』『李先生，這也無可奈何呢，不親自服侍他，放任娘姨手裏，也許毛病

要更加重了，我已經接連住在這裏二三個月了。」「幸而貴處邊山清水秀，風景宜人，空氣新鮮，程小姐住在這裏也很為適宜，彷彿另外一個天地，一個環境。」「李先生，你們一行有四個朋友，還有二個已經走了嗎？其中有一個朋友……似乎有點神經的，是不是？」她笑了起來。我想了想，忙笑道：「程小姐，我們一共四個朋友，二個已經有事提前走了，你指的是那一個有神經病？」程小姐道：「那一天那一個穿灰色西裝的，頭上梳有光亮的頭髮，面孔圓圓的，講閉話聲音算他頂響，本來我不會說他什麼神經不神經，因為你這個朋友有點自說自話，老早起來就在我窗口兜來兜去，待我扶住弟弟出來呼吸清氣，他又夾在中間，幫我的忙，其實我沒有喊他，並且我不需要人家幫忙的，我一向一個人服侍弟弟慣了。你想這種地方，他不是有點神經？」我笑道：「是的，這個人向來很熱心，別人的事，他也常常認為自己的事，不問陌生不陌生，他拉我就做，實在他是一無別的用意的。請程小姐原諒他吧。」「李先生，非但此呢，你說他沒有用意，我看他也許有用意，後來我下樓去，他便一直跟在我後面，釘緊的問我：『女士尊姓？女士尊姓？』我知他在輕薄我，我根本又不曾同他談過一句話，會過一次面，他這樣待我，未免突然了，所以我當時不去理睬他，我走我路，出了園，看看船埠頭上可有城內有人搭東西出來，因為我這裏伙食不是包在園裏的，一切日用品，油鹽柴米，統統由家裏寄船出來，你這位朋友又釘到船埠頭上問長問短，問得我十分難堪，後來我便去問園裏帳房鍾先生，這四個客人那裏來的，據說是上海放春假下來白相的，不日就走，我當時就覺他的印象給我太壞，像李先生，還有兩位先生，都很斯文的，何以他這樣自得其樂的，釘緊我算什麼的？我現在口頭上順便問起，請你不必告訴他本人，好得他現在已經動身了……」我很歉然的笑道：「請程小姐原諒，我不知有這一樁。」



事，這位朋友太熱心了，往往有許多事要弄僵，真有趣，不值一笑！『原是不值一笑，所以我也不放在心上。李先生，你們在上海做什麼工作的？』『我在郵局裏管理國際郵包寄遞處，他們三位都是高中裏讀書的，因為我們四個人住在一起，這一次他們放了春假，要到貴處邊來旅行，我們彷彿一個小團體，所以他們來，我也跟了一齊來了，又因為同這裏的秦先生相識的，由他介紹到這景宣樓暫時駐一駐脚。』我們談到這裏，程小姐連忙回進去拿了一瓶藥水出來，邊倒在杯子裏，送到他弟弟嘴裏吃了，邊笑說：『喔，原來李先生是郵局裏的，那末一天管理國際郵包很忙的？怎麼還有工夫出來遊行呢？』我道：『我們這一部份有將近一百個郵務員，分工合作，一天有一定鐘點，也可以請假，我這次出來，可說是忙中偷閒呀。』邊說邊看山水這樣的好，我直有點依依不捨樣子。』程小姐忽然問道：『離開這裏七八里路，有個『東大池』去頑過沒有？那裏風景更好……』我說：『離開這裏七八里路有個『東大池』沒有聽見過，根本也沒有到過。』程小姐，那裏風景是不是更好？』程小姐笑道：『是的，假使李先生還有幾天逗留的話，我想伴你去遊遊，因為我常常去，極便利，人力車可以直達。我想你們這一次是旅行來的，遊歷的，玩玩梅園，小荃山，龜頭渚，和這裏的蠡園，便匆匆回上海去，忘了一個『東大池』沒有到，多末可惜，所以我希望你李先生去一遊，那裏純粹是天然的風景，找不出一絲人工破綻的意味，好就好在這一點，不過不懂遊山玩水的人，他是找不出滋味來的。』李先生，我知道你一定到了那個地方，非常的感到興趣……』我跟着笑了起來說：『程小姐，你何以知道的？』程小姐笑道：『我從那一點上面可以看得你出，因為我二次見你在這陽台上踱方步，賞鑑對面那幾支山峯，細細辨着滋味，昨天我看見你一個人在那池邊楊樹底下很靜默的，觀着池中的游魚，彷彿你同

魚一樣的同化了，當時我對你的印象很深，你不像是一個郵務員，倒像是愛好文藝，愛好藝術的……」我心內一跳，很懇切的說：「真的，程小姐眼光倒不錯，我向來歡喜研究文藝，白天我除了郵局的工作之外，晚上回家還替書局裏編書的，我出版的單行本，市上發行的有十多種，貴處書局裏也有發售的，並且還有我們的分局，程小姐，你是不是我們一個同志？」程小姐笑着搶說道：「李先生，請問你用的什麼筆名，你說出來也許我知道。」「我有許多筆名，不過單行本統用的李春波出面。」「李……春……波？」程小姐忽然笑了起來：「喔，原來就是鼎鼎大名的李春波先生，哎，真是有眼不識泰山，李先生，李先生，以後要請多多指教，李先生的小說我看過五本，記得一本叫蜜蜂，一本叫蝴蝶姑娘，一本叫三茶花，一本叫白雲深處，還有一本記不清楚了，這都是李先生的大作，好極，好極，佩服之至。」「那裏的話，我向來性近文藝，歡喜東塗西抹，沒有一本可以滿意的，程小姐，說來我們今天雖然初次會面，可是神交已久，想不到這次在這裏會見一個知音，實在不可多得，稱得一件奇跡，請教程小姐芳名什麼？」「我叫黛秋，向來我歡喜文學的，不過我不全是新文藝，偏重的還是舊的方面，我們研究的方向，雖然不同，路則一條，我真想不到的今天能夠同李先生見這一面的，如果不談談講講，我們以後永遠不知道，這彷彿有緣份的。」「是呀，世上的事大都是這樣的巧合，巧合得出人意外，李先生，準定我明天陪你遊東大池吧，你可以同你那朋友一齊去，我們有三個人，不是更加有趣嗎？」當夜我把這個艷遇告訴了小陳，小陳一跳道：「真的？真的？」「當然真的，是她先同我開口，我們才談下去，那裏知道，越談越投機，並且我的單行本她本本都買來看過，所以我的名字，她一向留在腦子裏的，我們更加覺得親密起來，這真可說是個巧合的事，我不起早到陽台上去，也許我同你一

樣，雙方見了面，不交一語……」『後來她如何說的？』『並沒有如何說，叫我抄了一個地址給她，以後約着可以通通信，叨教叨教學問，這是她的客氣話了，因為她舊文學交關好，很有根底，在她口中說來，對我的印象很深的樣子，這奇怪不奇怪，不知道的人，以為我去釣她上手，其實是她先開口同我說了起來才起點的印象？』『煞末她介紹一個風景絕勝的地方，明天陪我們去白相，我答應她說你也要去。』小陳笑道：『明天你千萬把她介紹給我，也做個朋友，我也抄一個通信地點給她，叫她以後常常通通信。』我說：『這自然可以的，沒有問題。我們耍玩，玩個正大光明，我待她也只當她一個男朋友一樣看待，不存一絲非非之想。』到了第二天，我又一早到了陽台上來，賞鑑對面那小峯，遠望五里湖的風帆點點，只有這個時候的風景頂頂美麗，也頂頂耐人尋味。程小姐每天起來絕早，扶住弟弟出來呼吸空氣，是她的功課，我們今天是第二次會面，比較更加相熟了一些，她先對我一個艷笑道：『李先生，你真是個很用功的文藝家，昨夜我聽見你一直弄到下半夜一二點鐘還沒有上床呢？』我笑說：『因為趕好一篇旅行雜感，大概有一萬多字，今天一早寄到上海去發表的。程小姐，我每夜要到一二點鐘才上床，終年如一日，我的許多單行本，統在夜裏寫成的，性子近於這一方面，所以只有感到有興趣，並不如何辛苦。』『將來還有將來，像你這樣努力，一定要成功一個大作家的。李先生，你相信我話嗎？我希望你可能範圍內，還是把郵局裏的事辭了，專心一致研究文藝，比較更易成功。』『程小姐，現在的中國文化這樣落後，靠賣文過活，是要失敗的，一定無疑要餓肚皮的，但看中國能有幾個以文度活的人，所以郵務的工作，還是一宗正當的收入，賣文只好算是業餘的工作，進益一些外快，譬如空閒也不過空閒過了。』程小姐又笑了起來道：『我很佩服李先生的耐苦精神，實在不可多得。將

來有機會，我拜李先生做一個導師，不知接受不接受，嘻嘻。」「那裏的話，那裏的話，不敢當之至。」「昨天我告訴你，今天陪你玩東大池，你什麼時候有功夫，你不是說過一個星期便回上海銷假的，現在你們已經來了五六天，大約明後天也要走了，所以我今天一定陪你去玩玩。」「好好，我們上午去的好，回來吃中飯。」程小姐看了看手錶道：「準定上午去吧。」我連忙回到房裏告訴了小陳，把他喊醒了，起來洗了臉，吃好了早點，換上爬山路布底鞋子，一會程小姐也換好了旅行的衣服，布鞋，短裙，湖色的女衫，頭上編了兩條小辮子，縛了二個綢結，一柄小洋傘，這一付裝束，完全是個女學生派頭，大方而美麗，更加平添不少嫵媚秀麗，溫文爾雅的，白虹會把她題做一個絕代佳人，這個雅號，實在起得貼配之至，我到現在佩服他，程小姐把衣服統統換好，舒齊妥當，坐在房裏等着我們，一會她打發娘姨來告訴：「可以動身了。」我們才踉踉蹌蹌趕了過去，程小姐笑道：「李先生，我等了你好一會了，過於早，路上還有露水，過於晏了，太陽晒得一個人昏悶不過的，並且回來午飯也要吃過了。」我只笑不做聲，當時便把小陳介紹給她，她很謙恭而大方的同他談了一些話，我們三個人便開始出發了，路上程小姐告訴我：「東大池有一般人，他是不願意去玩的，因為那裏沒有亭台樓閣，寶塔花園，只是一片天然景色，那裏也有桃花，不過這二天恐怕已經謝了，你明年早幾天來就可以瀏覽一個暢，那裏有漫山漫谷的松樹，都是高參雲霄，風來松濤聲如萬馬騰空，奔放偉大之至，李先生，包你滿意。」我道：「我們有這樣機會，全靠了程小姐的福。」她只掩住嘴吃吃的笑，路上因為沒有人力車可僱，我們三個人徒步而行，倒有一番樂趣，遙望田陌間一片金黃，澄青，黃的是菜子花，青的是小麥，小渠裏流水，滴滴瀝瀝，是彷彿天然音樂，倘一回首，頭頂上掠過一雙呢喃燕子，「呀」的一聲，老遠

去了。行行重行行，東大池到了，只是一面是山，包圍二口深而且闊的池潭，三面山間有小小別墅，此外松樹無慮千萬株，蔚成一片蔥蔥鬱鬱之色，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想。程小姐說：『山上有現成別墅可以租居，包月論年均甚便宜，天熱來此避暑者，每年皆客滿。李先生如今年夏天來寫作，我一定替你定一間下來，好不好？』我點首笑道：『此間寫作，實在可愛，有機會我一定來，比景宣樓更勝一籌。景宣樓所見，建築氣味太濃，不若此間儼然世外桃源，有使人留連忘返之勝。』我們在松樹底下席地而坐，小陳默默不做聲，我知道他一定在肚裏用功夫。程小姐忙笑道：『這位陳先生不大肯講話，很靜默的，你們四個朋友，各有各個不同的性格，真有趣的。我看陳先生有陳先生的靜默好處，李先生雖會說，但閒話並不多浪費，也有李先生的特點，只有我不願親近這個人，便始終會不同他交一語的，否則我便當他姊妹一樣看待，並不以為他是男子，我有這怪脾氣。』我說：『對了，我和你有同感。』小陳笑道：『你們兩個人可以說無道同志合了……』』

### 第三章 情深一往投贈鴛鴦枕

我們三個人在松樹林裏玩了一會，又跟着程小姐爬上那幾百級石階到別墅裏參觀了一番，我們走路似乎快了些，小陳一人落在後面。程小姐邊走邊說：『李先生，告訴你吧，我的家庭很守舊的，很古板的，我的家庭景况，諒你李先生也不大仔細，現在不妨老實告訴你，我爹爹早故，媽媽很健在，我有二個哥哥，都在上海教書，但現在是不是教書，我不大仔細，因為我同二個哥哥素來不和睦，兄妹的事都不與同的，我用錢都是向姆媽要，我只有同弟弟最親熱，只是他的毛病希望很缺缺的了，我一連服侍他三四個月之久，

可說也是盡盡人事而已。我去年已經高中畢業預備今春進大學。媽娘反響總要推我許許人家。我拼死不贊成，所以大學沒有進。一提我婚姻，來討我八字的不知多少。我因為敵不過家庭這種惡濁空氣，所以我從正月間就避到蠡園來了。我現在還是閉門自修，我覺得我的前途吉少兇多。李先生，你看我這個人平日不聲不響的，心境實在惡劣，常常消極得要想自殺。我回顧看着我唯一心愛的弟弟，又是病得這樣子，又想起二個哥哥，都共同我不投機的，娘是老了，爹爹在日一些積蓄，多少年來，也化得有數幾個錢，二個哥哥不但帶些回來，還要求姆媽供給他們上海兩對哥嫂的生活，長此以往，我家就要破產，實在意中之事。我預備等我弟弟病痊愈了，或者是無望了，也有一個解決的一天。那末，我自殺的話，也再出門去流浪，出門去自食其力，這萬惡的家庭，決不能一日容我下去。我決非脫離不可的。所以，李先生，我們兩人真是一見如故，彼此很說得契合的樣子。那末，我冒昧拜託你一件事情，今年下半年，託託你上海可有合我做的事，替我介紹一個，不論待遇厚薄，只求我能勝任，我可以維持生活於願已足。李先生，你外面交際廣闊，這件事我想你一定能夠替我辦到。那末，我應當重重感謝你李先生的。」我連忙說道：「程小姐，你有這一番煩悶，我的確出於意料之外，足見一個人自有一個人的隱痛，我很同情你的環境，你說的這個自食其力的辦法，我很贊成。這次我回到上海，馬上就替你打聽，想想有沒有什麼辦法，再寫信給你吧。事已經到了這付局面，消極大可不必，自殺更是懦弱的舉動，不足為我們取法。像程小姐這正當青春的年華，學問既有根本，無慮走出去，沒有立足之地，希望你還是耐心做人，等我的消息。」程小姐道：「至於事，粗細我皆不論，只要我可以上手，就感興趣，譬如公館裏教子女讀書，或者文場方面抄寫擬稿，彷彿書記一類，我都可以勝任，英文也可以

敷衍，但不十二分好。』『我知道，我回上海馬上進行，時日望勿限我，總之盡我力量，我力量不逮，託朋友，朋友再託朋友。』『真真感謝李先生。』『笑話，笑話，一個人在社會上，皆要抱互相扶助之心，方始不會錯的。』我們從東大池歸途中，沿途看見不少美麗的野花，程小姐笑道：『李先生這花你歡喜嗎？我去採下來給你帶回去插在瓶裏。』『不要，不要，我沒有花瓶。』『花瓶我有二隻，分一隻到你房間裏吧。』說着她連忙趕到那水渠邊頭，採着一束紅花，笑道：『這是杜鵑，鄉下是不值錢的，要多少折多少，我們蠶園裏開得一片紅的也是這杜鵑。』『程小姐，有句話，我回你要說了好一會了，只是期期開口不出，你知道不知道，我同陳先生明大一早就要離開這裏！』『爲什麼明大一早就要急急動身？』『不是的，假期已滿，明天最後一天，後天便要上寫字間辦事去，我想你一定不樂意，所以不好意思開口，不過一個人有聚有散，尤其這一次，我們萍水相逢，彷彿是多年老友一樣，彼此很相契，這已是緣份，我們寧可把這可貴的友誼，留着慢慢的使用，不要急急的一口氣把他用完了，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緣份都有一定的，短的僅僅一面，分了手便以後永遠看不見，我回你的緣份是長是短，不得而知，我却怕的是屬於短的，現在那得不特別的珍貴一些……』『李先生，你明天一定要走，我當然不能阻擋你不去，而誤你的公事，以後我們可以常常通通信，我託你的事，也請你放在心上，你說我們的交誼，緣份是長是短，不得而知，不過我相信，一定很長。』『何以知道？』程小姐含笑說：『是的，我自會知道，我現在這樣說，但看以後吧，並且我相信我不死，我們兩人始終是朋友，因爲我沒有同你會面之前，你的大名，我早已深深的印在胸海之中，待到見面，原來又是這樣一個溫文爾雅的誠實青年，予我的印象更佳，如此的益友，請問何處覓得到，我決不能放棄你這個朋友的……』我笑這

「程小姐，你太把我抬舉了，反而使我難堪。我相信明天我們分別了之後，以後有機會還要到貴處邊來的，好得現在交通便利，幾個鐘頭火車，便可以到達了，其實你高興的話，也可以到上海去白相，那末預先寫封信給我，我到車站上迎接你，替你安排一切，不過看你這付愛靜的性情，上海是不適宜你住的，但偶然一遊也不妨。」上海不適宜我却也未必好的，那末我有機會一定到上海去拜望你吧。」哈，說起，你還不是託我謀事嗎？只須我趕快把你的事謀到了，你就可以到上海去了。對的，對的。」程小姐很歡喜的笑着我們的，路也越走越快，小陳一人又落在後面，想他看見我們這樣談笑得投機，也許不便來插在中間，可是我也未便去拉了他一起，我知道程小姐有許多話，她是不願意告訴第三者的。我們回到蠡園，恰恰午飯開出。下午程小姐把沿途折的杜鵑，吩咐娘姨供在瓶裏，送到我房裏來。當夜小陳噤哩咕嚕的釘緊我問，我同程小姐白天到東大池去的時候講的什麼，他笑道：「小季，你一定交進了桃花運，程小姐這樣同你熟絡，倒看你不出，如何搭上的？白天路上，我看你們兩人說不完的情話綿綿……」我笑說：「這無所謂搭上不搭上，情話不情話，我們大家談談就談上了，我根本又不會去吊過她，她說東大池很好玩，陪我們一起去玩，我又不曾偷避了同她兩個人去，不是你也在在一起的？」小陳道：「去雖然一起去，你們兩人貼在一起，談談講講，越走越忙，我追也追不上，索性我一人有意走得慢，落在後面，可以讓你格外窩心，哈哈……」這是什麼話，彼此老友，你毋須這樣吃我豆腐，她雖然是個女性，可是我當她一個男朋友看待的。孫子存下一錢壞念頭，如果說過一句窩心的話，爛脫舌頭，我李春波回來沒有這吊膀子手段？」小陳嗤的一笑道：「你想，白虹告訴我他進攻了，可有二三天釘緊她後面，始終沒有上手，還受過她二個白眼，面孔扳了起來朝了他白



虹這一氣非同小可，馬上倒盡胃口，連忙踱步，知道這個女人實在難以上手，如有誰來追求她的，保險要失敗，弄出一泡氣來，白虹勸我也休轉這個念頭，實在這個女人蘄是果然蘄的，沒有一絲批評，不過不容易上手，我當時告訴他，追求一個女人，二三天中如何可以有成功希望，當然要失敗了，其實勸我休轉這個念頭，我自知資格夠不上，所以根本沒有這腦子。小李，倒看你不出，如何會給你搭上手，這真是緣份……我笑起來說：『緣份，她能夠嫁給我才是緣份，不然反而增加我的痛苦，可望不可即，這多少難過，況且她很有錢，而且高中也畢業了，不過她有她的煩悶，白天她一路上會經告訴我的，大半是傷感的話。』小陳道：『不過她的歷史，我也略知一二。』我道：『你如何知道的？』我特為打聽秦先生的，當初我早有追求她的決心，豈知打聽之下，我不敢嘗試了，知道資格太淺，夠不上，這條心也死了，現在你們二個能夠如此熱絡，小李，我勸你切切不可錯過機會，再接再厲，包你可以有成功希望，因為你的性情，溫柔體貼入微，女人大多是歡喜的，現在既然有這機會，何經而不為我回你是老友，賽如手足一樣，你能夠成功，彷彿我的成功一樣，我決不會有一絲妒嫉之心的，我歡喜呢。』我雙手搖搖叫他講得輕一些，免得給隔壁聽見，因為她住的二號房間緊貼我們住的，小陳便飄飄笑道：『小李，我祝福你將來吧……』我笑說：『老兄，這話未免說得太早了，我的福份恐怕嫌薄，即使她能嫁我的話，我一輩子也養她不活，事實如此。』小陳正色道：『養不活是另一問題，你現在把她弄上手是先決條件。』第二天我們假期已滿，要緊動身回上海，一早我同小陳兩人到程小姐房裏去辭行，可是走到房門口，又不敢進去，我放胆用手指在門上彈了兩彈，房內程小姐便說：『李先生，李先生，我已經知道哉，你們今天一早動身，第一班火車你們是趕不及了，這裏到車站有念多里路，黃包

車也要拉二個多鐘頭，第二班車要十一點半鐘開，無論如何是來得及的，請你們再等我一等，我有一點東西託你們帶去。」說着便把房門開了出來，含笑對我們說：「請你搭陳先生再略坐片刻，我馬上就舒齊了，趁二班車儘來得及，總歸今天到上海是了。」『好好，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同小陳同時說着，只見程小姐忙着又回到桌前包的包，紮的紮，一時剪刀又找不到，只得用火柴將那根包紮的繩子燒斷，又連忙包着另外一包，我心中想不明白，這也許是託我們帶到上海給她兩個哥哥的，不過哥哥的消息她都不知道，何以有東西帶給他，決也不會的。我又想也許是帶給她的女同學的。一會程小姐把東西統統包紮好了，又在紙包上批下一個字，笑嘻嘻的捧了出來交在我們手裏道：「李先生這一包託你帶，這一包託陳先生帶，一人帶一包，好不好，費心費心。」我同小陳接在手裏一看，包上批下一個『李』字，小陳的一包批下一個『陳』字，而他的比我小我的大而厚，可是都不十二分重。我連忙說：「程小姐，這東西帶到那裏去？上面無名無姓又無地址？」程小姐笑道：「李先生，老實告訴你吧，這二包東西，你們各人一包，這是我的一點心意，奉送你們兩位帶回去做個紀念的，裏面都是不值錢的東西，不過你們不要不賞，這是我一點心意，區區一點心意……」我同小陳連忙雙手捧還她說：「不可以，不可以，程小姐，我們這次來，沒有東西送給你，豈可以受你的？」程小姐更笑得聲音大起來道：「不可以也要可以，你門這次沒有東西送我，這是你們事先沒有料到蠶園裏面有下我這個程黛秋的朋友，假使知道，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得帶來，那末下次我們不是不會，你們兩位來再補吧，我的東西，你們千萬要接受的，否則這是看我程黛秋不起了，嘻嘻……」我們只得接在手上道：「這太笑話了，陌陌生，第一次會面，如何可以要你東西的，程小姐，這樣吧，接受一定接

受，不過裏面是什麼東西，可以不可以告訴我們，這一大包，壓得壓不得的？」壓得，壓得，你儘管放在提箱裏，不過什麼東西，我現在不告訴你，你們回去打開來看吧。」程小姐說着接下去道：「李二生，你們可以走了，再挨下去，恐怕第二班火車要脫班了。」當然我們厚了面皮只得受下，趕忙塞在提箱內，同小陳兩人再三謝謝便匆匆告了別。程小姐又趕到陽台上，伸隻手朝我兩人招招笑道：「再見，再見到上海寫封信來！」我同小陳兩人走出蠶園門口，上了黃包車第一樁急急要幹的事，便是在車上把那包東西拆開來看個明白，待拆開一看，原來是一個十字布的挑花枕套，枕套裏面有二件襯衣一雙繡花拖鞋。小陳在後面車上「吶哦」的叫道：「小李，小李，你的紙包打開沒有打開？」我回過頭去笑道：「打開了，打開了你呢？」我也打開了，裏面你猜猜看是什麼東西？我想我是枕套襯衣同拖鞋，他的包裹此我小一定有些區別，却不知是什麼，我說：「猜不出，猜不出。」小陳笑道：「告訴你吧，我裏面二根領帶，二條洗面毛巾，小李，小李，你呢？」我說：「完全同你兩樣的，我是一個枕套，二件襯衫，一雙拖鞋，一共有四件，我知道了，我不穿西裝，所以沒有領帶。」小陳道：「我知道了，這東西所以有區別，就是表示各人的交誼厚薄，我不過由於你的介紹，僅僅同她一面，所以交情極淺，然而我接受她的東西，已經心意滿足，我一點不生異心，我到上海馬上寫信謝謝她，小李，你真寫意，到手這四樣，都是有用的，而且都是很考究的。」我說：「這真意想不到，她會送我們東西，你看有沒有別的用意？」小陳道：「如何沒有別的用意呢，我知道你不在追求她，她倒在追求你，對你很有意思，一個女子心理變態起來，行的事情有點特別的，她本人也不知道的，但看白虹追求她，碰了她二個釘子，你根本沒有追求她，反而來尋牢你，這一點上看來，才子佳人的說法，這叫做緣份，你們真可說是緣

份，千萬不要錯過這緣份，積極進行，自有成功希望，我看你小李鴻運交進，值得羨慕的。」小陳自家朋友這種說話不要去說了，我同你一樣，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幸而昨天去白相，我們三個人同行的，否則只有我們兩個人不要給你疑心到如何地步，到上海還要大造謠言，別的不去說它，不要傳到程小姐耳裏，給她難過，老實說！我的緣份盡了，你也完了，現在我們不要宣佈出去，豈不是這個女朋友，我們兩人留着談談講講，多少有意義，如果外面一宣傳，勢必她也要同我們斷絕了，錯疑到我們在外面散佈她什麼流言，人人要忌這一脚的，所以，小陳千萬關照你，到上海切切不要提起這件事，尤其是見南，白虹兩人面前說起，送東西也不要告訴他們，只當無介事好了，我知道你一定能夠守口如瓶，這件事我的主意這樣，你看錯不錯？」

「很對，很對，我一定可以接受你的話。」當夜我們兩人回到了上海，果然白虹見南一見了我們兩人面便問起二號房間裏那個絕代佳人的事，我和小陳一口回絕他們不知道，把這件事掩沒得一絲風聲也不露出來，連夜我同小陳偷偷避避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去謝謝她，還叫她給我們一個詳細的回音，可是這封信去了一個星期之後，還沒有接到她有回信來，我們兩人的信是同一信壳裏寄出去的，這便表示我們兩人沒有存下一絲私見，可說非常坦白，光明磊落，只是我們兩人有個密約，不許告訴第三人，白虹同見南始終不能告訴他，小陳主意也是這樣子，只是奇怪的，我們的信去了好久，始終接不到她一封回覆，這真使我們伸長頭頸望得比什麼都坐立不安了，這時候小陳似乎不放在心上，只疑我私下有信往來的，程小姐目的，還是屬於我，不屬於他，他以為沒有信給他，也就算了。其實我同他一樣沒有接到回信，這事一攔又攔下了一個多月，我才稍稍明白，她不覆的信原因，一定我們兩人之中不知待那個說話的好，待我稍厚，小陳一定

心中不樂意，待我稍薄，而我也是不會樂意。如果兩個人都待得平平的，變了不分厚薄，我們也是不會樂意。與其這信左右爲難，不如一信都不覆，我想來也許是這個用意。我現在唯一個辦法，便是急急替她介紹到一個職業，這是她再三託我的，我在朋友之中統統打聽到了，都說暫時沒有辦法，下半年也許可以按插，我又將這個信息報告她，始終也是接不到她的回信。有一天我秘密告訴小陳道：『程黛秋始終沒有信來，不知她對我們有沒有斷絕友誼可能？這件事我考慮了許多日子，如果這信遞送不到，應該打退的，如果她已經不在蠶園，那末信也要退回來的，何以始終只去信而沒有回覆，匆匆已經過了一個多月。』小陳道：『沒有關係，朋友可交則交，不可交則敬，她當真又不是你的情人，不過當了面，雙方很親熱樣子，一旦分了手，自然也就把它忘了。你何必這樣刻刻想着她？人家是有錢的小姐，看得上我們嗎？』我說：『我心中終不以爲然，這樁事決不會這樣簡單，我想請個假到無錫去一次，你贊成不贊成？』小陳道：『這是你的自由，不過我以爲你不要太癡心了，高一你到了無錫，找到蠶園，啊呀，早已人去樓空了，試想這個刺激未免受得太大了，再退一步說，也許她另有愛人的，豈不是你去碰了一個釘子回來，是不是你現在沒有煩惱，有意去尋點煩惱？老實說這種女子即使給你討了，看你也養她不活的，何苦呢？』我當時聽了小陳的話，更其痛苦，不過我沒有得到她的明白表示，何況我們是朋友，她索性回絕了我，我心也死了，這條念頭不去轉它了，現在不死不活的吊着，她這個人究竟還在不在世上？我豈不要急於知道的，不要說我一時難以忘懷，任何人都有這一種心理，實在她的印象給我太深了。我說：『小陳，我決定到無錫去，不去心不死。』小陳道：『你一定去，不如還是我寫封信去問蠶園秦先生，他一定可以知道程小姐還住不住蠶園的，回信來說還在，你再去不遲。』

已經不住那裏，這豈不是白跑的。」這個辦法極好，小陳立刻寫信，我把它寄了一封雙掛號。

#### 第四章 玉人無恙天外忽飛來

隔着二天，秦先生回信來了，拆開來一看，裏面寥寥幾句道：「……景宣樓二號房間，程黛秋自乃弟病故之後即行遷出，現聞並非寓城內，隨一客遠走香港，詳細蹤跡不明，特此奉覆。」我看罷這封信，心上陡的受了一記創傷，一個人彷彿在空中蕩漾，眼面前模模糊糊的，萬事心灰，我告訴小陳道：「幸而聽了你的話，不會貿貿然到無錫去，否則這個刺激受得更加不淺了，這件事實出我意料之外，她的弟弟病故，這是我可以料得到的。她不滿於家庭，這是她親口告訴我的，然而跟了一個客人遠走香港，這却出於我意外。這個客人究竟是她什麼人，驕子還是情人？爲什麼臨走信息也不給我們一點知道，何況到香港，務必經過上海，到了上海，我們都留有地址給她的，爲什麼也不來看看我們，作算情人在旁邊，不能脫身，那末明信片也可以給我們一張，表示她已經到香港去了，託我介紹的事可也不必進行了，然而一點信息也沒有。」小陳道：「老兄，本來這件事你太把它認真，所以看你很痛苦樣子，其實我老早就告訴你的，這種女子只可當她見面時候刺激刺激，過後便把她擲到老遠，不把她放在心上，那末還可以，否則你同她認真，以爲她真的對你有意思，一世受累無窮，我勸你還是放開一些，胸境寬一些，譬如我們這次沒有到過無錫，沒有春假旅遊行，她送你的東西，你趕快把下燒燒掉，免得放在眼前，越看越惹氣，你不能當她是一個絕代佳人，只好當她是一個賣淫婦，人人都可以做她一個客人，假使你存了這個思想就不會難過了。」我說：「小陳，你不明白她

那一天，對我說了不少感動我的話。我才決定她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這一次她突然出走，實在使我有點不明瞭。不過我並不如何眷念她，只是這樣一個富於情感而又頗可愛的人，會跟了人走，我想不通，我真莫明奇妙……」我把她送給我的襯衫、拖鞋、枕套，可說一件也沒有用過，很珍貴的藏在箱子裏，我現在不是要把它拿出來用掉，還是擲到火裏去燒掉。後來一想，決定不用也不燒掉，仍舊鎖在箱子裏。這件事過了許多日子之後，我把它漸漸的淡忘了。到了後來，腦子裏一點印象也沒有了，根本想不起有程黛秋這樣的一個人了。我在工作之暇，完成我的興趣起見，假定程黛秋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寫了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稱爲『絕代佳人』的在坊間出版，因爲洩我心頭之痛，把她變成一個茶花之女，在大都會裏操着高等賣淫婦，結果却死得十二分慘酷，因爲她持了自己的品貌美麗，會有過不少高貴的客人在她手裏顛倒過，結果互相吃醋，爭風，暗殺，鬧得滿城風雨，程黛秋也在這惡貫滿盈的一天，死在一個青年手槍之下，這個青年是誰呢？就是我李春波。一年之後一個冬天，我接到一封怪信，上面的筆蹟，異常秀麗，信的下面只寫上『知白』兩個字，並不註出真實姓名，上面的話只是叫我接了這封信，不用告訴第二人，立刻到××地方一談，你見了他便知道這個是你什麼人……我接得這封信，神經上受了一個震動，奇怪之極，這究竟是一樁什麼神祕把戲，可是這上面明明叫我不告訴第二人，我又不便同小陳去商量，只是放在肚內，想不到這是一個人來。我放大了胆子，果真去踐他的約。原來這條路是一條有名的神祕之街，這裏住居的人大都是不規正的，含有神祕性的。我放大胆子走進一條弄堂，找到信上的門牌，哎喲，原來這是一家上等妓院，我忽然躊躇起來，打算止步，可是我抱了一個好奇探勝的心，決定叩着這家大門。『開門，開門。』裏面出來一個

大姐，開出一扇方櫃子小門朝我望了一望，問道：『你找那一個？』我說：『我也不知道找那一個，這裏有人寫信叫我來的，我姓李，請你告訴你們主人。』『李先生，那末信呢？』我把信打方洞裏遞了給她。隔了一會果然這個大姐把門開了出來，請我到裏面坐，我很有勇氣的跟了她進去，會客室內坐下了。一看這裏佈置得考究之極，木器都是十二分摩登的，地上鋪着毯子，四壁懸着風景畫片，窗上掛着厚厚絲絨帘子，地方絕靜絕清潔，大姐端上來一杯茶，授上一枝烟，我打算趁此機會問問大姐，你們的主人是一個什麼人，我根本同他不相識的，何以寫信叫我來，但是明明進來了，還會問這種話，不免太笑話了。隔了一會，那個大姐跑來告訴我說：『李先生，請你再寬坐一會吧，他馬上就下來了。』『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這裏坐一會好了。』大姐很伺人意，又拿了一份當日報紙給我，我想與其這樣寂靜的坐着，報紙實在需要的，我靜心看着報。我把當天本埠新聞可說完全看完了，奇怪的這個寫信的人還不下樓來，看看大姐一人在那裏磨着骨牌，我不好意思催問她，我朝她看看，她也朝我看看，覺得這個大姐很漂亮，年紀只不過十七八，一雙眼睛水汪汪的很動人，我看看報，又偷着望望她，我們不期然的相顧笑了一笑……：我看好本埠新聞，看好國家大事，甚至連小品文都看完了，可是這個寫信喊我來的人還不出來接見。我輕輕問那大姐道：『你們主人沒有起床嗎？』大姐笑着答道：『對呀，還沒有起床。』『什麼，現在是下午三點鐘了？』『勿關的，她每夜不能安逸的，到天亮方始合上眼睛，才迷迷糊糊的睡一歇，平日總要五點多鐘起床。』我十分詫異，當接問道：『他是女人還是男人？』大姐笑了起來說：『李先生，她是女人還是男人，難道不知道嗎？嘻嘻，李先生你沒有同他見過面？』我說：『不瞞你說，我根本不相識的，接到一封信才到這裏來，請你告訴我男人還是女人？』



大姐說：『她是這裏的小姐呀。』我心內一跳，小姐我說：『有多少年紀了？』『很年青的，今年還不過念一歲。』我忽然記起一年前的程黛秋來，問道：『她是不是芳名叫程黛秋的？』大姐搖搖頭道：『她不姓程，也不叫黛秋，你要知道她名字，你到外面看看門樓上面懸着的門燈，便知道了。』我不去管它，立刻手上拖了一張報紙，走到門外，仰起頭來一看，只見寫着『冷雲』兩個字，便重新回了進來說道：『冷雲這人我不相識，索性等她下樓來再講，也許見了面，可以相識的，否則，她也決不會寫這封信給我的。』大姐放下手上的骨牌，匆匆又趕到樓上去，隔了一會下來道：『李先生，小姐說請你再等一會，她馬上要下樓來哉，她很對你不起，請你再寬坐一會吧。』『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可是隔了一會還不見下樓來，我悄悄同大姐攀談着，我問：『這裏不是一家堂子？』『這裏自然是堂子，不是堂子門燈上寫名字的吗？不過堂子是一個總稱，呼，我們是稱做生意浪的，又叫長三浪的，李先生，看你樣子很忠厚的一個，一定沒有踏進過長三浪的，所以少見多怪，問長問短了。』我說：『這話才對了，奇怪的，你們的小姐，爲什麼搭這大的架子，說下樓下樓還不下樓，我來了這許多辰光。』『你還算運氣，我們的小姐每天不過過了五點鐘不見客，你李先生三點鐘來，照樣擋駕，不出見你，現在已經答應你，面子交關大了，多等一些辰光有什麼關係，還要等她起床，洗臉，化妝，穿衣服，一樣樣的弄舒齊，當然耽擱許多時候了。』『你們小姐客人多哦。』『並不多，不過都是很有錢的大闊老，他們也不是天天來的，有時來吃一席酒，有時來打一場牌，手面都很闊綽，李先生，我真不懂，你們兩人會沒有見過面……』我同大姐兩人正在十談八講，聽得樓梯上有脚步聲下來，我便側目到會客室門外，只見一個極漂亮的女人輕輕走進來，離開我四五尺路便站住了。我一陣想：這女人並不相識呢，我不便向

她開口。這女人對我細細一打量，說道：『李春波先生便是你足下嗎？』我連忙站起陪笑道：『是的，是的，請問女士貴姓？』『鄙姓沈。』『請問芳名？』『我叫佩文。李先生，你認識我不認識我？』我再三細細的想，這女人無論如何不認識，我笑道：『沈小姐，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可是我一絲也記憶不起了，請沈小姐告訴我，我們在一個什麼地方見過的？』她哈哈笑道：『李先生，你的記憶力壞極了，難道一點也記不起？你再細細想想看。』說着便在一張沙發上坐下，隨手在小茶几上拿了二枝烟，她自己一枝，我也一枝，又吩咐大姐泡兩杯茶來。這真是一件奇蹟，一時使我墮入五里霧中，我對這個沈佩文無論如何決不相識。我道：『我們也許從小會過面，現在雙方年齡都長了，所以面貌形容完全變了，當然也就想不起的，可否請沈小姐解釋明白，我們過去有下什麼關係，今天的信是不是你寄的？』『哈哈……』沈佩文只管笑，忽然道：『真奇怪的，何以李先生的事情，我都一一知道，請問你是不是在郵局裏辦事的，你的書出版得很多，你完全可以寫小說，而且寫得非常生動，是不是？』我更加奇怪得莫名其妙，忙問道：『沈小姐，這你那裏打聽得來的，可以不可以馬上告訴我一些知道？』『那裏打聽得來的，我當然一一都明白，毋須打聽得，不過我想不到你會不相識我了，這不知道還是真的，還是假的，你李先生也許有意這樣，爲什麼呢，我們這裏是一個堂子，你李先生這樣一個清高的朋友，到我們這種地方來，自然身份也降低了。』我忙說：『根本沒有這種思想，請沈小姐千萬不可誤會，我想沈小姐所以能夠打聽到我的一切，也許我的賤名李春波三個字在外面稍有人知道，當然便易於探聽的。沈小姐是不是從這一方面打聽來的，這是一點，不過我可以忠實的告訴沈小姐，對於你這一方面，我可說完全記憶不起了，我決不瞎敷衍人家的，我現在急急所要知道的』

就是沈小姐寫信叫我來的用意，請你快一點告訴我吧。」她笑了笑道：「寫信請你來的用意，你不用着急，自會告訴你明白的，暫時請你寬坐一歇，我會詳細告訴你，現在已經五點鐘了，今夜不必客氣，請李先生這裏便飯吧，用了飯，我更有許多告訴你的話，都是你急急要知道的。」我一想在這裏吃了夜飯，沈佩文有許多閒話告訴我，這果然不是我急要知道的，便點了一下頭笑道：「可以，可以，準定這裏便飯，現在爲什麼不可以說，何以一定夜飯過後？」沈佩文笑道：「是的，因爲說來話長，不如索性待夜飯過了再告訴你。李先生，請你寬坐一會吧。」說着她便站起又到樓上去了。我一個人坐在會客室裏異常的納罕，不知這究竟是一樁什麼把戲，根本我對這沈佩文完全不相識，她說是我相識她的，這是一句詭言，她何以有這一封信來，我始終想不明白什麼原因，這奇怪不奇怪的，我搔搔頭皮，再三考慮，總是想不出此中原委。我又想這裏門燈上懸的「冷雲」兩個字，也許就是她的花名，她本來名姓叫沈佩文，可惜剛剛沒有問過她。隔了一會沈佩文又打從樓上下來，她笑嘻嘻的伸出一手招招我道：「請李先生到樓上去便飯。」「什麼要到樓上去？」

「是的，這裏是會客人的，比較知己一點的，才請到樓上去，可以隨便談談，沒有拘束。」我很高興的跟她上了樓。沈佩文招待我坐下，我四面一顧，這裏佈置得貴族極了，一色紅木摩登傢具件件吐出精彩耀光來，這是一間外房，裏面還有一間套房，靠那中間用厚絲絨帘子隔開地方，種下兩盆又高又大的棕櫚，青翠欲滴，四邊壁上只有湖綠的壁燈，而沒有一張畫片或鏡架，一目看上去成爲一幅簡單中寓着整潔可愛的圖畫來，地上也是鋪着厚厚的絲絨毯子，踏上去柔軟無比，鼻管裏聞進的是一陣陣香精的氣氛，沈佩文打從裏面套房裏走出來，笑蜜蜜的說：「李先生，我現在介紹你一個表妹給你相識。」那裏知道跟着沈佩文背

後走出來的，一個絕艷女子，原來就是一年前蠹園相見的程黛秋，一待相見之下，我急忙打從椅子站了起來，破口驚愕的問道：「程小姐，程小姐，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我週身彷彿觸了電流，情緒緊張到了萬分。這無異是做着一個夢，程黛秋會在這裏同我見面，實出意料之外，可是明明站在我面前的確確實實是她，我一雙眼睛望了她臉上，眨也不眨。程小姐起始盈盈一笑，接上輕輕的道：「李先生，你想不到我會在這裏同你見這一面吧，哈，不過一個人的事情變幻原是莫定的，也許我們以後更有無窮的變局會實現出來，都說不定。我本想不寫那封信給你了，因為我看了你新近出版的那本「絕代佳人」小說之後，一陣心驚肉跳，知道你這一年來的苦悶，所以才決定寫那封信請你到這裏來同你詳細地談談，一方面讓你知道我的景况，另一方面我是掉你不落的，你的印象無奈給我太深了。李先生，請坐下去，請坐下去。」

## 第五章 私語喁喁 前塵如夢寐

我看見程小姐伸出一隻纖纖玉手，招我坐下，我便坐了下去，一肚皮疑雲，也賽如一把亂麻，不知打從何處理起，程小姐看看我的面目，笑道：「李先生，你近來面色蒼白而又清瘦，看你樣子，彷彿有過一場大病之後，還沒有恢復原狀，你的身體究竟怎麼樣？」我說：「沒有生過病，也並不覺得怎麼樣。」「你的飯量如何呢？」「飯量不反從前，這個原因我自己不大明瞭。」程小姐微微笑了笑，道：「李先生，你在我面前應該忠實一點，不要瞞我，我非常明白你的處境，你為什麼面色蒼白，為什麼瘦，又為什麼飯量減退，我都知道，這是你新近出版的那本書裏，明明白白告訴我的，李先生，是不是的？」我笑着不予承認道：「程小姐，請你

別神經過敏，那是一本空中樓閣的著作，根本沒有背景的，裏面的人物都不是隱射着人家，完全是我的理想中的作品。」程小姐笑笑不做聲，隔了一會才道：「你毋須強詞奪理，一切我難道不明白，不過你有這一番苦心在先，結果忽然有這一記辣手在後，這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雖然假定的說，我真的有這一天死在你手槍之下，我不是不願意，我極其願意極其安慰，不過你應該明白我的處境困難，我墮落到這一個階段是出於什麼原因，我何嘗歡喜，我何嘗心願，我的痛苦，那裏有一個人來知道，肯來原諒我，而你李先生不明白，把我——這本書的主角，筆下描寫得這樣的荒淫，這樣的自甘墮落，結果爲了滿足你文藝上的趣味起見，竟然把我槍殺了，槍殺了，那末你爲什麼不逃走的，竟被當局抓去，判下了無期徒刑，你想我死在黃泉之下，心還是不能安的。總之，你這本書我接連讀了三四遍，我越讀越傷心，我本想到了這裏來，外面一個熟人也

不給他們知道的，我永遠這樣無聲無嗅的了此一生吧，爲什麼要去告訴人知道，何況這是掉臉的事，不過我心中有點抱疚的，還是對不起我的母親，因為她出了不少金錢，心血，給我讀書讀到高中畢業，受下一肚皮的學問，巴望我將來會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的，那裏知道我弄到這樣一個下場，這豈是她老人家的願望，所以我清夜捫心，越想越傷心，我現在簡直沒有一個可以給我談談的人，我何嘗不想起你，我一到這裏就想起你，每天報紙上拜讀你的大作，可說我對你是十二萬分關切的……」說到這裏，她一雙眼睛也紅了。我說：「那末你爲什麼不早日寫封信給我呢？」李先生正因爲我還要顧惜一張臉子，這是什麼地方呀，我有這勇氣請你到這裏來嗎？李先生，我心中真是有下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訴說起。我近來已經病了一個多月，也有一個多月不會接過客人，我想趁這機會，告訴你過去一切和未來的計劃，你有工夫，聽我講下

去嗎？」程小姐說到這裏，便站了起來，拖了我一隻手道：「李先生，請你到我裏房來坐。」我跟了她來到裏房，這裏佈置得更精緻，可以「美奐美輪」四個字包括它，一張西式克羅咪席夢思半床，安置在中央，兩頭兩盆鐵樹，澄清的葉子披得老遠，兩旁兩隻小小沙發，純綠的絲絨，同窗帘上一個樣顏色，四盞壁燈只見光線，而不見燈泡，設計得十二萬分幽雅美觀，在這裏促膝談心，彷彿浸淫在一個詩意的圖畫裏。程小姐身穿長長落地厚絨湖綠便衣，彷彿是日本人的和服，中間束了一條綢的帶子，纏了一個蝴蝶結，打從腰間雙雙掛了下來，底下拖了一雙大紅呢鞋，她的臉部未曾經過化妝，所以粉嫩之中，略含蒼白之色，可是更加顯出她的麗秀可愛來，白虹替她顯個絕代佳人。可說吻合得無可比擬了。她招待我床前一隻小沙發上坐下，隨手拿了一聽香烟放在我面前。小茶几上道：「李先生，我不同你客氣，你隨意取來吸吧。」說着她走到中間，隔開長幔那邊，輕輕喊道：「姐姐，姐姐，請你關照泡一杯清茶上來。」我向道：「程小姐，你現在喊的這個姐姐，她是什麼人？」她道：「她就是剛剛代我招待你上樓來的，她姓沈，叫佩文，並不是我同胞姐姐，因為我病了之後，不能應酬客人，託她來代理執政的，她是一朵名花，一向在漢口大紅特紅，可是近來退隱之中，大約在這裏度了年，開春也許重行出山，我這裏暫時託她代為幫忙性質。」那末她如何說同我認識的？」程小姐笑道：「這是她的手腕好，故意打趣你的，她很有經驗，經過不少大客人，大富紳，大政客，她每個都應酬得十二分服服貼貼。你不是看她人很來得的嗎？談鋒多末健，常常對了人笑，這一笑也足以把客人迷戀住了。剛剛你來的時候，大姐送上我的信，她便問我那一個客人我將一番情形告訴她，她說你躺着吧，我去代你接見，所以她下樓去同你談了一會兒，我知道你一定很詫異的。」我才笑起來說：「原來這是一個犯

戲，她硬說認識我的，我一時給她弄得莫明其妙了。」程小姐道：「李先生，我還沒有復原，一個身體多談或多坐了一些時候，便覺吃力，現在放肆了，我想靠在床上，身體窩在被裏同你談話，好不好？」「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躺到被裏去吧。」程小姐果真上了床，半個身體靠在床架子上，下半個身體窩在被裏，我坐在她床前。程小姐上了床，眼睛閉上一會，靜靜養了一下神，重把眼睛張開道：「我不知道這個毛病，有沒有希望的，只是一點力氣沒有，一天到夜只想睡，如果睡得着也算，偏偏又睡不着，越是睡不着，越走心境，一人思思量量的躺在這裏，恨不得吞下幾瓶安神藥片，就此死了吧，那裏知道，我沒有這勇氣，大約我想來一定還有不少磨難，要臨到我身上的。」我看見程小姐這樣一個嬌弱的身體，同一年前完全不同了，瘦果然瘦，想來一半走心境也大有關係，我說：「程小姐，你自己保重一點吧，把胸境放寬一些，天下沒有絕對滿意的事情的，那末也只好把自己的理智去剋制它，勉爲世上做一個人，你何必悲觀，死果然爲人人不可免，不過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我們又何嘗不贊成，與其苟安世上，不如一死來得清清白白，乾乾淨淨，這死就有意義，否則無聲無臭的死去，既沒有價值，外間的人還當做你有下不可告人的事，所以才偷偷避避的自殺了，否則何致於死。」程小姐，你現在正當青春之年，前途幸福是無可限量的，何必爲了一些小小挫折而走向悲觀的一途，這是我極力反對的。」程小姐悽然道：「你說的與其苟安這世上，不如一死來得清清爽爽，李先生，請問你，我現在處的是什麼環境？」我說：「英雄也有落難的一天，得意也有失意的時候，我們不是超人，過程中安得不受到打擊，我以個一個人最好要去支配環境，不爲環境所支配，這才是一個處世哲學。程小姐，你學問比我好，有許多地方我應該向你叨教的，你應該指點我們一些做人經驗，我自問少讀書，學力淺薄，

正缺少像你這樣一個朋友來灌輸我的智識。』李先生，嗯，你太客氣了，我希望你在我面前不需要說這樣的話，我們應該開誠佈公的是怎樣便怎樣，如果我像你這末客氣，決不會寫信請你到這裏來的，我同你老實說一句話，實在我還是當你是我心目中一個最有爲的青年，這裏我有不少闊綽的客人，可是他們都存的玩弄我們女性的心理，可說沒有一個是正氣的，是忠實的，當然這一批傢伙我當他們是人其面獸其心，所以我也全付虛僞的手段對付他們，絲毫看不出我的本來面目，我爲什麼將這番話破心露胆的告訴你，就是只有在你面前我才說忠實的話，足見我待你是情逾手足的，李先生，我體諒你一年來的苦心，那末我這一年來難道有好日子過嗎，當然是不會有了，可說無時無刻不在相想着你，我有時也莫明其妙，爲什麼比你更漂亮，更有學問，而且極有錢財的客人，反而不去把他們印在腦子裏，而却對你戀戀不捨，足見我們兩人去年在蠶園已經種下了愛苗，雖然僅僅一二期而已，何以你的印象會給我這樣深，這就稱爲人而有緣，不謀而自能相聚一起的。李先生，因此我的一番苦心孤詣，你也要原諒我，體貼我一點，究竟我自問待你不會薄，雖然這一年來沒有寫過信給你，正因爲我飄泊的歲月過得昏天黑地，流東流西的，沒有一處是我的安定地方，自然我也沒有勇氣寫信給你了。』說着接上歎了一口悠長的氣。接着我便問道：『程小姐，在去年我們離開了蠶園之後，我不是一個月內寄過幾次信給你，爲什麼不覆？你是什麼日子離開那邊的？』程小姐說：『當你們走後一個星期內我弟弟毛病突然變化，咯血得不止，醫生打城內請下去出診，說是血帶爆裂好多處，不能凝結，急打止血針，終致無效，就此一命嗚呼，我當時心痛萬分，便又耽擱了三三天，回到城內，不意我的母親不知聽什麼人謠言，說是在蠶園同一個上海下來的學生發生了關係，



聽說馬上要結婚。當時我知道一定有人中傷離間我們母女骨肉之情，經我再三聲明立誓，決沒有這樁事。我母親又是一個固執的人，我的話說上去她決不要聽，一定吃准我實有其事，她更說我弟弟病在旁邊，以爲是眼中之疔，弟弟的死，說是我把他害死的，而後我們可以爲所欲爲。李先生這時我受了這個不白之冤，痛哭得死去活來，你想一個慈愛的母親，把一個親生女兒逼得無路可走，這不是明明她叫我去自殺，以洗程家污點……我急道：『程小姐，你爲什麼當時不叫她交出這個憑證來，問問她是不是親眼目覩的，還是有憑有據的？』程小姐雙淚往下一掛，輕輕的道：『李先生，我那得不叫她交出憑據或者證人來的，那裏知道母親竟然將一封捏名信擲給我，我接在手上，一看，這封信發自上海，用鋼筆寫的，內容一絲不錯，是這樣的說，說我同一個上海下去旅行中的一個男生，發生了肉體關係，叮囑女家家長密切注意，以免將來鬧出桃色案件，對你程家門楣有關云云。』我跳起來吃驚的道：『這封信呢？這封信呢？』『這封信母親仍舊收回去，作爲證據，她不給我，我想我母親沒有死，這封信她還保留着的，將來不難可以設法掘它偷出來，再給你一看，可是我心中已經非常明白是什麼人寫的，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做了出來，將來他決不會有好結果。而且這封信我可以料到如果給你一看，直可以明白是你的朋友之中寫的，語氣筆蹟，也可以端倪出來的。當時我才明白其中破壞我的原因，是屬於你的朋友之中的嫉妒，無疑的。上海下來旅行的一個學生，還不是指的你嗎？我馬上告訴我母親，不用這樣逼得我無路可走的，眼前我不同你爭辯，將來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現在既不容於母親，我決意一走了之。母親竟然說你要走，請你走得遠一點，不要走在近邊頭，再來坍我家門楣！李先生，你想想看：這日子，我還能得下去嗎？所以我便決心一走！』我說：『這時候，你爲

什麼小給我一封信，我可以來到你母親面前解釋明白。」程小姐道：「不，不，我決不拖人下水，要知道你是我母親最恨的一個人，就是捏名信上指的你，同時我處的這般逆境，也沒有勇氣把這件事告訴你，所以事前事後我都不會寫過信告訴你，只怕你心中爲我難過。」我跳起來嘆了一口氣道：「天下竟然有這樣的事！笑話笑話！」

## 第六章 惡魔設局弱女入牢籠

程小姐繼續下去說：「我的處境如此困難，到了四面楚歌的時候，我想來想去只有二條路，一條便是自殺，可是我心中想就此死了，不明不白的，外界真的以爲我有下這不端的舉動，母親也以爲我這還不是屬實的，所以一聽見人的只好去死了，我想到這一層，我決定不願意死，因爲死得太不值得，非但不得毫無價值，而且這種含冤的事依舊沒有人可以明白的，那末除了這條死的路不走之外，第二條也只有出亡的一策，可是我一時亡命到那裏去，茫茫人海，何處是我的故鄉？何處是我的歸宿？我想起來真要痛哭一場，事也來得恰巧，我的女同學有個表兄，他是在香港經商的，聽他說起香港市面很好，新近從那邊來，即日事體料理完，畢馬上又要到香港去了，我便問他在香港做點什麼生意，他說是酒樓。我心機一動，便將我一番困難情形同他一商量，在酒樓上可以不可以按插一個像我這樣的人，俾我可以暫時站一站腳，過了這一二個月再謀辦法。豈知他使一口答應下來，決意援助我一手，到那邊去無論如何有出路，叫我大胆放心，而且香港雖然是個大商埠，像我這樣品貌齊整的女子，實在少見，當然出路極多，只要我高興，這次二三天之中馬

上到香港去的，叫我趕快料理東西，跟他一起動身。李先生，你想想，這是不是一個好機會，我正謀出路辰光，不要說他不替我設法按插，願意帶我去的，我也要冒一冒險隨他走，橫豎一個人到了像我這一個地步，一切都可以不必問訊，到那裏就那裏，泥潭裏可以去，水裏何嘗不可去，當時就存了這個決心，一個夜裏我揀了一個小包裏，裏面只有幾件襯衫褲，其他東西一點沒有帶出，我有下不少精緻的畫片，和幾十部皮面精緻心愛的書籍，我有一個美術學院內孫先生送我的，一尊銅像，雕的面孔就是我，因為他平日同我甚親近，他會有過這樣的一句話，『非你不娶，』當然我佩服他的藝術，心中對他很愛慕，不幸那一年他的家庭不原諒他，私下替他訂了一頭親事，逼他回去結婚，孫先生反對無效，頓萌自殺之念，來商於我，我極力安慰他，並阻止他走這一條路，可是他要求我同他遠走高飛，到另外一個環境裏去生活，我以種種事實一時未能答應，豈知他這一夜，就打從宿舍四層樓上跳窗自殺了，第二日我得到這個惡消息，心痛得昏了過去，哭了幾日幾夜，我無以留下一件他的紀念品，便把他替我雕刻的銅像，用紅木鑲成一坐架子，站在我寫字檯邊頭，這尊像是最心愛的一件寶貝，可是我也把它放棄了，一切東西只得都把它割愛了，動身的這一夜，家人統睡靜了，我留下一個字條道：『女兒走了，母親大人，你自己保重吧……』我的手抖得寫的也不成爲字，眼淚像雨的掛下來，我不信人間竟有這種悲劇，程小姐喝上一口水，往下說：『李先生，就在這一夜，我單身匹馬跟了那個人走了，到火車站天未亮，第一班車七點鐘開，我們頭一個買票，到香港務必經上海，我到上海，住在四馬路一家三等旅館內，足不出門一步，一方面等出口船期，這時我想寫信給你見一面，可是我太狼狽了，我實在沒有面孔見你，我知道你見了我這一付樣子，一定要大失所望的，我又想將這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在大洋房裏，大公館裏，何苦出來做這職司，實在可惜已極，不但我許某個人的意見如此，就是我全體同學都一致這樣說的，他們問我同你有沒有關係，我說關係沒有，不過有一點友誼的地位，他們都說，既然有友誼的地位，應該要替她想個辦法，急急要請她脫離這行飯，而後大大改變一番環境。可是我有了這一片好意，屢次請求你程小姐出來談談，想跟你商量商量，而你始終不答應我，一味推託是經理不許你請假，我想來想去想不通，何況我同你們經理有一面之交，他是知我情形的，我並不是一個小滑頭，我才存心要同你們經理見一面，而非把你請出來不可。……我說：『我現跟你出來了，你的目的達到了，許先生，那末我們就在花園裏玩一會，早一點回去吧。你知道姓許的如何說？』李先生……程小姐說到這裏又喝上一口茶，搖了搖頭，皺眉道：『李先生，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一定有旁的用意，我說早一些回去，他反對我說：『我現在邀你出來，多少不容易，豈可馬上就回去，我同你到一家旅館裏去談談，房間我常年開在那裏的，請你別誤會，我並不是爲了你特爲開下的。』我聽了這句話，立即回答道：『許先生，很抱歉，這一點請你原諒我吧，我可說出世到現在從來不會跑進過旅館的門，不要說我同許先生初交，便說這話，就其我在上海讀書時候，男同學偶然開下房間叫我們去白相，也難得一到，真真逼不得已也要喊一個女同學陪我同去，片刻即走，平生有了這個怪脾氣，一時改不過來了，此處何況是客地，我更其胆怯，請許先生特別原諒。』姓許的說：『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去，我根本沒有旁的要求，你到了那邊就知道了。』我有些表示不高興道：『許先生，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的，一定強人所難，未免太說不過去，我已經告訴你，旅館之門，出世到現在沒有踏進過一步，請許先生自重一點吧，讓我早一些回去。』姓許的當時不做聲，看看我面色，我的面色果然難看。

起來，我當時真一肚皮火冒，恨是恨得來，根本你不是我心上的人，任你一等一漂亮，一等一有錢，我真也不把你放在心上，我同你絲毫無交情，一個初交，我答應你遊公園，已經天大面子，你還踏一步進一步，自己也太說不過去了。隔了一會，我們兩人只管低頭走路，忽然他說：『程小姐，請求你答應我這一次，下不爲例，講定半小時馬上你回去，我因爲有許多話要告訴你。』我說：『有什麼許多話不許多話，我同你可說沒有許多話的理由，即使有話這公園裏難道不能談嗎？你要說快說，再不說我一個人先走哉。』姓許的道：『程小姐，你阿是光火了嗎？』我說：『當然你許先生這樣變得不漂亮了，我同你有什么瓜葛起來的，有許多話要說，我不知你說點什麼的，一定要到旅館裏去，我莫明其妙呀。』姓許的笑道：『我想必程小姐一定有下誤會，所以對我這一種語氣，其實我歡喜同你細細的談談，很想把你改換一番環境，目的還是爲了你的前途，實在你在這家菜館裏太可惜了，一個絕世美人去做這差司……』我聽到程小姐說到這裏，便接上去說：『這樣看來這個姓許的，他邀你出去談談，完全是爲你的前途着想，倒是一片好意。』程小姐道：『當時誰又知道他是好意還是壞意，總之我不願意同他做朋友，即使好意，我也十二分不願的，可是我始終不會跟他到旅館裏去，後來這個姓許的便永遠不上我們館子裏來了。過後想想我又覺得很對不起，因爲一個人不論男女，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外面當然多一個朋友好一個，現在不論你好意或是壞意，他對我至少是很羨慕的，一番熱情，給我一桶冷水，未免太使他失望了，於是我又有些懊悔。不料下半年菜館營業一蹶不振，接上便停頓起來，當初介紹我去的朋友，他也同時宣告失業，當然不能再照料我，我自己知趣，未便去請求他，心想我有這點學問，手足都很健全的，難道自己顧一身，無論如何可以過去。從館子裏出來，幸

而身邊有一些積蓄，便開下一間小旅館住下，再謀出路。這時候我舉目無親，才感到自己的淒涼身世，我哭也不知哭過多少次了，於是想起那個姓許的來，找也找不到，地址不明，心中真是懊傷萬狀。如果把姓許的找到，至少請求他替我謀一個出路，這是必定可以有辦法的，何況他當初曾經說過，要爲我改變一番環境，替我前途謀一個發展，我現在失業之下，正需要這樣一個人來爲我按插，我又恨當初自己爲什麼有這怪脾氣，把我不放在眼裏，在需要他的時候，已經遲了。一直我住下有三個月光景，東打聽，西打聽，打聽他這個人，我又冒險登過一段小廣告，請他看見或他的友人看見，無論如何請來我處一談。這條小廣告太小，不發生效力，這時候我最焦急的，因爲我身邊一點積蓄，一天一天也盡了，你想香港的生活程度何等高，這樣下去，何堪設想，不要眼前就流落他鄉。早知等了這三個多月一無眉目，當初何不馬上動身回上海，到了上海我還有二個同學姊妹，謀一個小學教員，苦吃苦幹，一個人總可以維持過去的。到了第三個月，我已經把首飾當光，第四個月我已經把衣服一件一件偷偷避避的運出去當完了，同時我已經負下房租的債，不能付出去，所有一切也吃盡當光，一個人伏在旅館裏不能出來見人挨着餓……：……李先生，我到了這個地步，已經山窮水盡了，立刻就要流落了，我料不到會有這一天。這時候我何嘗不想寫封信給你，可是我決沒有這勇氣，我情願餓死，我只望快快死了算了。」我說：「程小姐，這時候你極應該有信給我，我義不容辭，當然匯錢給你，請你趕快回來的，後來如何呢？」程小姐眼睛閉上養了一下神，才輕輕的說：「後來如何的，究竟天無絕人之路，我在旅館裏哭哭啼啼之聲音給隔壁房間裏一個客人聽見了，他很忠實的走過來問我，我將一番經過告訴了他，那裏知道，這個客人極慷慨，一票給了我二百塊錢，先安住我的心，叫我千萬別



性急，自有辦法可以替我按插，我當時也不顧這筆錢用得不得，只見這筆錢自天而下，心中一寬鬆，說不出的歡喜，便把房金付了一部份，又把二件需要穿的衣服贖了出來，這筆錢果然於我得方異常，不知道隔不了幾天，這個借錢給我的人，忽然抹去「良心」，偽造了一張五千元借據，逼我簽字，這借據後面還有一條，如果一時不能歸還，準定自將自身抵押於×記名下，改名換姓，操理平康營業，定期三年，期滿之後，身歸本人自由，如半途而廢，另生枝節，加倍歸償云云。李先生，你替我想，我如何會簽得下這字的，無論如何拒絕他，決不簽字，不料他手段十二分的辣，便喊了一聲，房門口預伏着三四個狼巴已的男子，衝進來要動手刺我身上衣服，說是這衣服是他的錢買來的，非歸還他不可，其中有故意做好歹的，無非逼我答應簽下這字，你想，我當時處的境遇，實在危險萬狀，旅館當局都同他們有下聯絡的，所以一任他們這樣無法無天，我認爲士可殺不可辱，他萬一幾個人一起動手，我一無反抗餘地，不如虛與委蛇，眼前答應他們，以後再謀辦法好了，因爲當時這威脅情形非答應不可，牙齒一咬便簽下了這個字。我急道：「這個字你豈可以媽虎簽下的？」程小姐道：「這叫無可奈何，沒有辦法呀，我不簽字，這幾個人勢必要動武，請問我有什麼方法抵抗，從此我便墮入火坑，不久香港情形嚴重，我們便逃難到上海，這裏我們租居下來，便是這付裝飾，他本是一家堂子，我們原班人馬住下這裏有二個月光景，我在這裏的名字用做『冷雲』，便門燈上面兩個字，我到了今天這地步，早已萬念皆灰了。」

## 第七章 贖身有計難集孔方兄

我聽聽程小姐這一番經過情形，當然很爲她惋惜，我嘴上雖說得好聽，如果在當時她有下了這遭，馬上寫封信給我的話，我並不是一定有如何力量去幫助她，可是我可以爲她設法按插，在香港情形如何惡劣，縱使寫信給我，然而鞭長莫及，我已感到棘手了。我說：「程小姐，那末你現在如何主張呢？」「事體弄到這個地步，我還有什麼主張，我的身體已經不是屬於我的了，我現在譬如要脫離這裏，請問五千元的冤孽債從何而來，假使我今日有力量，老早也許跳出這裏了，不會再在這裏頹醜了。李先生你不用爲我愁急的，這是一個人的命運註定，我始終相信命運，而且我相信活不滿念五歲，我現在身體很壞，彷彿在這裏過一天算一天，我巴望它快快死了，了却我這一生，還有什麼做人樂趣。」我很悲傷的說：「五千元換了五百元，我無論如何去設法奔投得來，只是數目太大了，而且我是個中等郵務員，出息有限的大數日實在沒有力量。我想這五千元的借據，你根本沒有用過他的，我們可以提出控告偽造證據，這便要辦他刑事犯。程小姐，你如果有這意思起訴的，我準定代你請律師進行。」程小姐搖一下頭道：「李先生，你是官司打他不過的，他們僞造了當然也早有準備，否則他們是決不會做的，況且向法院起訴，我程黛秋三個字一定報上登得蠻蠻大，這太使我痛心，與其鬧得滿城風雨，還不如掩藏的好，悄悄的也許沒有人知道，程黛秋三個字早已不用它，現在對外的一律用冷雲，我希望你下次來喊我只須冷雲，不要用黛秋，還有一點，我特別要告訴你的，就是你還有三個朋友，兇南，白虹，小陳，這三人，切記切記不能告訴他們。我到今日地步，可說一小半也是他們三個人之中一個害我的，究竟是那一個，想你不難明白，將來我自會告訴你，存心如此的陰險，看他決不會有好結果。」我說：「關於這一點，我對程小姐很抱歉，這所謂結交友人的艱難，只怕搭着損友，非但

於己無益反而有害。程小姐，你現在決不主張提出起訴。」「是的，我怕事，怕掉臉，寧可自己吃虧些。」程小姐，那末你要我什麼地方幫助你，我能力所及的。」程小姐想了一會道：「我現在物質享受很好，目前沒有什麼地方請你幫助，如有請求你的地方，我再告訴你吧。」我們兩人正談到這裏，沈佩文撩帘子走進來笑道：「夜飯已經開上桌了，請李先生便飯吧。」程小姐說道：「阿姊，李先生他歡喜喝些酒的，你替他倒一杯白蘭地酒在櫥裏。」佩文答道：「已經倒好哉，李先生出來請坐吧。」我說：「程小姐，你怎麼樣，可以同吃些嗎？」程小姐道：「否，你吃吧，我不能陪你，很抱歉，大約過了這幾天我就可以吃飯，醫生只關照我平睡着，只能吃絕薄的粥，絕對不能勞動。」我問：「他診斷你什麼病？」程小姐搖一下頭歎道：「還不是同我弟弟一樣的，他已經到了第三期，當然無救，我不過是初起，初起如果心境不好，環境惡劣，也以變成第二期，第二期一成功，肺部就有空洞，那末也是絕望。總之我的心境照如此情形下去，決不會好的，如果天幫我忙，給我多活一二年，我派來派去過不得念五歲這一個關節，所以我剛剛告訴你，我活不到念五歲，然而你李先生在我面前，我總算已經心寬多了。你去吃飯吧，小菜不要冷了。」我便走到外面一間，一看中間一張小小圓桌上，擺了許多小菜，沈佩文笑道：「李先生，你同我妹妹這樣的熱絡，一談便談了這許多辰光，現在什麼時候了？」我仰起頭來一看壁上掛鐘，已經敲過了八點，忍不住笑道：「我真不知辰光，有沒有妨礙你？沈小姐。」沈佩文笑道：「今天眼眼沒有客人來，所以沒有妨礙，如有客人來，我就沒有功夫陪你了，不過這幾天我妹妹身體不好，不出來應酬，她可以陪陪你談談。」我說：「這裏不是每夜有客人來的？」「是的，因為外面熟客也少，香港回來日子不多，鋪這房間原是嘗試性質，要出生意總要過了年，開春才可以見正式市面。」

年內不過一個多月，爲日無幾了。」我同沈佩文兩人坐在一桌上用好了飯之後，因爲一杯白蘭地，下了肚，更加有興趣的，我坐在程小姐床前，有點依依不離開她的樣子，對了她望着，我不但對她一點沒有鄙視的心理，並且加強的寄以同情，我要想法把她救出這火坑，替她安置一個精緻的地方，而後我們實行同居之愛，這是可以辦得到的，當然我這計劃進行得要迅速，要有毅然的決斷力，五千元贖身費，我決定去買獎券，也許可以打中的一天，豈不是不生問題了，我的計劃認爲可以有成功之望。這一夜我眼望着程小姐躺在床上迷迷糊糊閉上眼睛睡了過去，而且睡得非常甜蜜，我不忍離開她，隨手拖了一張報紙，靜靜的望着，我知道程小姐因爲談話時間太長了，談得疲倦起來，所以不知不覺間睡了過去，我把她的被蓋蓋好，一會沈佩文走了進來，她輕輕的告訴我道：「李先生，外面已經下着大雨，你今夜不要回去了吧。」我站了起來，撩開窗簾看了看，果道外面大雨傾盆，室內絕靜的一絲雨聲聽不見，我說：「我一定要回去，家中並不知道我到這裏來的。」「這裏過一夜有什麼關係，我們這裏有現成的客鋪，原是留給客人的，雨下得這末大，你如何可以走？」「不，我務必回去，我從來不會外面留過夜。」「我看你還是打個電話回去請一個假好了，說是在朋友家內大雨不能回來了，這何必客氣的，李先生，你同我妹妹這樣的恩愛，那末我做姊姊的，這樣大的雨會放你回去，自也說不過去的。」我搖了一下頭，笑道：「程小姐睡着了，你輕一些，今夜我一定要回去，寧可明天再來，以後我可以常常的來玩，我同程小姐並不像你說的這樣深刻關係，只是彼此一個神交，我們在文字上相識的日子較久，見面這還不過是第二次。」沈佩文笑說：「你們的交誼可說清高之至的，我聽妹妹也是這般說，不過有情人終成眷屬，我希望李先生如果經濟力量所及的話，妹妹一筆債

務，還是你來代她償付了，她就可以恢復自由，何況爲數不多，共總僅五元，妹妹的身體多病，一半就是心境逼得她這樣的。」我苦笑點頭道：「是，這件事我儘我力量去幹，我現在何嘗不同她一樣的痛苦，假使這件事她早幾個月給我知照，通封信給我，也許不致弄到這一個地步，上了人家這個圈套。你沈小姐一番好意，我決定接受。」沈佩文說：「你李先生外面名譽地位都很好，妹妹告訴我她好多次，她在談說之中時常流露出來，她的生死之權彷彿操在你李先生手裏，也唯有你李先生可以救得她的生命，足見她心目中只有你李先生一人了，她爲什麼不早早寫信給你，也有她的苦衷，這苦衷就是她的愛你，不把她的遭遇告訴你，就是免得你爲了她而尋煩惱，現在她已經得了病了，才思念念的想起你，所以寫那封信請你到這裏來，可見她是這樣的忠於友誼，一絲不給她的愛人有下一些痛苦。」我垂下一個頭，流了兩行淚水，心中說不盡的創痛。終於我決意離開了程小姐，看着她正睡得很濃的樣子，不忍去喚醒她，便掏出一枝鉛筆留下一張字條道：

黛秋鑒弟以夜深不得不歸，頃間所談一切，足見你的一番熱情蜜意，使弟終身不能或忘，我倆一段因緣，於焉展開，弟當竭盡心機以赴，決不有負你的厚望，此事如在三月前弟得悉之下，你決不致有此一番磨折矣，所謂命也運也，奈何奈何，明日仍如大雨，亦當有電抵你，祝晚安，春波條。

我把條子寫好，輕輕走過去壓在她的床前台燈底下，回了出來告訴沈佩文道：「沈小姐，我決定走了，明天大雨不來，請你隨時照顧程小姐身體，費心。」沈佩文道：「李先生，你一定要走，那末我吩咐阿姨喊一輛街車進來，這弄堂走出去有一段路的。」我們兩人一齊下了樓，由阿姨喊着一輛街車進來，這時候雨益

發傾盆的往下瀉，我上了車，滑塗水深及膝了。回了家，一夜未能入眠，父親問我爲什麼這深夜回來，雨老早就下的，爲何不早歸家？我說是等雨停止了才走，不料越落越大，時間也越弄越遲了。他問我什麼地方來，我說是一個老同學家內宴會，並且喝下許多咖啡，精神興奮得很，再也不能入夢。我知道父親約束我很緊的，絕對外面不許住夜，所以雨更要大，水更要深，我務必回來，並且遠足遠的路也要設法趕回來，我不得不在父親面前做下一個信譽，而且我是個孝順父親的人，假使我到程小姐那裏去走動，父親必定氣死了，我把這事絕對的在父親面前守秘密，瞞得一絲風聲都不給他知道。第二天一早太陽出來了，冬天七點鐘光景我已經起身，昨夜一夜可說眼睛不會閉一閉，程小姐的影子給我腦子印得太深了，我可說張着眼睛也是見到她，閉着眼睛也是見得她，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刻劃入微的刺上我的肺腑，永世不能磨滅，她待我這樣的熱忱，待我這樣的早有遙遠的寄情，我那得不接受，我那得不要去努力，目前第一個困難，便是老大的這一筆五千元的債務，這個困難如果解決了，還有父親面前是不是可以通過，允許我討她進門？如果他打聽着她的出身，原來是一個妓女，這是萬世辦不到的，我可以摸煞父親的固執脾氣，這件事前途我還感到一片黑暗，我一個人走了心境，便變得有點渾渾噩噩樣子了。我一個人弄得很是萎靡起來，心思滿肚，上了辦公室，心上無論如何便有了了一樁不可告人的事，而且這件事前途感到的覺得與自己目的距離太遠了，如果沒有一筆意外的收入，這件事總難解決，希望很難達到。我心上這樣想，填備買一張獎券，打中一個頭彩，那末一切統統解決了，但是打中頭彩這是一樁渺渺茫茫的事情，談何容易，這決不是一條可以走得通的路，那末我將局裏的出息，將書局裏的版稅，拚命的死做人家，死節省，一個月我自己一錢不濫

化，來來去去，電車都不趁坐，點心不買來吃，香烟也絕對戒除，那末我一個月充其量也不過積蓄二百塊錢光景，可是我已經苦得不堪言狀了，剃頭沐浴只打得三塊錢的另用，可是要積滿五千元，非要二年零一個月不可，試問這悠長的日子裏，程小姐如何可以守得住而心不變？即使她一心一意是嫁給我，能夠可守二年三年的說話，五千元積滿了，把她贖了身，但舉行婚禮一筆錢呢？我身背上增加了開支，以後的日子如何可以過去，唉，種種困難，一言難盡，我不是意外得到一筆錢財，這件事希望終是缺缺，無論如何沒有辦法。我才感到金錢是好東西，起先我不是不知道金錢是好東西，但決沒有知道金錢會有這樣大的魔力，而且迫切的需要，竟可以操一個人生死之權，反轉來說，金錢在世上也最是一件壞東西了。我一人七思八想，會糶糶糊糊的把公事昏天黑地辦得錯謬百出，所謂魂靈不在身上，一樣二個五公斤的包裹寄往美國的一個，我要多算寄遞，三塊多錢，連忙糾正，寄遞人背後便罵我一聲：「死人！」旁邊一個同事便笑我道：「小李，你今天怎麼樣，辦事好像少精神，昨夜一夜不會睡覺似的。」我說：「是呀，我不能辦事了，精神萎頓之極，我想請假。」同事問我道：「昨天精神很好的，何以今天突然變了起來？看你彷彿有一滿腹心思。」「只是一夜失眠，今日當然抵不住了。昨夜雨太大了，一直下到天亮，把我鬧了一夜不會閉上眼睛，午後我急急奔到電話室打電話給程小姐，想她這時候或許可以起床了，我打過去來接的是沈佩文，我說：『程小姐起床沒有？』電話裏道：『你是李先生嗎？程小姐請你下了辦公室來一趟，千萬不可誤事。』」我道：「五點半鐘一定趕到，請你告訴她吧。」

## 第八章 軟紅十丈病後數游蹤

平日辦公處的鐘走得邪氣快，今天偏偏來得慢，而且慢得好像長針動也不動的，我心中無限的愁急，一顆心早也到了程小姐那邊去了。好容易下了辦公處，急急忙忙趕了出去，平日我非坐電車不可，可是今天我等車等得很心焦，也就跳上黃包車再三叫他拉得快，寧可加他一毛錢。我到了程小姐那裏，一進門便直衝了上樓，沈佩文不知那一個客人來了，趕出來阻擋我樓梯口笑道：「李先生，李先生來，我告訴你一句話。」我跑到她面前，她輕輕的說：「你下面會客室內請坐一會，程小姐房間裏現正有客人呢。」我說：「阿是她的生意浪客人？」「是的，請你不要進去，我們生意浪規矩是不能夠闖房間的，闖了房間客人要光火，小姐也要光火。」「那末這如何分別，裏面有沒有客人，教我如何知道？」「但看那房間一張門帘就有分別，門帘下着表示裏面有客人，門帘掛着的，裏面沒有客人，你看門帘現在是不是上着的？」我看了，垂頭喪氣的回了下樓，很難過的，我無論如何想辦法要把程小姐贖出，這裡刺激我實在受不了，爲什麼我到了這裏不能見她本人面，萬一這個客人爛屁股的，一點鐘二點鐘不走，或者他這裏留下住夜，我豈不是今天白白的來了一趟，這刺激我萬萬受不了的。我憤然的伸手在桌上搥了一拳，那個嬢嬢跑來問道：「李先生，你做什麼？」我說：「完了，今天報紙你看見沒有？」嬢嬢一聲冷笑的走了，接上我哈哈大笑一聲，躺在那隻雙人沙發上打瞌睡。待我一個瞌睡打好，醒了回來，已經六點五十分，我問嬢嬢道：「樓上客人走了沒有？」嬢嬢說：「恐怕今夜不會去了，而且還來了客人三個朋友，今夜有幾個花頭要做，也不知他們什麼時候



候散場？」我背上彷彿澆了一桶冷水，立刻問道：「程小姐有病，她還應酬客人，這樣的不愛惜身體！」

「沒有辦法，可以坐起來，必要應酬之處也只好應酬的，吃了這行飯沒有辦法，客人不原諒小姐的多呀。」

我心中又是受了一記創傷，這樣看來我今夜沒有機會可以看見程小姐了。果然隔了一會，沈佩文匆匆趕下樓來道：「李先生，今夜實在抱歉，程小姐不能同你一見，因為她不能脫身下樓來，她叫我闖照你明天下午四點半鐘來，她有話當面告訴你，今夜你還是早一點請回去吧，很對你不起呢……」我渾身手脚發冷，走出弄堂口什麼方向我都模糊了……這一夜我回到家裏說不出一肚皮窩囊，夜飯沒有吃而不覺得餓，一個人萬事心灰，我自己明白，這才嘗到了戀愛的滋味，原來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我現在可說是嘗到酸苦的一個階段，深信今天嘗到的酸苦是暫時的，明天便可以回到甜的一個階段，可是我明知是暫時的，僅僅一天，然而已經我痛苦和空虛了，足見一個人失戀是怎麼樣的悲傷呀，那得不算自殺，我時常譏笑失戀而自殺青年為懦夫，為了女人而死，怎不愚魯，而今我才明白，當時失戀者的心中痛恨，竟然可以拔槍自殺可能，單是我今夜小小一個挫折，不過不會見面，她並不是拒絕我，而竟難過到這個地步，一個人變做呆了的，可想而知戀愛這東西實不是兒戲的事，我應該鄭重考慮。這一夜我自己排遣了一番，好像心裏似乎好過了一些，也就寫了半夜稿子，下半夜我才上床安眠。第二天下午我恐怕程小姐那邊再有客人來，馬上打個電話去問明白了，如果沒有客人的，我去，否則我不願意再去了，免得又勞往返，精神上受打擊，來接電話的不是別人，恰是程小姐，我忙笑道：「怎麼你現在已經起床了。」電話裏道：「是的，李先生，告訴你吧，身體今天好得多了，這是有原因的，想你不難明白這原因的，我今天起來也早，二點鐘已經起床了。昨天我

叫佩文姊姊告訴你，請你今天四點半鐘到我這裏來，你能夠不能夠來？」「可以，可以，我提前請假一小時好了。」「很對你不起，昨天給你白等了長久，結果仍舊不能見我，想你一定能夠原諒我的，那末請你準四點半鐘來吧，我這裏等你。」「程小姐，不要到四點半鐘時候你又有客人來了。」電話裏一陣笑道：「李先生，你放心，客人即使要來也沒有這樣早的，我所以請你四點半就來呢，你來了，我同你到外面去談談講講，不要在屋裏。」我一想這辦法倒不錯，一看辰光還祇二點半鐘，馬上在電話裏告訴她道：「好極，好極，我一定準四點鐘趕到就是了，你在下面會客室裏等我。」這彷彿又打了一針嗎啡，立刻興奮起來了，我前途究竟還是光明的，我回到辦公處看見堆在那裏不少零碎的包裹，很迅速的一一把牠們磅過之後，手續做得快而精神滿足，我說話的聲音也頓時響亮起來了，果真我把公事很迅速的趕完了，沒有到四點鐘便請了一個假，趕到程小姐那裏去。俟我走進她的門口，程小姐果然在會客室裏見了我，迎了出來叫道：「李先生，來來，我們下面坐一會吧。」我走進會客室，沈佩文也在那裏，她笑道：「李先生，昨天我看你一面孔無趣，當時我就告訴程小姐，知道你一定心中不樂意了，所以急急請你今天早一點來，李先生這就叫我們吃了這行飯的痛苦，應接了這個客人，便把別個客人放在旁邊，你以後要來這裏白相看看程小姐的說話，還是宜乎白天來，她可以出空身體來陪你，晚上你索性不要來的好，當然難免有客人來走動的，你看見了少有點觸心的。」程小姐附和笑道：「李先生，你果覺看見觸心，這也好的，讓你多嘗點刺激風味吧，你還沒有看見有一般下作客人，那一種樣子簡直不能入眼，你李先生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見了這當然是心裏難過的，所以佩文姊姊叫你夜裏不要來，就是免得給你受刺激。」我笑道：「你們叫我不要來，我偏生要來。」佩

文穿出來道：『你一定要來儘管請過來，有二條路，任何揀一條，一條是由你出面，邀一批客人來捧程小姐的場，做她幾打花頭，這你是堂而皇之的，程小姐正式出來招待你，你當然很快樂的。還有一條便是請你一人在會客室內坐冷板凳！』程小姐掩了嘴巴，『格格格』的笑。我說：『一人坐冷板凳不高興，我何必來受人家奚落，我同程小姐既然是朋友，她對客人可以見，我何嘗不可以見，爲什麼不招待我？要我坐冷板凳？』程小姐笑道：『李先生，你的話果然不錯的，但是這裏不是普通人家，凡客人來都可以招待的，這裏是生意，所以懂規矩的客人進來，看見我另有客人應酬着，也就很知趣的旁邊坐一會，略講三五句立刻走了，決沒有長時間坐而不走的，足見這裏的情形同普通地方是不同的，這一點你李先生要明瞭。』佩文道：『李先生你今天來阿是同程小姐到外面去談談？或者到那裏去白相？』我顧而笑道：『不知她心裏那能，我是特爲請了假出來的，如果她願意出去，我也高興出去陪她散散步，到花園裏去走走，可是外面風太大了，她身體還不會恢復，恐怕敵不住，那末近段茶室裏坐坐也好。當下我便同了程小姐跑了出來，她披了一件厚厚的海虎絨大衣，襯托着一張白嫩的面孔，格外的雍容華麗，走出來引着路上不少人的注意，我同她并肩而行，佔着不少光彩，平顯出自己的高貴。程小姐邊走邊笑道：『到那裏去呢，我們這樣漫無目標的。』我說：『到清潔一些的咖啡館裏去，大光明比較是好些，我們到大光明去吧。』程小姐走了一節路，似乎有些嬌喘的，我說：『坐車子去吧，雖然路不多，我們坐車子去。』說着便喊了兩部車子，我們上了車，到了大光明，揀那壁角一間座位上坐了下去，裏面水汀非常煖熱，我把她身上大衣卸了下來，掛好，我是穿的短皮獵裝，到處不用脫穿，異常稱便。送上二杯咖啡，另外是一盆子點心。程小姐把髮掠了一掠，輾然笑道：『今天我覺得』

很新鮮，一個多月病在床上，不會出大門口一步，今天是我第一次，外面空氣究竟比家裏好，你看對面跑馬廳一片大白場，雖然草枯黃了，但在裏面散散步，對我的身體獲到不少益處的，可惜我沒有力氣可以天天跑出來，外面也太冷了。」我說：「你的身體還是要療養，一方面把心境放寬，我今天說句忠實的話，想你程小姐是願意接受的，你把身體保養得好好的，這便是愛護你心上的人一樣，你不善自保養珍重，便是對你心上人以極度悲傷，不好交代，所以有病當醫，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現在你已經把我找到，我極願做你一個唯命是從的人，以後我自己當急急謀發展，努力開源，一方面節流，你說過的那點數目，總之，儘我力量，設法湊齊來把你贖了身，這是我第一個條件，也是我計劃中亟欲解決的，我認爲天下的事都是人去做的，所謂有志者，事竟成。程小姐所以關於你的終身，請你放心，這是我的責任，我無論如何不負你厚望，也不忘了我自己的責任，程小姐道：「我很對你不起的，李先生，我覺得數目太鉅了，你預備如何去集攏這筆整數？不可以告訴我一些知道，使我相見你的一番苦心。」我想了一歇，笑道：「不瞞你說，我現在每月一揭括子出息，不過二百幾十塊錢，我會經計劃過，預備二年下來，方可以把你贖身，但是要二年，這日子太遙遠了，夜長夢多，二年來變化自必難免的，便認爲這個辦法不妥，最後我想到一個辦法，便是在那一處商借一筆款子來，把你先贖了身，再想歸還辦法，不是較爲積極，我現在除了這個辦法之外，還有其他法子在進行中……」

## 第九章 斯文掃地商賈重金錢

程小姐便問道：「你還有其他什麼辦法在進行中的？」我笑說：「進行中的辦法有二條，我說出來你不要見笑，第一條是預備買獎券，打中一個頭彩，不是統統都解決了，不過這個辦法我是存的一種僥倖心理，僥倖心理果然不可靠，但有時自會成事實，這是我的胡思亂想，並不當他是一個重要的辦法，第二條路我想集一個二千塊錢的蟠桃會，我這許多朋友之中，還有書店老板面前，這個會是不難集攏的，尚缺三千之數，我手邊有二部作品，約有一百萬字，五十萬一部，一部已經結束，還有一部三十萬字光景，也可以二個月內結束，這二部作品，自問是精心傑作，我所以不給書局知道，恐怕他們急要買去排印，我留着將來設法自費出版，坐可以獲利，現在因為你這件事勞勞插了出來，不在我意料之中的，那末我急於需要一筆錢，便不預備自費出版，就將這一百萬字的版權，將牠賣了，你想：不說四塊錢一千字起算，三塊錢到三元半錢一千字，是可以賣的，因為字數太多，恐怕賣不起善價，這三元多錢一千字坐可售脫手的，不是也有三千元光景收入，兩個合攏，五千元已經成功，只不過目下我是急不來的，至少還有二個月方可以全部脫稿，這個蟠桃會也要去奔投起來，當然不是一踢就成功，程小姐，你以為我這計劃如何？」程小姐笑道：「好果然好，想見你的一番苦心，你為我而忙，我將如何交代，我同你非親非眷，非兄非妹，只不過是一個神交已久的文字上朋友，你這樣努力的為一個平凡的女子而辛苦，我想到這一點心中更為不安，我想這筆款子，無論如何不能要你負却奔集，我自己應該負責去想办法，李先生總之，你的一番用意良苦，我已經明白，決定我自己想办法吧。」我說：「這是我的責任問題，你毋須同我客氣的。」程小姐道：「責任果然是你的責任，但完全要你負，這是說不過去了，我當初不一時糊塗，也不致簽下那張五千元借據上的字，到現在反而拖累了你

的頭上，我決不好交代。」我說：「過去的事過也去了，何必舊事重提，不過我這計劃實現之後，將你贖了出來，以後的生活如何辦法？這不得不從長考慮，第一是住，租房子，買傢俬，這還是次要，有限的錢，不難想法，我同你結婚，我的父親面前務必先要通過，而後才可以着手進行，這終身大事，決不能瞞住他的。」程小姐想了一會才道：「我想來不致成問題吧？我自己要斟酌的。」我同程小姐這一次談話之後，雙方的胸襟更明白表示了出來。我們從大光明回了出來，我送她回去。這一夜果然又有客人來做她的花頭，我不欲看見她周旋在客人中間，所以急急的便走了，幾天之後我爲了這椿集一個二千元蟠桃會的事情，悄悄各方面接洽了一番，有的一口答應，有的當面敷衍，過一天再說，有的沒有力量婉謝了我，我湊來湊去還是湊不滿十個人，其實這數目相當的大，所以一時難以集齊，我何嘗不明白這原因，心想同程小姐商量一番再說，也許她可以替我拉幾腳來把它湊成功了。這件事我完全秘密進行中，小陳、白虹、兄南我都不給他們絲毫知道，並且程小姐心目中以爲這三個都不是好人，可說完全不同我的性情。天上地下之別，假使這件事給他們知道，他們是三位一體的，立刻又要暗底下從中破壞，我想不到同他們軋了幾年朋友，他們對於女人面上的事，死不肯放過，這真是天性使然了。隔了兩天我又到程小姐那邊去，她叫我到她房間裏談話，我開口第一句便說：「集會的事，派來派去還缺少五腳，奔投了幾天結果，同我預料的僅僅達到一半數目，還有一半沒有人答應我。」程小姐說：「這不是相去太遠了？」「原是啊，我想這是數目太大了，現在的人經濟力量大都薄弱的，那有這許多錢餘下來答應人家湊會，做中等夥計，不必開口，上等職員也不是立刻可以拿得出，我現在同你商量，你這一方面有沒有相熟的姊妹淘，可以不可以代我拉幾腳，不是就可以湊攏了。」程

小姐猶疑了一會道：『李先生，我真不瞞你說，來到上海，一共只不過二個多月，那裏來的相熟姊妹淘，目前我所謂知己的，只不過沈佩文阿姊一人，雖然知己，但表面上仍舊客客氣氣的，你的事我自不好意思向她開口。』我說：『這我也想到的，我現在受了一個小挫折，那末我再去想辦法，你自己可以不可以助我一臂？』程小姐想了再三，才道：『可以的，我可以答應你一份，你要明白我並不是手裏寬舒的人，這答應你一份，是不是也要二百元了，我認爲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那得不替你設法，然而力量有限，我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一無辦法可想。』同程小姐商量結果，勉勉強強她本人認了一份，那末這個會還缺少四脚，四脚就是八百元，我真是弄得焦頭爛額，東奔西投了許多日子結果，始終湊不攏，我憂急得以致要發狂，茶飯無心，我那有心緒再續寫那第二部稿子的三十萬字，我變得完全是一個被經濟壓迫的人了。我痛心得束手無策，再決也不想同程小姐商量的了。後來我想來想去又想了一個辦法，便是將已經完成的第一部創作原稿五十萬字，先去求售了，也可以得到一千五百元光景，不是將一部份解決了再說。於是我挾了稿子開始同書店老板談判，那裏知道上門兜售，同他們特意請你寫的完全情形不同，一個是由他殺價，由他剝削，又認爲其中材料不合他們胃口，搥精揀肥，橫不稱心，豎不稱心，結果並不是不收買你，因爲你兜上去的，他樂得殺你一殺，書賈原是剝削作者的，看你越是窮極，越是當你一隻豬一般的，任意宰割，平日有交情又比較好些，但也逃不了這個定律。我說：這部稿子是生平精心傑作，至少四塊錢一千字是可以賣的，現在因爲手頭急需款子用，三元錢一千字最便宜也沒有了。書店老板一聲淡笑，說是每一個作者，對於他自己的文章都認爲是精心傑作，彷彿癩痢頭兒子自家好的，總之像你老兄這部東西好果然好，有點不配我們胃口，

三元錢一千字不是不值，只是我們暫時不預備出版，很對不起。當時我急得渾身冰冷，背脊上一桶冷水，當頭澆起，一直澆到腳底，我好像打入了一個痛苦之境，停了半響才說：『你們的意思究竟如何，請誠意解決了，實在鄙人需要一筆錢，應用甚急。』書店老板笑說：『這決不是不急與的事，一部五十萬字的稿子，不得不說是洋洋巨著，我們即便買了下來，也要鄭重考慮一番，成本多少，賣出去定價多少，我們對於書的定價，向來是成本一角至少要加上五角，一倍與五倍比例，那末，大減價打對折的說話，也有一半轉彎的賺頭，如果老兄這部五十萬字的大作，成本加上，再加一與五之比，豈不要賣上七八元了，這點，你要明瞭的。』我便問他這部東西願意接受不願意接受。據說要是要的，並不是不要。三塊錢一千字，無論如何出不到。我便追問他多少價鈔才肯接受。書店老板斟酌了再三，回答我：『我可以出一千元。當時我很氣悶，我從來不會賣過二塊錢一千字的稿子，這件事我弄得一時解決不下，更加增了我一層愁急，苦悶得無可言說。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合會的事既不成，售稿子的事又弄得兩個地步，當然自己的心血，一時便宜不肯脫手，我又挾了這部東西，到別家書局去，又託友人介紹，結果最多出足價鈔的一家只一千二百元，多一文決不要了，於是我忍痛將這唯一財產割愛了，可是付下的不是現鈔而是二個月的支票，經我懇商結果，由二個月改為一個月，已經算是絕大面子。程小姐見我多天不去，打電話來喊我，我實在沒有面子去見她，東奔西跑的快要二個月，而僅僅弄到手這一千二百元，離開整數相去太遠了。在沒有辦法之中，只得懷了這少小數目去見程小姐，藉以安她的心。我跑到程小姐那邊，告訴她道：『這二個月來我可說過的完全苦悶日子，調來調去，整數還是不會調齊。』程小姐眉毛皺緊道：『那末你現在已經調齊了多少呢？這二個月來。』我一時不



好意思開口，隔了半響才道：「我真難以啓齒，會是合不成，目前我將第一部稿子脫手了，奔了一身臭汗，僅僅賣到了一千二百元，離開整數還是太遠了。」說着，我把袋裏一紙支票拿了出來，當面授給程小姐手裏道：「這數目你先收了吧，其不足之數，盡我力量再去設法來就是。」程小姐接了支票一看，笑道：「這一紙支票，不知你化了多多少少心血在這上面，叫我那能接受得下，李先生，我以爲你太辛苦了，爲了我的事這樣的不辭奔波，叫我如何過意得的，我知道你這一向日子不到我這裏來，我就明白爲了我的事東奔西投，可是現在如何辦法呢，日子一天一天的拖延下去，數目還是離開整數這樣的遠。」我垂了一個頭輕輕的道：「儘我力量再去想辦法，我一日不死，我一日總要想了辦法來的。」程小姐忽然道：「李先生，你豈可以說這種話，你不替我想，這話受得下嗎？現在不是別的，我實在並不是催促你，趕快來解決，只是我担心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延下去，只怕夜長夢多，發生旁的枝節，你要明白我是一個別人的身體，隨時有給人家討去的危險，只要對方肯答應這裏闕出的數目，可以說三二天之中，我便不是屬於你的，因爲這裏走動的客人都是富於財產，長於勢力，他們何嘗不在我身上轉念頭，過去都幸而把生病來推託他們，你想這是多少危險一件事？」我聽了程小姐這幾句話，心中像刀刺般痛，真的一個絕代美麗的女子，吃了這行飯，那一個客人不想染指，那一個客人不想佔着她的身體爲己有，人心皆同的，就拿我來說，力量這樣薄弱，尚且東奔西投，拼命的設法錢來要把她贖身，目的還不是想把她據爲我個人私有的，但想有錢的人只須一舉手間，就可以把她討了去，金屋藏嬌了起來，我相信程小姐的閒話爲可能性，萬一到了這一天，我將如何辦法？我務必拿枝手鎗把那個情敵送了他的性命，以洩胸中氣憤，隔了一會我道：「程小姐，你說的話我相信

是可能的，不過你到了這一天將如何處置，拿一種什麼手段對付他？」程小姐忽然笑道：「當然我心中是不願意的，不過也叫我難以解決，實在他們的潛勢力太厲害了，我感到拙於應付，不過請李先生放心的，萬一到了這一天，我拘定二個主張，一是不願意，二是務必徵求你同意，儘先將這事情告訴你。知道。」我覺得程小姐話中有點絃外之音，似乎對我的信念有點動搖，我眉毛一皺問道：「依我意見，你毋須徵求我同意的，我當然不會同意的，只須你直截爽快抱定宗旨，一概拒絕他們是了。這是毫無異義的。」我們正談到這裏，沈佩文上樓來，看見我們兩人正談得起勁，笑嘻嘻道：「真的，李先生多天不會來了，這幾天冷雲妹妹身體很好，飯可以吃二淺碗光景，她平日頂歡喜吃的是糖蓮子，李先生何不買一點來，給她解解悶的？」我滿笑說：「我不知道她歡喜吃這東西，明天買二斤來是了。」程小姐便笑道：「李先生，佩文阿姊，她也歡喜這東西的，你就多帶二斤來吧。」『可以，可以。』我笑着，覺得她們兩個人彷彿親姊妹的，彼此似乎交情很深。可是我今天得到一個不良印象，程小姐她沒有給我滿意的答覆，我認為她的環境實在危險，每天接觸的都是富翁貴人，每個女子不可免的虛榮心理，想想無論如何前進，又豈能不受虛榮兩字的誘惑，而改變志向的，我就擔憂她的這一點，這一點她一旦不能守，便是我的致命傷。傍晚我打從程小姐那邊回出來，心中得到一點稍稍安慰，就是一千二百元的支票她接受下了。

## 第十章 羅掘俱窮難了向平願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對於程小姐的一筆五千元的款子始終無法可以集齊，七併八湊，勉勉強強弄到

手了二千元光景，已是羅掘俱空，無可再有方法想出來，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程小姐三隔二天打電話來催促我早日設法好了，可以托着棒事告一個段落，免得儘管拖延下去，橫生枝節，不要一件盡善盡美的事情，弄到反而不好交代，電話中閒話後來越發不對了，她簡直有點責備我沒有誠意，故意把她這件事情延擱着，又責問我爲什麼不到她那邊去，是不是畏避，我只得打個訛，說局裏事情忙，實在分身不暇，你的事豈沒有誠意之理，我爲什麼二千元已經先併齊送到你那邊放好，這就是我一片誠意的表示。其實我這時候少到程小姐那裏去走動的理由有二點，一則沒有面子，因爲誇口在前，五千元一個月內一定可以集齊送過去，可是已經過了三個多月，還是離開離目太遠，二則我因爲沒有方法弄到手錢，只有努力寫作，把那第二部稿子五十萬字從速告成，不是也可以到手一千二百元的稿費，不是又離開整數近起來了，所以我一待局裏公事下了，便急急忙忙趕回家裏，埋頭力寫，從五點半鐘開始，一直寫到夜裏一二點鐘，到了精神疲倦，不能再執筆爲止，這樣我每天可以產生七千字光景的原稿，試想我那裏還有功夫到程小姐那裏閒話，自然疏遠起來了。可是我如此辛苦，在程小姐面前絕不提起只字，只怕她替我憂慮，只怕她禁止我這樣不顧身體康健的嘔心瀝血，所以在程小姐方面她是不明瞭我這樣努力的，我爲誰辛苦爲誰忙？還不是爲了我心上的人兒，那末我辛苦得極有意義，極有價值。一直我便不到程小姐那邊去，有二個月光景有一天我厚了面皮走去看看她，見了面，她忽然待我冷淡起來，開口便道：「李先生，過去你拿過三次鈔錢來，第一次是一千二百元，第二次是五百元，第三次是三百元，合共二千元，這筆錢放在我這裏，始終一鈔沒有動，我認爲責任倒很重大，實在沒有力量替你保管，不如你還是帶了去吧，將來你有力氣，希望這件事圓滿的，

你一筆帶了五千元來，不要鷄零狗碎的，我煩也煩死了……」想不到程小姐竟然對我開口了這幾句話，而且我明明白她是同我說的，這決不會錯，也決不會我聽到夾層裏去，我的一番熱心，立刻給她澆了一桶冷水，我呆住半天不會開口。程小姐接道：「李先生，你也不用難過，我始終相信各人都有緣份的，我如果同你有緣，始終自會有緣，任何怎麼樣的磨難，中途受到打擊，我們自會有結合的一天，假如沒有緣呢，任你如何的努力，如何的拉攏，決不會有圓滿的結果，雖然這是迷信禁談，我們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這中間未免有點奇怪的。李先生，我同你可說是一對肺腑相照的知交，我待你自問沒有薄，不如你近來對我情形突然疏遠了，這裏你自問有多少日子不會來？二，我打電話給你，請你來，你也是一味推說沒有功夫，沒有功夫，日夜忙得不可開交，我不相信你究竟忙點什麼的？爲什麼在我面前不可公開？三，你當初不是說，五千元款子一個月內調齊來，我深恐你力量夠不到，稍慢些不妨，而你偏偏一口咬煞，一個月一定可以辦法想到，豈知一個月很快的過去了，僅僅送來這一點數目，滿以爲你第二個月可以集齊，那裏知道第二個月又很快的又過去了，第三個月也過去了，今天是什麼日子？這你是有誠意嗎？你有誠意會這樣的遙遙無期，拖延下去的嗎？咳，李先生，我沒有話可以再對你說了，」我當時聽了程小姐的話，知道她完全誤會我的意思，只是垂了一個頭，死不做聲，我情願她誤會我，我決不將我的苦衷告訴她，將來她自會有明白的一天。程小姐說着立刻掏出鑰匙將廚門的鎖開了，又打開皮包，拿出二千元的法幣，點了一共二十張，走過來說：「李先生，我想來想去與其這樣不即不離，不痛不癢的把這件事延擱着不如直截爽快的我們當了面說個明白，寧可心中不要存下一絲芥蒂，將來你有力量，還是一票把整數送了來的好，這裏二千元仍舊退還

你接收了吧。程小姐便把這一包國幣退還了我，塞在我手裏。請問我如何接收得下，這還不是她變了心腸？我立接提出責問道：『程小姐，我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程小姐一笑道：『這有什麼意思不什麼意思。我同你有緣的，自會相信有緣到底，這不過時間問題，你也用不到憂慮，我的身體既不是屬於自今後我究竟如何落場，還是不得而知，現在便收你的錢，自知荒謬可笑……』我立即將這一包鈔票交還程小姐道：『一切我統明白，這筆錢仍請代我收下的好，爲什麼呢？我帶了回去實在沒有妥當地方可放，這一點要求，相信你總可以答應我的。』程小姐笑道：『我以爲還是你帶回去的好，這裏人頭太雜亂了，一個出一個進的，我客人比較從前也多了些，只怕一個失落，我真賠賬吃不起。李先生，你要明白，我不是不替你保管，我認爲責任太重，我真不相信你會沒有地方可以放的，再不然存放到銀行裏去不好嗎？』我僵持住不接受，她塞了過來，我仍舊退還了她，最後她忽然說道：『這太麻煩了，我又不是替你保管銀錢的銀行錢莊，你這樣強人所難，未免不像一個知己朋友。今天你一票送來五千，我當然樂於接受，也直截爽快的解決，像你這樣鷄零狗碎的半個月送點來，不知遷延到什麼日子爲止，這一點我就不滿意。』我急道：『程小姐，你應該原諒我的苦衷，假使我可以設法，難道還有意這樣拖延嗎？我不是這一種人，你要知道，我這一向日子不來，實在是苦忙，我日夜埋頭寫稿子，努力生產，預備最近期內將第二部稿子結束，不是又有一千二百元到手，那末我所缺僅僅一千八百元，大不了再難爲一個多月，也可把它集齊起來，不是路越走越近，我們的希望也可以實現在眼前了。』程小姐便道：『我們到了那一天再說吧，這中間決不是這樣簡單的，拿了五千元來我就可以馬上跟你走路的事，我以後的生活你也須替我解決，一切開銷，件件替我按排好，房間至少也要像

我這一間大小，裏面佈置不像這樣考究，但也不能過於搭漿簡陋，我這是生活過慣了的，對於吃，對於穿，苦我是幹不下的，請問這一筆用場你預算過沒有？還有我穿的旗袍，這裏生意浪穿的太時髦了，也太花草了，我嫁了給你勢必不能再穿，當然做一做，完全要改一個人家人的派頭，依我看來種種用場還有房間內傢伙，一搭刮子非三千元不辦，你忖忖自己力量，吃得消，吃不消？」我忙道：「程小姐，你的計劃爲什麼同從前完全不同了，這是你不多幾天才變卦的？我希望你在同我合作條件之下，還是遷就一些媽虎一些的好，我力量所及，當然不用你說，我也自會化這一點錢，可是我正當經濟力薄弱的現在，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一點還請程小姐格外原諒，我們的恩愛是要着重精神方面的，物質方面還覺得是次要，不知程小姐以爲如何？」程小姐聽了我的話，不做聲，隔了一會才道：「李先生，我認爲我的計劃未嘗變卦，始終是這樣的，當初我也不曾告訴你過有什麼計劃，你去派派看，是不是這樣的，結了婚是不是還要這點數目，方可以同居，夫妻果然着重精神，但物質方面過於菲薄，我也吃不來這苦，我是已經享受慣了安逸日子，自知吃虧，以後我也不知如何過下去，李先生，我只怕將來要給你失望的……」『什麼？』我跳起來道：「你預備給我失望？」程小姐忙道：「假使你我的達不到，豈不是給你失望？你能够設法得到這一筆整數，今天我決不會說這話。」我道：「我一定有把握可以設法到的，程小姐，你爲什麼這樣的胆小？我遲遲沒有辦法，原來無天不在設法之中，我已經送來這點數目，可想我早有下決心了，總之，你不用愁急，你一愁急，我更愁急，你的千萬不要變卦，任何客人把錢來引誘你，你不爲所動，這才是真正的愛情，如果愛情跟金錢而轉移，這根本不能稱爲愛情，我李春波的品格賦性，你是不難明白的，希望你還是以我的志向爲志向吧。」正談到這裏，程小

姐又有客人來了，只見她趕忙的去招待客人，竟然告訴也不告訴我：『李先生，你請坐一會吧。』只管她一走就走，理也不理我，我心裏感到她態度已經變了，一二個月沒有來，她忽然變到這個地步，真是意料不到的，她把二千元交還我，可想而知她一定有帶的用意，不然決不會把錢交還我理由，我心裏想到這一層，恨不得馬上同她一刀兩斷，從此不同她再見面，我爲什麼這樣備極辛苦，爲了一個不同心的女子，是不是我太沒有眼光了，太做瘋生了。隔了一會程小姐跑過來拖住我一隻手到房門口來輕輕道：『李先生，真對不起，請你到二三客堂間裏去坐一會吧，因爲這客人脾氣邪氣古怪，他不歡喜房間裏有二個客人，對不起，對不起，這二千塊錢你一定帶去存到銀行裏去，你以後設法了一些，馬上去存一些，存到一個整數，再來同我商量辦法，我決不變心是……』說着把一包鈔票塞在我手裏道：『拿去，拿去，你不可以再推了。』我糊裡糊塗中按在手裏，只見她往房裏逃了進去，隨手把門帘拉上了。我看見她這付待我態度，方始明白，她另有所歡，竟然拒我房門之外，我一氣之下，立刻拔腳就走，這一個刺激實在夠我受了，當時眼睛看出去只是一片糊裡糊塗，也不知我站的什麼地方，看見的人不知是鬼是怪，當我拔腳往樓梯上跳下來時候，我的脚像裝了一付溜冰鞋，只是打梯上滾下來，人是像發狂的，到了底下，沈佩文小姐喊我道：『李先生，李先生，客堂間坐一會吧，房間裏有客人。』我理也不理睬她，管我快速的向外飛奔，沈佩文後面喊道：『李先生，李先生，不要去，客堂再請坐一會吧。』她說着也跟緊追出來，拖住我一隻袖管道：『李先生，我……』我嗚嗚噉噉喊你阿會聽見你爲什麼這付樣子。』我對她怒目而視，將手拚命一揮，她幾乎跌了出去，我立刻向門外逃走。我回到家裏，實在氣死了，一口氣一時噎在胸口再也喘不過來，便到房裏去往床上一倒，我幾乎要自殺，我

萬萬意料不到會遭到這個打擊，我現在才嘗到失戀之苦，我不想再做人了，天呀，以後日子叫我如何過下去的，幾個月來辛辛苦苦，克勤克儉，爲的是什麼，現在自問難以交代，我決定要自殺，在我自殺之前，我應該寫下一段同程黛秋的戀愛經過，使社會上的人都明白了我自殺的原因，奉勸同程黛秋有關係的人從速回頭是岸，不要再步我李春波の後塵了，更奉勸天下男男女女切莫輕易嘗試戀愛滋味，圓滿結果固然是好，然而爲一方面所摒棄，這痛苦比上刀山下火橋，還要痛苦萬萬倍，我李春波不是沒有光明的前途，然而我現在不想再努力了，一生從此燬滅了，只認爲死是最上的快樂，這一夜我就寒熱交作，昏迷不省人事，我的父親半夜裏起來，挑行軍散給我服，又恐怕我發痧，沖痧藥水灌我下肚，我閉緊了嘴死也不張開，父親急得要命，半夜裏打電話請醫生來，替我打針，我仍舊昏迷着，醫生說是我神經上受的刺激太深刻了，只有聽他慢慢的醒回來，大約是沒有問題的。父親便坐在床旁邊待天亮，到了天亮，我才有些清醒樣子，我疑做自已已經死了，爲什麼又會活回來的。父親問我究竟昨天受了什麼刺激，何以忽然會得了這個毛病，再三的調查我，我說：『實在想不出原因，想必個一向日子來日夜太辛苦了，也許有腦沖血現象，我想長時休息一下日子，爹爹你替我到局裏請一個假吧，待身體恢復了，再去銷假。』

## 第十一章 變生肋腋負氣走西湖

我經過這一個打擊之後，一切感到心灰意冷，萬事消極，我打算自殺，後來想想，未免有些不值得，爲了一個妓女而自殺，這未免是愚人做的事，可是我心上的創傷受得太深了。這一天父親果真到局裏替我請



了一個沒有期限的病假，身體隨好隨到，其實我本沒有病，不過一時受的刺激，過後也就沒有病的現象顯出來，但一個人精神很頹唐，不思振作，稿子是一個字也不寫了，把那未完成的第二部創作鎖到櫥樓上那隻木箱內，永世不把他續下去，我抱定主張，以後要好好改變一下做人的宗旨，眼前還是站在痛苦的深淵裏，一時無可自拔。在家裏過了幾天，小陳、白虹、見南，他們都寄宿在學校裏，所以絲毫不知道我的事，並且程黛秋化名冷雲在北里中賣笑，他們三個人始終也沒有知道，這件事我要守秘密到底，雖然我同程的分裂，儘可以將她的無恥行爲告訴他們三個人，至少我心中不平之氣可以洩憤一部份了，但是我不爲損人利己的事，我悶在家裏很愁苦，很煩惱。後來我決到杭州去旅行，把自己煩悶的胸襟，寄託到山水之間，使我耳目清新一下。我將這個意思告訴父親，父親居然允許我的，他要託一個朋友，陪我一起到東到西，不讓我單獨行走，恐怕發生意外，我說：『爹爹，這一點你萬萬放心，我自己會當心的，你派了一個人跟了我，我永遠不能自由了，不是處處受到束縛，這旅行有什麼趣味？』父親道：『你神經上有病，放你一人出去，我如何放心得下，我派一個人叫他跟了你，其實是陪了你，不是兩人談談講講也不寂寞了。』我一決不要，我決定只一個人去，我不妨每天發一張明信片給父親，免得放不下心，我到了杭州，不住旅館，大約是住在虎跑寺，因為那裏有個朋友開照相館，我住到他的照相館裏，不是一些沒有問題的。』父親當下不說什麼，只叫我告訴他這個朋友的姓名，大致他先寫了一封信去問個詳細，是否有沒有這個人，父親叫我再隔二天動身，大致是待那邊回信來才放我走，我猜想他的意思一定是這樣的，果真隔了二天那邊回信來了，可是父親並不給我知道，回信如何措辭也不告訴我，父親只吩咐我說：『你一定要到那邊去，我不阻擋你，能夠到山

青水秀的杭州去散散心，未始不是對你身體上獲到無上的益處，一切自己珍重，冷暖留意，現在正當深秋，早起夜落格外要當心。如果身體好些了，就早一日回來吧。」於是我第二天便別了這萬惡的上海，投向山青水秀的杭州去了。我單身匹馬帶了幾卷書，又把程小姐退還我的二千元，把一半放在家內，一半帶在身邊作另用，預備把這辛苦得來的二千塊錢，化在享樂方面，真也不知得到各方面多少人生樂趣，至少我的做人閱歷更加來得深刻了，對於以後我的寫作經驗也豐富多了。到了杭州，一部車子趕向虎跑寺，豈知我的朋友駱蔚才前一日已經接到我父親的信，早在寺院內安排好了一間客房給我下榻之用，而且被褥都很清潔，推窗展望，虎跑全景盡收眼底。駱蔚才待朋友很忠實，我非常感激他，這一天我到達虎跑，進去一問，他連忙迎接出來笑道：「春波兄，我前天接到尊大人來信，說你要來休養些日子，不勝歡迎之至，這裏清潔空氣新鮮，對於一個人身體不大舒服，來調養調養，可說適宜之極。老兄，你近來究竟有些什麼病，醫生如何說的？」我哈哈笑道：「本無所謂病與不病，只是心境不大好，不想做事，家父既然替我請了一個長期病假，與其悶在家內，倒還不如出來遊遊，散散心，這真是個好機會，我的脾氣向來隨隨便便慣了的，說着出來也就出來了。」蔚才道：「尊大人信上說你神經上受了一些刺激，究竟有沒有這件事？」我道：「那裏來有刺激可受，平日我不做投機，不結女朋友，不談戀愛，生活過得很安逸，寫寫文章，可說是個快活人，這一次出來遊遊山水，也就是作樂之道也，不好意思開口，只好推託說是神經上有病，說穿了這不過騙騙家裏的人，蔚才兄，我始終羨慕你度的清靜生活，日長世久住在山水之間，彷彿一個仙人，世上清福你一人享完了，哈哈。」當夜我便寫了一封信回去，又寫一封信給局裏的同事，告訴他我現在杭州虎跑寺調養身體，一待恢

復立即回局辦事。從此我彷彿過的一個出家人的生活，心靜如水，一點不作別想，晚上天沒有黑，夜飯便開到房裏來了，吃了夜飯，七點多鐘也就上床了，一早聽見寺院內晨鐘敲之後，我也就起床了，盥洗完畢，吃了早點，便一人在寺院外面，沿着樹林風景之區一路踱着方步，自以爲是寺院內的方丈，虎跑寺是我主持其事的，有時林間小坐一番，聽聽泉聲，耳聞鳥啼，這簡直是詩境，可惜我不會吟詩，那末我會寫寫詩意的小品文。這一個時期裏，我每天寫下一些，不覺間也就產也七八萬字了。有一天我正在房間內打盹，駱蔚才急急趕進來把我推醒，說道：『春波兄，春波兄，你有一個女朋友，她現在在外面，一定要找你說話。』我醒了一起來詫異道：『你不要弄錯，我根本沒有女朋友的，什麼她叫我來喊我？』『原是呢，她不叫我來喊，何以我會推醒你，我看不是女朋友，便是你的親眷，你出去見一見，立刻知道。』我打床上坐了起來，心想：杭州我不但沒有女朋友，也沒有一個女親眷，便道：『她對你怎麼說？』蔚才道：『你還是出去見一見吧，我現在很忙，沒有功夫，她就在外面會客室裏。』說着管他急急走了。這倒是椿可怪的事，我死也猜想不起這個什麼人，便急急把冷毛巾抹了一下臉，走出去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程小姐，却把我怔住了。只見她走近來，握着我一隻手，嘻嘻笑道：『李先生，你想不到我今天會到這兒來吧？你的身體近來可好些，還是老樣子？我今天是特爲趕來望你的病的，你現在有空，我想同你走出去談幾句話。』我說不出心口一陣難過，勉強道：『程小姐，你何必找到這裏來，我根本又不生病，上海的環境太壞了，你是知道的，我認爲你找到這裏來是多餘的事。』程小姐苦笑道：『李先生，我趕到這裏來是多餘的事嗎？李先生，現在不用多說什麼，請你把衣服披上了，我們出去談談吧，有許多話要告訴你。』我搖了一下頭道：『不必不必，程小姐，你有許多話要告訴我，我想不必

了，我同你兩人之間可說毫無糾葛，也沒有什麼不可解決的事，只有我很對程小姐不起的地方很多，我不願意出去談什麼話的，並且我每天有一個午覺，非睡暢足不可，有方程小姐之命，抱歉得很。」程小姐見我一味冷待她，心中非常痛苦的，同時也可以想見我的衷心悲傷，所以她始終握緊我一隻手不放，態度非常懇切的，幾乎掛下眼淚來，她說：「李先生，過去的事是我不好，請你諒解我的苦衷，今天特爲從上海趕到這裏來，足見我的誠心，你也可以明白的，我有許多話，務必告訴你明白，甯可將我一番話說給你知道了之後，我們再分手也不妨，我不將我心中要說的話在你面前吐出來，我死了眼睛也不會閉的，我話已經盡了……」程小姐忽然掛下兩行淚水，急忙把手帕抹去了。我當時看見程小姐這一付傷心樣子，也就心裏軟了下來，便說：「好，你一定要找出談話，不妨陪你一歇，我們到外面樹林裏去。」說着我便披上一件衣服，帶了她走出寺院，便踱向我每天消遣的樹林裏去，那邊一面是小澗，一面是大的巖石，你們兩人坐在巖石上面，程小姐開口道：「李先生，我知道你那一天從我家裏飛奔的出去之後，一直不會來，我早已明白你的光火，當時我就知道自己做錯，立刻打電話給你道歉，局裏已經沒有人，第二天我又打電話給你，局裏回說你不會來辦公，我心裏急得不知什麼似的，飯也不會吃，我恨不得打算到你家裏看你，只怕你的家長以爲不知我一個什麼人，於你非常不方便，直到後來我每天打電話到局裏問你信息，其中有一個人告訴我，說你到杭州去養病了，我心上一急，便再三問他杭州什麼醫院，他才告訴我，我在虎跑寺，我本想第二天火車趕來，又因爲家裏事情沒有料裏，客人面前，至少也有一種什麼推託，要一一吩咐沈佩文，所以一直到今天，才趕到這裏來看到你的一面，李先生，我假使是有心冷落你，我現在何致趕到這裏來，可見我當時一個粗心，

完全出於無意的，同時，那個斷命客人的確是說過這句話；請你暫時離一離開房間，到外面去坐，我因為吃了這行飯，要盡責，實在沒有辦法，李先生，你原諒一個粗心吧，我今天是特爲來認錯的，求你原諒我。」我聽了這番話，並不動於中，明知一個妓女的花言巧語，翻復無常，越是說得這樣好，越是不可深信，我很隨意的道：「程小姐，你根本用不到說這種話，你這樣一說，反而增加我的不安，你有什麼對我不起，只有我才對你不起，你房間內有客人，而只有我才不知趣，才不肯走。」程小姐說：「李先生，是你不好，是我不好，橫豎事已經過去了，大家都不要提起他，今後我們仍舊言歸於好。」我搖了一下頭說：「談到我們續好，我實在沒有資格配得你上，第一我經濟力量單薄，第二把你討了回來，以後也養你不活，所以我過去一時糊塗，把你來迷戀，現在我醒悟了，看得非常穿，也許我在這裏披剃爲僧，認爲出家人是無上的快樂，程小姐，我勸你也看穿一點好，不知你心意如何……」程小姐聽得我這樣說，便把頭調了一個方向，一人忽然在那邊低低的哭泣起來，她邊泣邊說：「你能原諒我，我便原諒我，不能原諒我，我今日就死在你面前，表示我一片真心，始終是爲了你，我假使有變心的話，上有天，下有地，立刻給天雷打死！」我忍不住好笑，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說這種話，這不更引人笑死。我始終抱定宗旨，決不同她講和妥協，這一次我不在她面前當她一塊試金石，的試一試，以後沒有機會了，萬一能夠講和言歸於好的話，這便是我一種手段，以後她再也不會異動，所以把她刺激索性要刺激到底，傷心也傷心到底，經過磨煉之後，方可以看見一個人的真心來。程小姐哭管她哭，我不去理她，我只有走得遠些，一直走到小澗那一邊去，折了一朵小花，插在襟上，又踱過來，只當無其事的笑道：「程小姐，你看這一朵是什麼花？」程小姐愈哭愈傷心，忽然開口抱怨我說：「李先生，我真想不

到你這樣忍心，你簡直是個無情的人，我到今天才看出你的本來面目，好，我死了，看我放你過門不放你過門……」我聽了哈哈笑道：「女人向來有一種手段，叫做一哭二餓三上吊，程小姐，你現在第一步已經做到，第二步也許馬上就做到，第三步就是上吊，上吊便是自殺，所以你口口聲聲說死，死，不過你要明白，這手段是在自己丈夫面前使出來的，我既非你丈夫，也不是什麼人，過去我們原是個普通朋友，你這種手段似乎是多餘的，根本用不到的，我覺得有點好笑，程小姐，我勸你看穿一點吧，何苦呢，你有你的美麗的前途，將來不難嫁得一個如意郎君，我自己知道是個庸俗之子，當不起美人的青睞，我的福份太薄了，我有力量的話，也不會到今天一個地步，程小姐，是不是的？」李先生，程小姐拭了拭淚道：「真的，你一定能夠原諒我。」我笑說：「這無所謂原諒不原諒的，你如何叫我原諒，只有我請你原諒則有之。」「你再說一句？」「我再說一句什麼？」程小姐抬起頭說：「你再說一句是或否，我立刻走路！」

## 第十二章 雨覆雲翻冤家重聚首

我聽了程小姐這句緊決的話，倒有點吃驚，便說：「你要我說一句是或否，馬上走路，請問你走到那裏去？」「你不用來管我！程小姐很氣憤的。」我哈哈笑道：「當然你的行動，你本不來管你，而且也毋須我管得，可是我不得不問你一句的，你走後，生或死，是不是將來與我有相關的地方，這不得不要你預先聲明的，你若拖累了我，我可不能答應，你也不能害人。」程小姐道：「你說這話太奇怪，你自問與我無冤無仇，爲什麼防我來害你，這你未免太心虛，你自問良心上對得起我的，有什麼差處可以給我繫了來害你？」我立刻

答道：『好，那末你走你路！』程小姐咬了一下牙齒，心想我這人簡直是鐵石心腸，她這樣哭哭啼啼，還是不  
能挽回我的心，其實我何嘗不早已心動，只是我要使她無路可走當口，再來融洽我們的感情，方始可以看  
出我李春波不是一個肯媽媽虎的人，不是一個肯隨便給人欺侮的人，只見她咬了一下牙齒，恨恨的望了我  
一眼，拔起腳真的走了。我見了她走了，心才軟了下來，連忙跟在她後面邊走邊問道：『程小姐，你一定走的，  
爲什麼我面前也不告別一聲我相信你這一次走了後，決計不會再同我見一面了，是不是的？』程小姐只  
垂了頭很快的走，爬過那大石巖，跨上那條狹窄的石子路，旁邊長滿了少棘荆，稍不留意，便將衣服割破  
的，我忙道：『程小姐，你一定要走，儘管你走，我並不攔了你，爲什麼走得這樣的快，旗幟當心扯碎了。』程小姐  
只是垂了一個頭，死不做聲，我問的話，她只裝了不曾聽見，並且她邊走邊拭着眼淚，這彷彿又在那裏哭的  
樣子，我心裏才有些促急，不要使她傷了心，這樣已經夠我的辣手，夠我硬心腸，當真使她到了絕境，我良  
心上難以交代，人人有錯的地方，她的錯處已經趕到這裏來，認錯，陪不是，在我面前悔悟，也不過空矣盡矣。  
我想到這一點，便不當再拒絕她下去，說時慢，那時快，我搶前一步，穿到她前面，雙手伸着，攔了她的去路，笑  
道：『不許走！不許走！』程小姐忽然吃硬起來：『不許走，也要走！』我伸出雙手攔住了她的去路，正色道：  
『程小姐，我決定原諒你，請你現在不要走了吧，你的冤屈我已經完全明白了，回去，回去，跟我回到寺院裏  
去。』程小姐站停了腳，對我恨恨的睨了一眼道：『你這種毫無心肝的人，我不用你原諒，你管你，我管我，今  
日算我觸瞎了眼睛，從上海趕到這裏來，一片誠意向你道歉，陪不是，想不到受了你這毫無心肝的人一陣  
冷落，走，你讓我走！』我非常明白這是程小姐一時刺激過度的反感，所以她對我這樣，我一點不火冒，只

有陪笑着道：『程小姐，我明瞭，我果然是個毫無心肝的人，只是過去我果然沒有心肝的地方，但是現在有心肝了，你聽我話回去，回去總之，要請你原諒的，你給我刺激也夠我受了，不然我何以會跑到這裏來的？程小姐，程小姐，我們的交涉，豈真打不開的嗎？我所以給你這一陣冷落，原來並非我的真心，這是我的手段，故意試一試你的，看你有怎麼樣的反感，這也彷彿是愛的試驗，我相信經過這一次試驗之後，我們的愛情永遠不會變動了。回去，跟我回到寺院裏去。』說着我便用手來挽住她的臂膊，拖住她走回去。『程小姐悲悲切切的只是哭，淚掛了一臉，她邊哭邊訴說：『李先生，你還是讓我走吧，我今天還要趕回上海，實在我是對你不起，我沒有面孔見你，今天我趕到這裏，向你求和，自知一張臉非常的厚，可是我爲了你，也顧不來這些了，李先生我想：我們還是成爲一個朋友的好，合得攏便永遠朋友做下去，合不攏立刻可以拆散，無牽無掛的，反而少了許多無謂的痛苦。』我說：『你這主張，我萬萬不答應，我們切切不要爲了這一次的誤會，因而傷了彼此情感，第一要緊。』這時候我們已走到寺院門口，程小姐堅決不進去，她自知雙目哭得紅腫了，很不好看，要給人看見詫異的，她站在門外道：『李先生，今天我到遠杭州，當時便開下了一家旅館，並且上海還帶來一些你愛吃的東西，都還放在旅館裏，我本來要帶到這裏來的，只怕你不在，所以我先來探探看，明天再把他帶來，現在這樣吧，李先生你假使有空，跟我一齊下山到旅館裏去。』『有空有空，我陪你一起下山。』到了這時候，我們中間的誤會，統統雙方得了一個融和的諒解。當下我陪了程小姐由虎跑許坐車到湖濱，程小姐開的那家旅館，走進房間一看，她從上海帶來不少東西，水果是四五網籃，糖果五六盒，還有西式點心，也有四五盒，放在地上一大堆。我道：『這又何必咧？』程小姐說：『我知道你一人在虎跑寺很寂寞，



要吃點水菓糖出去買也不方便的，所以我特爲帶了許多來，給你慢慢的吃。這盒子裏的西點，都是沙利文買的，平日你頂頂歡喜吃的。」「噫，何必何必，給你難爲了許多錢。」「沒有幾個錢，這不過表示我一點心意。」程小姐接上苦笑道：「如果像今天我同你剛剛見面時候，你給我的冷落，一味的拒絕，我想起無限痛心，真是我拿熱氣換你冷氣，你想，我當時面前有一口池潭的話，我立刻可以跳了下去，我不想再做人了。」我說：「過去的事都不要談了吧，我不是已經告訴你過，這是我的手段，不經過這番手段一做才奠定了我們的基礎，你是懂這道理的愛情試驗方法很多，這不過是一種哈哈，哈哈。」程小姐輾然笑道：「哈哈，哈哈，真也虧你笑得落！」我躺到床上去問道：「程小姐，這一次你來，大約把玩一向日子再回去。」程小姐想了想道：「我本定想見了你一面後，辦個解決，也就急急走，現在不知你李先生什麼意思，還是要我在這裏陪陪你呢，還是我先回上海去，你不反對？」「當然要你在這裏陪我玩一向日子，你走了放我一人，在這裏。」程小姐道：「我不知你究竟身體好不好？是否真的有病，還是病早已痊愈了。你要我在這裏陪你，當然辦得到的，你說吧，要我陪你多少日子？」我想了想道：「陪我到動身回上海時爲止，我這裏住一天，你陪我一整天，我說回上海了，我們才一齊回去，好不好？」程小姐道：「原是呀，我不知你那一天回上海去，你又不要誤會吧，我上海動身時說的，頂多二三天就打轉，你如果日子短，我自然可以答應得下，如果你一個月不回去，二個月不回去，我實在有不能答應你苦處，因爲我上海還有許多事等我回去接頭的。」我道：「少也不可，多也不要你的，三個星期吧，我知道三個星期下來，也急要回去了。」程小姐勉強道：「請求你可能再縮短一些嗎？改爲二個星期吧。」自從這次之後，我便同程小姐兩人住在旅館裏，虎跑寺也不去住了，父親那

邊每天有一張明片的，也斷了，想不到這些事，並且我嚙住駱蔚才的，我同程小姐住在旅館裏，這消息一些也不給他知道，只怕他私下寫信去告訴父親，所以地址絕對秘密，只有我們二人知道，別人一個也不得知，我又恐怕給人打聽到，因此三隔二天換房間，換旅館，我同程小姐在這當兒竟然發生了肉體關係，我愛她，我誓死愛她，我願死在她面前，她待我十二萬分的恩愛，而且這次她還帶來好幾百元錢，貼在這裏面開銷，外加我來時也帶有一千塊錢，所以我們經濟上暫時還不生問題，揮霍得稱心。我們白天不出去，兩人關了房門在裏面撲克，把擡子椅子搬在牀上，出空了一塊地方，兩人擁抱着跳舞，有時她唱歌，我彈琴，我唱歌，他彈琴，玩得膩了，便兩人伏在桌上大寫文章，做打油詩，程小姐絕聰明，她的詩做得真好，比我高深，並且她是專長舊文藝的，極有根底。到了夜裏，我們才手挽手沿湖濱散步，必至老晏才回旅館，上牀總在下半年，一二點鐘，本來我起身向來甚早，可是現在變了，橫豎無所事，兩人合一個枕頭，一直睡到中午十二點鐘，敲過後才勉強強強起來，我們醒了後還不是馬上起床，在被裏嘻嘻談笑一番，談笑一番，才放她先下牀，我至少還得養一下精神，我們像這樣卷綫的快活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真像飛一般快，一個星期過去了，第二個星期又過去了，接上又是第三個星期了，日子一天短一天了。有一天我說：『程小姐，我是正大光明請假出來養病的，自然不回去，明正言順，不知你出來了這許多日子，上海有沒有問題，我們真是糊塗的。』程小姐笑道：『死人也不管，我橫豎靠你過終身的，他們要我那能，我真也不買帳。』『這是你的責任啊，你沒有同他辦一個解決，如何肯放你過門的？』程小姐道：『李先生，請問你同他們如何辦一個解決，你的五千元到底準備好沒有？』我給程小姐這樣一提醒，心裏一急，真的我五千元不知從那裏來，這是一個大問題，也是我

一記致命傷。我說：「程小姐，實在困難，這如何辦法呢？」我担起心思來了。程小姐道：「李先生，你不要去想他吧，過一天算一天，眼前的快樂，你儘管享受吧，別的你不要去想他。」我說：「這是有關我們將來的結合的一提起這筆五千元的鉅款，又兜上了一樁重大心思，爲之不歡了好久，最後我想了一個冒險辦法，便是我們雙雙遠走高飛，逃到老遠老遠，跑到天涯海角去，立一個小小家庭，永遠的生活下去，不與外面的人往來，事情便永遠不會穿綑了，天下像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而且非常的多，大致雙方愛情到了最後一個階段，因了經濟的壓迫，或者家長不能答應，只有雙雙逃走一個辦法，其中因爲事機不密，或者拙於取費，逃走得不得遠，也就雙雙被捉了，這也是很多的，我現在的主張要末不走這條路，要走這條路，我決意跑到四川去，四川是那末遙遠，並且我那邊還有極知己的朋友，在四川綿竹縣一個小小村子裏，我們到了那邊，第一是不怕人地生疏，第二至少我們還可以找點事情做做，小學教員也好，家庭教師也好，我們一有了立足點就不怕。我考慮了再三，認爲這並不是一個理想，這確確實實可以實現的可能，可是從杭州逃到四川要多少旅費呢？我們兩個人，當下我把這意思提出來，同程小姐討論，她說：「逃走我不贊成，我決不贊成的。」

「什麼理由？」

「我們好好的一個人，爲什麼要逃走，又不犯法，又不做賊，做強盜，萬一逃走出去，給他們捉到了，那末將一世不能做人，何必，何必？」我說：「你放心，我們除非不逃走，要逃走包你萬無一失，而且我目的地已經有了，逃到那邊我們真是做一世的恩愛夫妻，永遠不同外面人接近，那地方是四川一個綿竹縣的小村方中，我還有極知己的友人在那邊，我們去，他一定歡迎的。四川是怎麼一個遙遠的地方，如何會給人家中途捉到道理？」程小姐道：「總之，我不願意逃走，到了四川那偏僻地方，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叫

我進退不能，死不得，活不得，真叫跑到牛角尖裏去了，怎麼才好？」我說：「我們便在那邊生活下去了，反而同外界省了不少煩惱，我們彷彿住到一個世外桃源裏去，不知你如何肯不贊成，我也莫名其妙，只是我們不逃走，籌不起這筆鉅款呢。」程小姐說：「籌不起這筆錢，你再慢慢想法，我也可以小數幫助你一些，雙方湊湊齊，不是沒有問題了嗎？好好地一個人，爲了什麼要逃走的。」

## 第十三章 極樂生悲嚴君責愛子

我們正在這個當兒，欲逃走還是不要逃走的計劃中，程小姐給我說得有些心動了，煞末的結論，是萬一無辦法，決定朝逃走一條路上滑腳，我便寫了一封掛號信寄到四川去，先託川中友人租一間小屋，如何詳細情形以後還有信寄給他們，程小姐自會很贊成起來，沒有異議。過了兩天，因為虎跑寺我還有點小件行李，想去搬了來，一齊放在旅館裏，我打算一人先回上海打一轉，將家中存的一些錢，一齊私下帶了出來，看情形是逃走的大部份，因為我籌劃這筆鉅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明打明再設法更形困難，叫我向什麼人去借，不過我不得不打這一個轉彎過門，說是法子是想盡了，我這次只得帶了這些旅費回來，我們還是趕快逃走吧，到這時候當然程小姐是跟了我走，我定下了這個計劃，便吩咐程小姐留在旅館裏，我先到虎跑寺去一趟，將那邊小件行李搬了出來，告訴程小姐，一會就回來的。不料我到了虎跑寺，一踏進寺院，青天一個霹靂，便看見了我的父親，他怒目朝我上下一打量，說道：「這一向日子你到底避到什麼地方去的，我找也找苦了，你說出來！你老實說出來！」我急得不知什麼似的心裏一陣虛空，半天開不出口，父親早已

得到駱蔚才的報告，說我是有過一個女子來了之後，便一去不住在寺院內了。父親得了這點線索，便斷定我是爲了女色，在外游荒唐，一準無疑，所以很憤恨，只是我一常孝順父親的，父親說的話，我句句聽着，現在我爲了程小姐的確在外面荒唐，不能交代，給父親這樣悲憤，我心裏像尖刀刺着的痛，我當時只管哭，不說一句話，父親大爲震怒，他一定立刻帶了我動身回上海，一方面反復調查我外面究竟有下什麼桃色關係，父親一口咬煞我，外面一定有不規正的女人纏拌着，這許多日子，不是三天二天，糊塗而糊塗，如何爛污下去的，起初一日一張明信片，後來連一個星期二個星期，半個字都沒有接到，寫來的信也沒有覆，使他不得不趕到杭州來，一進門不料連人的影跡都沒有，在杭州角落四處打聽各寺院打聽，在杭州報上登廣告，也始終沒有找到我這個人，今天倒會回來了，他說我面色比來時更加黃而瘦，可怕得很，我肚內明白，這是實在情形，可是我始終不開口，待他一說到女人，我便不予承認，賴得精光，父親便說我不是外面有女人，爲什麼住下這許多日子，究竟幹點什麼的，原來到杭州來養，是假的，實行約着相好到杭州來住宿雙飛，當然父親把我這樣嚴辭責備，我唯有垂了個頭抵死不做聲，捨此沒有別法了。到了後來父親始終得不到我的口供，他心內明知我在外面決不是正當的行爲，否則何以不加辯駁的，足見做賊心虛，還有什麼話頭。當時我便要求他給我下山去一次的方便，我的意思，當然急急要去通知程小姐，叫她先動身回上海，因爲中途發生了問題，一時不能照計劃進行，目前只得回一回上海再作道理，預備另想別法，那那知道父親絕對不答應，決不放棄我單獨下山，如果我一定非此不可，不妨陪了我一齊下山去，監視着我的行動，否則不許下山一步，立刻帶了回上海，而且叫我急急料理行李，馬上趁夜車動身，我得了這個消息，心中一急，神經一時幾乎

錯亂了，面孔頓然轉色，我想不到父親會有這一記辣手，竟然禁止我行動，我將用什麼方法來抵抗，我一決要去通知程小姐，不然給她一人在旅館內守我回去，眼睛也守望穿了，這決不是兒戲的事，我無論如何要去通知她，至少是打一個電話給她，叫她明天馬上回上海，這真是死路一條，父親簡直變了是個惡魔，我見了他手脚便無措了，我一點不敢反抗，我只得唯命是從，他說是料理行李便立刻料理行李，說是夜車動身，也只好夜車動身，在這情形之下，我弄得一無辦法，我真也想不到會這樣怕忌父親的，想來我平日太孝順了他，才有今日這樣的懦弱無能，我悔不當初，何必要孝順他的，以致今日之下，弄得自己的王權給他剝削完了，我終於沒有去通知程小姐，跟着父親回上海了，我一顆心痛得不知什麼似的，我從杭州一直昏迷狀態中，一個頭埋在車窗上，糢糢糊糊的到了上海，我同程小姐分別當口，是說的馬上回來的，想不到一去了便沒有給我回來的機會了，這豈是初料，程小姐一定要所及的事，罵我忘恩負義，然而我有什麼辦法可想，我到了上海，父親便軟禁我在書房內，不許出外一步，依我眼光看來，我在外面有程小姐，他一定打聽得明明白白，不然他何致這樣的把我吃緊，然而我仍舊給我偷寄了一封快信給她，我不能出門口一步，私下寫了二封快信，告訴程小姐，說我被父親軟禁，已經到了上海，你如果沒有動身回上海，接信即速回滬，再謀辦法，事出意外，實真抱歉之致，此信偷着寄出，頗非容易，足見我沒有遺忘你也，這二封快信一寄杭州，一寄上海，叫她接到不必回音，以免回信給父親接到手，這就是證據了，日子一天二天的過去，父親把我軟禁了好多天，看看我必定心樣子，也就不介意起來，便告訴我，說是病假日子也多了，再不到局裏去工作，恐怕有煩言，我當然急急的要去工作，同時身體也自由起來，於是星期一那天我上局去恢復了工作，這一天我

下了寫字間，一部黃包車飛奔到程小姐的生意浪去，走進門便看見沈佩文小姐，我問：「程小姐程小姐起來沒有起來？」程小姐不要去談起了吧，她還是上個月說是到杭州去的，一直去到今天還不會回來，我派人到杭州各旅館去打聽這個人，趕她回來，也始終打聽不到，出去了就遙遙無期不想回來的，我恨是恨得無可再恨了，因為我有我的事情，不是永遠在這裏幫忙下去的。李先生，你同她向來很要好，爲什麼她去的地方你會不知道？這真是一樁奇怪的事情，我心裏立刻打了一個疙瘩，這件事真糟糕了，我說：「出門了這長遠極該應要回來了，可惜事前我並不知道，不然我現在可去找她回來。」我不得不說個謊，不能承認這件事，與我有下相干。我現在料到程小姐決還在杭州，不會在別處，我準定明天趁頭班飛快車到杭州，當天可以趕回來，所以父親面前不用說明白，只須局裏請一個假。當下決定了主意，隔日便請了一個假，身邊帶了一些錢，直向杭州而去。待我到了杭州，找到我們會經住過的那家旅館，先在水牌上一看，廿四號裏還是寫着我的化名，沒有拭去，心裏一陣歡喜，知道程小姐還沒有走。『開門，開門。』我手指在房門上彈了二記。『沒有鎖上推進來吧。』待我一推進去，只見程小姐病在床上，已經瘦得不像一個人了。我看見程小姐病得個樣子，急急撲到她身上去，把她上身抱得緊緊的，說道：「你怎麼會病得這個樣子的，實在出於我意料之外，你說你說……」程小姐把眼睛閉上了，輕輕的道：「你，你這人似乎沒有魂靈的，一去了便不想回來，我天天等，天天等，始終得不到你一個信息，你去的第二天我就病了。寒熱交作，我打算不待你回來，我回上海去，可是我病得不能動身，一直到現在，已經有十多天了，李先生，你究竟到什麼地方去的，爲什麼去了便不想來？」我急道：「我寫過一封快信給你的，爲什麼會不收到？奇怪真奇怪，你可知道我同你分別

的一天，我的父親趕到杭州來了，他逼住我立刻回上海，我要求他下一天回上海都不可能，他是用的手段，他一定知道我外面有女人，不然決不會管得我這樣緊的，程小姐，我回到上海，他便把我軟禁起來，直到昨天我恢復了自由，趕到你家裏，才知道你還不會回上海，我急得不知什麼似的，所以今天急急打上海趕來的。」「到這裏來，你父親知道不知道？」「如何可以給他知道，我偷着到這裏來的，我打算今天還要回上海，可是看見你病得這樣子，叫我如何放心得下，我今天決定不回去了。」我似乎哭了起來。程小姐道：「你今天要回去的，你無論如何要回去的，況且你到我這裏來，父親沒有知道，勢必見你晚上不歸家，不是事情又穿綳了，李先生，我病大概就會好的，即使死了，也沒有關係，我對於做人，早已感到毫無意義了。」我說：「程小姐，你不要這樣消極，我們將來還有將來，眼前的困難，我知道是可以剋制過去的，父親還不會明白我的事，我立刻寫封信去，告訴他我現在杭州，請他放心是了，我不把地址告訴他，當然他無從找到我，萬一他扳下面孔，不承認我是他兒子，我現在已經自立，大不了我脫離了家庭，都無不可，程小姐，我今天決不回去，我在這裏服侍你。」程小姐半天不做聲，彷彿很傷心樣子。我說：「我一定要等你毛病好了，陪你一起回上海，這是我抱定的主張，這一次我回上海，我不主張逃走，我甚而要求父親給我一筆訂婚費，索性我們先行訂了婚吧。」就是這樣，我留下了杭州，我已經感到毫無兩全之策，顧得家庭，便顧不了程小姐，顧下了程小姐，便顧不得家庭，父親的意志果然爲重，但愛人的意志，更加來得重，我違反了父命，自然是一個逆子，是個不孝的人，我爲了愛人，甯可做個逆子，寧可做個不孝的人，父親不能管我一生一世，終究要分開，愛人永遠白頭偕老，兩下一比較，當然還是愛人爲重，我在這個意識之下，決定我不回上海，決定做個不孝的人，父



親要冒火，只好讓他去冒，要把我驅逐出去，我準備給他驅逐，程小姐我始終愛護到底，決不能爲了父親的反對，而同你遠離，況且父親還不知道我在外面有下程小姐熱戀着，也許將來我提出要求，叫父親付我一筆訂婚費，他未必是不贊成，我決定在這種情形之下發展開去，程小姐經我天天細心服侍之後，她的毛病也就漸漸的痊愈了，這時候我日子過得已經糊裡糊塗，在旅館裏我可住下了靠十天，後來程小姐可以起床了，我又請了當地醫生替她調理，打補針，也化了不少心血，直到她可上健步後，面色還不會恢復舊觀，我防她身體經過大病之後，一時未能康健，便把她遷居一家花園別墅中，因爲這裏空氣新鮮，比在館裏好得多了，這裏他是按月付租金，專門留給病家療養之用，我陪了她始終不會離開一步，有一天程小姐道：『我們這日子過得太快樂了，我不想回上海去。』我笑道：『我也有這感想，程小姐，我們應該記住這日子的好，假使永遠這樣下去還有什麼話說，只是天下我以爲決沒有這樣一個十全十美的幸福人。』程小姐駁道：『怎麼不可以？我們眼前不是已經實現了嗎？李先生，我主張我們永遠這樣生活下去了吧，你不要回上海，我索性也不要回去了，我知道這一次回去他們是決不會再放我出來的了。』我想程小姐這話千確萬對的，我預備又有別的計劃要進行，我現在預備進行的什麼計劃呢，便是不許程小姐回上海，我一人先回上海探一探我父親的意見，再故意到程小姐家裏去探一探她們是有什麼意見，如果我父親答應我的請求，肯給我一筆訂婚費的那沒我馬下就可以正式訂婚，還登十行封面廣告，而後我的心思就可以安定了，再等一年半載下來，我寫點稿費來，預備結婚使用，事就順手而易辦，萬一父親不答應，我再作不答應辦法，第二我爲什麼要到程小姐生意上去探一探消息，看看他們對於她的走是否重視，是否要追究，我們也

要預備取對付方法，否則他們反咬一口，說她是搗挑，指我是拐騙，名譽上是非常損失的。當然我也要有所準備。至我的主張，一決不預備再給她回到生意上去，如果追究那五千元的債款甯可同他涉訟的。我把這意見一五一十告訴了程小姐，她想了半天才道：「別的我都不怕，只怕給他們打聽到了，將我們兩人抓去，指我是搗挑，指你是拆白黨，這事一鬧出去便完結，我們兩人名譽從此掃地了，如果逃得遠，他們永遠抓不到我們，可是我們兩個人難道就這樣無聲無臭的湮沒了，也不想再出來做人了？」我說：「你的話果然是不錯的，所以我現在急急回上海去試探他們的意見，只好看行事了，能夠挽回一個人來，將這事調解好了，那是最好，否則我們看機會只有遠走高飛一個辦法，不過這是最後一條路，我也就傷了家庭間的和睦，我父親一定不認我是他的兒子，我也就做了一個不孝的人，可是我犧牲得很有意義，我爲了你，寧可不要父親，不要家庭，程小姐，我打算明天就動身，這一次去，最多二三天就攔馬上回來的，你在這裏等我回來聽好消息，我走了後，你千萬別一人到外面七走八走，我可放心不下的。」程小姐考慮了再三，她認爲我這次回上海，決不能夠回來了，所以她反對我去。最後我們想到一個辦法，便是要走兩人一齊動身，這辦法我認爲也對的。

## 第十四章 難違親命含恨作新郎

我們決定了這個辦法，第二天便一齊動身回到上海來了。我們兩人還不回家，住在一個中等旅館裏，又連續了幾夜，我們這時期的戀愛可說已達到了最高的沸點，我怎麼樣意見，程小姐一點不反對，我說的

話她都依順，我們儼然成一個一對夫妻。可惜的這是我們自作主張，打的如意算盤，心中明知不能公開出去，父親也未必承認。程小姐是他的媳婦，所差的就是這一點上分別。真是天下最可憾的事，莫甚於此了。我們的錢也漸漸化完了，到了結果，這是非逼回家不可了。程小姐悽然道：「李先生，我害了你，我真不知如何可以交代，你還有你的前程，你決不能夠便這樣糊塗下去的，我自知這樣過日子，決不是事，總要有一個解決辦法。」我一時想不出妥當法子來，因為錢化完了，我們只好暫時分手。程小姐仍舊回到生意上去，我也就回了家。不料我這一次回家，父親見了我進門，簡直是當我一個陌生人看待了，他不理我，也不光火，我站在父親面前，垂了一個頭，只是痛哭，我悔悟，我求父親給我一條自新之路，知道過去的事都做錯了，我再三求父親諒解，下次決不這樣在外面荒唐了，父親忍住一口氣，再三責問我，在外面究竟幹的什麼名目，我始終不做聲，他氣得要舉起手杖來敲我，我始終站着不動，我願意給他打，深悔過去做錯了，無論如何求父親諒解，戀愛究竟是偉大的，父親見我哭哭啼啼樣子，也就軟化了下來，最後他說：「你雖然只會哭，不做聲，不過我已經明白你在外面荒唐程度，你今天還有這隻面孔來見我，相信你還有救，不就此墮落下去。算算你也有這年紀了，早已到了成婚之年，你這一頭親事，我已經替你定下了，與其你心不安定的，不如這個月內替你結了婚吧，讓你有個家庭的負擔之後，才知道做人的難處，以後你帶了你的女人到東到西，我百不與問，也省却我不少煩惱，你今日來得正好，可以提早些把你這件事做了吧。」我一急，可是我在父親面前不敢提出反對，心中却像刀刺一般的沉痛。這真是個青天霹靂，父親這個月內急了要替我進行結婚手續，並且他摺請客帖子，全部統統印刷好了，派了一個同居在那窗下寫了一個整天，並且一部份已經送

了出去，因為日子逼近來了。我急得不知所措，程小姐那邊，她恐怕完全坐在鼓裏，這對她如何可以交代的事情，我預備要自殺，我不自愛，縱黃浦江中的水也不能洗去我的罪惡，我對程小姐豈不始亂終棄，請問我如何擔得起這個罪名，雖然她是富家子裏的妓女，人盡可夫，然而我良心上決不能交代，我知道她知道了我這結婚的消息，一定很沉痛的，我現在除了自殺之外，還有什麼生路呢？天哪，我真想不明白的這種不幸的事會挨到我身上來了，我心裏擦汗的匆匆趕到程小姐那裏去，商量商量有什麼方法。待我到了程小姐門口，撞見了她家裏的姨，我問他：「程小姐，不在樓上？」他陪客人看戲去了。」「陪客人看戲，那末大約什麼時候回來呢？」說不定的，或許看了戲，還去吃夜飯，吃了夜飯再連一連夜場，李先生，看你很匆忙的，爲點什麼事。」「沒有什麼，這樣吧，你待她回來，說我今天來過一次，你叫她明天下午五點鐘等我，我預備再來會她。」「第二天下午五點多鐘我又趕去，姨連忙跑出來告訴我：「哎，你早來一步就好了，她等得你好不心焦，所以她急急要走了，因為客人打電話來，邀她立刻就去，她已經等了你很長遠了，真是前一步慢一足，巧也是真巧。」「我可以到那邊去找她嗎？」「這如何可以呢，程小姐是客人來邀她的，你才明白了吧，只怪你不好，你不是說五點鐘來，現在已經三刻了。」「我足一頓，心真焦急，因為父親派我許多事情給我做，趕來趕去，趕得忙死，我到這裏來，可說忙中偷閒，早一些來，程小姐又沒有起床，於是我留下一張字條，準定明天再來。那裏知道第二天到了這時候，父親吩咐我坐在家裏，結一筆這次籌備收支帳，同我細談細講的，我不能脫身，我火不知那裏冒來的，幾乎把帳簿摔到老遠去，待我手上的帳結好，不關三七念一，打後門溜了出去，一直趕到程小姐生意浪，總算還好，給我會了她的一面。程小姐笑道：「李先生，你這二

天接連的來，忙點什麼的，真對你不起，前兩天給你跑空路。夾夾來，樓上來請坐。」我到了樓上，她倒茶給我，授香煙給我，又放了一把西瓜子在我面前茶几上，她坐在我身邊，見我面色很難看的，也就問我說：「李先生，你面孔爲什麼難看得來，你阿是以爲我這次吃了排頭，心裏代我難過，其實我起初以爲在外面這許多日子就過，回來一定有說話了，經我一陣拿生病來推託之後，因爲我有醫方真憑實據，他們他就沒有什麼話講，客人都是明熱的，我到了這裏，各處電話一打，他們都知道我出來了。所以你根本不用替我急得，現在我還是在擔心的就是你的事進行到如何地方，訂婚費父親肯拿出多少，你告訴他說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聽了程小姐這番話，彷彿心口像刀刺一般痛，我恨不得發狂的拔腳逃走，我這日子叫我如何再過下去，當時我忍不住忽然哭了起來，哭得很傷心，程小姐不知我爲的什麼，忽然這樣傷心起來，恐怕給樓下人聽見，連忙跑過去把房門關了起來，坐在我身邊，一手圍了我的腰，輕輕的問道：「李先生，你有什么心思，照直一五一十告訴我，我可以替你想方法，決定不惜任何犧牲，爲你出力，你說，你說，是不是父親不答應你的請求？」我哭得一面孔的淚水，心痛得像刀開來一樣，程小姐問我的話，我越發傷心，只是哭得不會開口。「李先生，你快點說，到底爲了一點什麼事？」程小姐也掛了眼淚，陪了我哭，我才說道：「這件事叫我怎麼樣可以了結我父親馬上替我結婚了，並且前途那個女人我根本沒有見過一面，這種婚姻我是萬難答應的。」程小姐呆住半響不做聲，我說：「你總要替我想一條解決辦法，我現在只有你這一條路可以來商量商量，你心思預備我怎麼樣的？」程小姐忽然放了我的手，半天不做聲，我看見她這樣的，心裏更加焦急得要死。我說：「程小姐，你說你說，你有什么方法替我想，我現在弄得束手無策，一無辦法了，除非帶了

你馬上逃走，你心意決定沒有？」程小姐忽然一聲喜笑，接上說道：「李先生，你想過了，我統統都想過了，這件事我認爲你還是聽了父親命令的好，父親終究是你的父親，他是決不會給你當上的，當然他眼光中看中的媳婦，一定是不會錯的，那麼沒有什麼不要，你不要便是違反家長之命，你要受到親眷朋友指摘的，說你不肖說你忤逆，你弄到這個地步，婚事還是逼住你做，你逃也逃不了，否則雙方一切都準備好了，你問問良心可以攢得落手，攢不落手，與其仍舊沒有圓滿結果，不如鄭重考慮於事前，還是依順了父親的主張吧。至於我呢，請你不要放在心上，我是一個妓女，我沒有資格做你妻子，也沒有資格做你家媳婦，所以你這次婚事，我以爲是做得很好的，一方面你的心有得歸宿了，不致再在外面胡調了，一個青年人貴自主，貴有志向，當接近的多多接近，不當接近的絕不去近它，這才是好，以後我希望你這裏不可來走動了，應該明白你是有婦的人，應該辦公室下來，馬上回去陪妻子，兩人要和睦，一個家庭不論境况好與不好，第一是快快活活，這才有天倫之樂，一有子女之後，承歡膝下，更是其樂融融，一個人能到這一天算了算了，還有什麼心不滿足呢。李先生，我願你把我這一番話當做你這一次大婚中贈言，我別的沒有什麼東西贈送給你了。」程小姐說到這裏，站了起來，一直走到那梳妝台前，抽了一條洗面毛巾，熱水瓶裏倒了一些水，絞了一把手巾給我道：「李先生你自己看看，哭得這末樣子，有什麼意思的，洗一個面吧，等一會有人上來看見像什麼的。」我這時候只撐着一個頭，還是不斷的哭，我聽了程小姐這一番話，彷彿一個罪徒，已經到了宣判定當了。這時候我只是哭程小姐拿了一把熱手巾站在我面前便說：「何必這樣傷心的，我閒話已經說完了，你要聽是這樣，不要聽也是這樣，你叫我想辦法，現在已經不及了。」我忽然仰起一個頭哭道：「程小姐，程

小姐，我決不願意結婚，我帶了你逃走。」程小姐一聲冷笑道：「逃走？本來你是有這意思的，如果那時候實行就好了，你的父親不至替你籌備這次結婚手續了，可是現在逃走已經不及，你有這計劃，我要提出反對，無論如何決不贊同，李先生，你不要還執迷不悟，逃走豈是輕易的事？」說着她要面孔仰了她，替我拭着一個險，當我一個小孩子似的，她說：「叫你不要哭，你偏生要哭，我知道你待新嫂嫂進了門一定又會笑了，還會想得到沒有幾天之前，在程黛秋家裏哭的樣子，李先生我這話並不是諷刺你，這是實在的。」我說：「你是決意不替我想辦法，也不主張逃走，我這日子，無論如何過不下去，以後生命我是把他置之度外，恐怕我今天同你見這一回面，亦許是最後一次了，程小姐，你替我想，這日子過得下過不下，我簡直不願意再想活在這世上了。」我忍不住又抽抽咽咽的哭，我現在唯一主張便是想藉哭來感動程小姐，想不到她一顆心比鐵石還硬，一點不為所動，她完全是理智用事，一些情感也沒有了。我才知道已經沒有挽回辦法，一時神經錯亂，拔起腳向屏門外逃奔，程小姐在後面追上來，一把抓住我一隻手，死也不放，她說：「李先生，你做什麼，做什麼？」我避了一個頭，眼淚打臉上掛下來，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我伸隻袖子管在眼簾上擦了一下，歎口氣道：「算了，算了，從今以後我同你一刀兩斷，你不用拖了我，讓我走，讓我走！」程小姐正色道：「李先生，你不用說這種話，一刀兩斷，果然不錯，但是我同你的友誼也從此一刀兩斷了麼？李先生，慢一步走，你說個明白才放你去。」我僵住在樓梯口，程小姐執住我手不放，釘緊着問我道：「你說，你說，你說個明白，才放你走，一刀兩斷，是不是連友誼的關係也斷了？」我一時神經錯亂得很，想不出一句話來回答她，她釘得緊，我有些火冒，立刻答道：「是的，我們已經到了情斷義絕的一天，盡說什麼友誼不友誼，當然也跟著一刀

兩斷算了。」程小姐面色很難看，立刻把手放了，她說：「好，你的話我聽見了，請你走吧。」當時我匆匆逃了出來，像醉狂的一口氣拚命奔了回家，我把一肚皮悲憤隱忍着，一個人面前也不提起。這樣我每天過着昏迷不醒的日子，一直到了我的結婚這一天。這一天我在一家館子上結婚的，除了我的一部份同事都來吃酒，另外還有父親方面許多朋友，禮堂上佈置得非常輝煌，賀客盈門，我是一個失了魂靈似的，東蹩蹩西跑跑，無意中看見一隻絕大的花籃，上面吊着一個名片，印着「程黛秋」三個字，我心裏一怔，連忙奔到收禮處，問這隻花籃什麼時候送來的。據說今天早上送來，我說這一個人家沒有發過請柬，不知補去否？我問父親，也說沒有發過帖子，我立接寫了一張請柬，另外又寫了一封信道：

黛秋小姐鑒：過去請恕我神經錯亂，今後我們仍要恢復舊交，今日下午四時弟與汪國美女士結婚，恭請觀禮。李春波拜上。

我把這封信寫好，固封好馬上差人送去，再三告訴送信人務必請程小姐要到的，而且這封信要回音。等了好一會，送信人回來了，我問程小姐如何說法，據說：你的信送進去好半天沒有人出來，我立在門口儘等我，嘩啦啦喊阿有回信？阿有回信？才走出一個娘姨道：程小姐又不在家，你回去好了。看樣子這程小姐一定在家，故意說不在家的。我當時便知道了她沒有回信的原因，可是一直到了夜裏她始終沒有來道過喜，我也知道她不來的原因。婚後，想不到汪國美小姐品貌，學問都很不錯，實在出我意料之外，而且她是一個中學畢業生，父親在不港，這一次不能回來，把她出閣的一切事情，統是她哥哥經辦的，她的哥哥在上海一家洋行內辦事，手面很闊，所以他妹妹的妝奩，很可觀，單被頭有三十六條，枕頭念四對，真叫我們一世也睡不完。雖



然我有了新夫人，應該把程黛秋遺忘了吧，然而不可能，我仍舊熱戀着她，無時刻不想到她，我認爲我太太天資不及程黛秋聰明，走出來派頭也不及程黛秋有樣子，我的太太單獨一人看看還不錯，但若同程黛秋一比，較就感覺到遠了，我相信男子的心對女人的攫取是決不滿足的，我的朋友說她是個絕代佳人，這句話千真萬確，一絲不錯。我現在有了新夫人，我對程小姐已經失望，我決不能犯重婚罪的，那末我只希望我能得同她做一個朋友，永遠站在友誼的立場上，同她攜手下去，至少我雖然不能把她討回來，但一個朋友的交誼是存在的。我過了三朝，便又趕到程小姐家裏去，想向她道歉，那一天樓梯口我說的話是不作數的，求她原諒，我們雖然不能同居，但友誼未嘗不可以續好。於是我興匆匆的趕去，待我到了程小姐門口，恰恰程小姐同了一個年青客人雙雙一對走出來，並且走到門口，程小姐的手伸進那個客人的臂膊下面去，挽了他，雙雙慢慢的走出去，我看見她這付樣子，連忙讓在旁邊，笑着叫道：『程小姐，你到那裏去？』她只當沒有看見我，我明知她已經看見我，而故意把面孔避了過去，我索性做一個厚皮的人，跟在她後面叫道：『程小姐，程小姐！』這一來，才見她回過頭來，嗤的一笑道：『喔，原來是李先生，我不知那一個人？李先生你到裏面去請坐一會吧。』說着回過頭去，管她雙雙一對走了。我相信這是程小姐給我的刺激，我很知趣的便也走了。

## 第十五章 使君有婦妾命薄於花

以後我時常把程小姐影子印在腦子裏不能忘記，一歇一歇的想起她，甚致做夢也做了她，我這日子

過得有點渾渾噩噩，我的女人不知道我的心思，只當對她不满意，常常在枕頭邊這樣那樣的探問我的心意，爲什麼的，自從結婚以來，未嘗見過我快活的一天，這還不是對她不满意是什麼，我給她問得實在不好交代了，我對她說：『並不是對你滿意不满意，只是我有滿腹心事，決不能爲外人道，你待我很好，我待你也很好，所以我的不快活，同你沒有關係的，你不用什麼疑心。』我女人道：『你的心事就是我的心事一樣，你這樣一個人常常不快活，身體上要受影響的，你既然是我丈夫，我是你的妻子，極應該告訴我明白，也許我可以替你想法子，將你心事消散去了，或見我代你分一部份解決了。』我覺得我女人很賢能，可惜她不是程小姐，我一顆心還是吊着程小姐身上，所以我女人安慰我的話，決不能打到我心坎裏的，她在枕頭上嘮嘮叨叨，我覺得只有討厭，煞末我告訴她說：『汪小姐，你不用這樣夜夜到我耳邊嘰嘰咕咕好，我聽得也厭氣了，一個人又不是豬，又不是畜生，吃了飯不用心事，那一個人不有心事，你這問話，問得真笑煞人的。』我女人道：『我很明白你的心意，我是個受過教育的人，難道這一點常識會不知道，只是你的心事是有悲傷的成份在裏面，弄得一個人胸襟不寬暢，康健上就要受到影響，你一定不肯告訴我，也沒有辦法，不過你自己吃苦，何必呢？』我認爲我的女人太多關閉事了，最後我說：『汪小姐，請你莫與問我的事吧，好嗎？』終致我女人對我行動上起了懷疑，她常常在我耳邊這樣說：『你不用瞞我，我完全明白了，你一定在外面還有什麼戀人，你老實告訴我，我決不難爲你，現在是文明世界，我也明知我們的婚姻未曾經過雙方同意，便糊裏糊塗結合的，你如不中意我，與其這樣下去，精神上感受到痛苦，不如及早解決的好，我是一無問題的。』想不到汪小姐說了這一番話後，便抽抽咽咽的哭，哭得很傷心，我心腸軟了起來，只得再三安慰。

她，我說：『汪小姐，你不用這樣哭，你哭反而使我更傷心，我對你並不表示滿意，你不滿意，你很賢能，我是知道，而且這次我同你結婚，根本沒有表示反對過，足見我同你是沒有存下什麼意見的，你何從知道我不歡喜你呢？你又何從知道外面有戀人呢？你這種捕風捉影之談，真是一無根據的，下次請你別再提起了吧，萬一給我父親知道了，他只當做我欺侮你，我又要吃父親排頭，總之，你是知道我的，我是個孝子，父親不論說了什麼話，總是百依百順，決不反對的。』汪小姐道：『我們自從結婚以來，你行動上我都看出對我總不大滿意樣子，我待你這樣周到，一往情深，你才勉勉強強敷衍我幾句，還不是真心話，你自己去想想，我說這話是不是說到你的心坎。』我現在有二點疑心你，一點你不滿意我，一點你外面有了戀人。』可是我絕口勿認有這二點事，把她激成解釋一番，請她做做好事，別再向我這樣濛濛不明白了。我女人看見我這付憤憤然的样子，又嗚嗚咽咽哭泣起來，說是今天不該個解決，我不給他一句話，她總是要哭下去，因為她來了這許多日子，始終沒有得到夫妻的恩愛，以後日子更是渺渺茫茫的，如何過得下去。我實在給她纏得走頭無路，沒有辦法，只好立誓給她聽，我說：『我李春波如單對你存下了二條心腸，今生不得好死，你汪小姐如果對我發生無端的疑惑，說我外面有戀人，說我不中意你，也照樣不得好結果。』汪小姐才收了淚水，她說：『這罰咒都是惡人做的事，不過我還要看你以後的行動怎麼樣，方才可算數。』我女人要我看我以後怎麼樣，方才可算數，這是我不在心上的，當時我們的交涉，總算告一段落，不了而了之。那一天我去找程小姐談，進門適逢她跟了客人出來，未獲一錢。我打算今天再去見她一面，她如果再冷落我，那末我心也死了，以後也不去想她了，我現在只希望她恨我，不理我，我良心上就好交代，永遠可以損得落她了，我現在只怕她又像理

我，又像不理我，若說理我的，那一天她跟了客人出門就不當有一付手段待我，待我喊了她二三聲才回過頭來打我招呼，這情形就表示不理了。不過我同她的一段交情，說淺非淺，說深也不能是十二分深，一個堂子裏的姑娘應酬客人的手腕，是不可以捉摸的，真是變幻異常，很難使人猜測，可是這我都明白，都懂，我現在務必要同她見一面，一定將我們兩人的中間糾葛，求一個合理解決，大家從此一刀兩斷算了，我以後決不再想着她就是。我便先打了一個電話給她，恰恰她在家。我在電話裏問她：『程小姐，我現在要來同你談談，你歡迎不歡迎？』程小姐在電話裏笑道：『什麼？什麼？』我說：『我現在要來同你談談，你歡迎不歡迎？』程小姐哈哈笑道：『你來同我談談，很好，很好，我沒有話可以同你談，不知你有什麼話同我談的，你現在電話裏講吧。』我說：『電話裏怎麼可以講得完，你太自說了，你如果誠心的，我馬上就來，但不知你歡迎不歡迎我？』李先生這是什麼話，只怕請你不到，我們這裏不要說你李先生了，就是阿貓阿狗上門來，我們照樣歡迎的，你明白不明白我這裏是什麼地方？』我說：『程小姐，為什麼那一天你不理我，我當時回來難過了一天一夜，你究竟摸不到你心，現在待我怎麼樣了，我想跟你詳細的談一談。』『好，請你過來吧。』『我馬上就來。』『好，你馬上就來吧。』我得到程小姐電話裏允許，立刻趕了去。我的心還是傾向了她的，那裏知道她竟然擋了我的駕，我走進她們口裏，面娘便攔了我上樓，她說：『程小姐吩咐的，隨便什麼人都不接見。』『哎呀，明明我打過電話給她，她在電話裏答應我來的，請你上樓去告訴她，是李先生找你。』娘姨道：『告訴你，程小姐吩咐的，不論何人，一律不接見，很對不起。』我一時想不出理由來，很詫異的道：『請問你這算什麼名目，為此只怕她不見我，特為打電話來接洽好，說我來同她見一面，她關照我馬上來。』

的，何以出爾反爾，說話不作數，請你上樓去問她一聲，究竟不接見我，還是不接見別個客人，說一聲是不接見我的，沒有關係，我立刻走路是了。」嬢嬢給我弄得沒有話講，只說：「李先生，你下面坐一會，我上樓去問問她吧。」我坐在客堂裏守了好半天，嬢嬢還是不下樓來，我到這時候剛才明白程小姐的確不願見我，否則嬢嬢報告了她，說李先生在樓下，只須閒話一句，立刻放我上樓去了。嬢嬢下樓來了，手上拿了一封信，我心中不禁一跳，急急把他拆開來看，上面寫道：

李先生賜鑒：剛剛你打來電話，我未便立刻拒絕你，你一定要來，你就來吧。不過你應該明瞭，你現在是一個有婦之人了，而且尊夫人非常的賢慧，你的心應該滿足了，爲什麼還依依不捨於我呢？這裏是青樓勾欄，你李先生以一個前進的作家，自有你光明的將來，我這裏多走，對你名聲是要受到影響的，我不要你來，並不是恨你，你切莫誤會，其實我還是愛你過去，我是愛你本人，不過現在我是愛護你名聲了，你本人已經得到汪小姐的愛，毋庸我來置喙，不過我愛你名聲，這不要說我，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說這句話的。李先生，過去彷彿一場春夢，現在我的夢醒了，可是我痛定思痛，並不因此而失望傷心，這只怪我命薄，我相信我以後的苦難，將無止境，這是命宮註定的，我不怨人也不尤天，我準定將我身體來犧牲到底，我沒有面孔見你，請你原諒我一點吧。我想你並沒有什麼話要同我談的，總之說盡黃河盡是水，還去說什麼的。李先生，我希望你以後安心著作，多多產生驚人巨著，給文壇上放一異彩，自有千百萬讀者愛戴你的，這是我的希望。別的我也不寫不下去了，匆匆手此，不知所云。我此刻頭痛欲裂，任何客人均不接見，請你原諒。再見，再見。程黛秋手書。

我看見程小姐這封信苦笑了一下，折折好藏在袋內，我告訴娘姨道：「程小姐信上說頭裏痛，所以不接見客人，我想請你再同她商量一下，我略有幾句話同她一談之後，馬上就走。」娘姨道：「她已經有信給你了，要說的話都寫在信上，何必還同她見面的？」我心裏很不以為然，立刻說道：「你是一個娘姨，爲什麼叫你傳達的話不去傳達，你當我是壞人還是癩三，真太豈有此理，你是什麼東西？」娘姨給我這樣一火冒，又趕到樓上去，隔了一會下來說道：「程小姐說過的，她沒有話講了，她講的話已經寫在紙上，你不是看見的麼，她說：你有話也請你寫在紙上，我替你送上去，我想了再三決定要同她本人見一面，現在她偏生不見我，這是什麼理由，我實在想不明白，這架子搭得太沒有意義了。我想了再想，決定不依遵她的意見，立刻衝到樓上去，當面問問她，到底不接見我什麼意思。當我趕上樓時候，娘姨跟在後面要阻擋我上去，我把我的手揮到老遠，我跑得十分快，一直上了樓，當然皮鞋聲音很急促的，待我跑進房門口，只見門帘下着，門也虛掩着，我不問有什麼規矩不規矩，蓬的一聲推了進去，這是外面一間敝談室，見程小姐，待我進一步衝進裏面睡的房間，程小姐忽然身上披了一件睡衣擋在我套房門口，雙手撐在兩旁門邊，眼睛眯做一條縫，顯出入骨的媚態，小嘴巴堵了起來，含嗔的問我說道：「李李先生，你爲什麼不尊重我的意旨，闖進人家房間？你不是不懂這裏規矩的呀，我要說的話已經寫在信上，想你已經看見！不是告訴你，我現在不接見客人，你爲什麼還上來？請你下去，請你立刻下去。」我說：「我有話告訴你，偏生要同你面談，你出來，到這外面來，只談五分鐘話，我就走。」程小姐眉毛挺了挺說：「不可以，我不願意同你談，請你立刻下去，下去！」我深爲奇怪，程小姐從來沒有這付手段對付我的，何以今天忽然這威怒樣子對我，一時想不明白，她吩咐我立刻下樓去，好

像打發僕人，當我不知是個什麼東西了，我很氣惱，站在套房門口，決定不走。我說：『我很忠實的想同你講幾句話，你爲什麼這手段對付我，你要絕我也應該好好的講，我準定以後不來就是，何以今天我們見這最後一面，你給我留下這一個壞印象在腦子裏，何苦的。』程小姐堵起了一隻嘴，面色很難看的，她說：『你走，你走下樓去，你不聽我話，闖進人家房間，你自己已經使我光火，你有話講，現在不是講話辰光，你爲什麼還不走。』這時候她始終攔住房門口，不但不許我進去，連我伸一個頭朝裏一望，她都不許，這奇怪不奇怪，我心中深爲疑訝，裏面定有客人在幽會，只怕我進去，衝破他們好事，所以程小姐會對我這樣威怒樣子，我想到這一點，立刻說道：『程小姐，我明白了，原來你現在有客人，只怕我進來，所以你這樣攔在門口，不過你能夠同我說明了，我也很知趣的，當然立刻走了，你說又不說明，只是這樣對我火冒，拿我牙糟塌，我很不以為然，而且我不能忍受你這付對我打落樣子，你太看輕我了，今天我還不會到這一個地步。』我看出她的祕密，故意這樣同她纏着不走，我看她見我不走，心裏怕是無可再恨了，她忽然頓着腳，非逼我下樓不可，我偏生不下樓，因爲這時時我已經明白看出睡房中定有客人，而且我抱定主意見一見這個客人到底，是那能一個漂亮的人，我心也死了。程小姐她假使是承認裏面有客人，我也就走了，他偏偏不做聲，不做聲便是虛心，虛心更促使我疑惑，最後她說：『好，你不走，我便也守在這裏，看誰先吃癩，你不要使我發脾氣，下辣手，你是沒有面子收場的，現在先告訴你。』我冷笑道：『你使出辣手來。』程小姐道：『一個朋友，何必要做到這一步，好好的分手多末有趣，必定要吵得斷的，我替你想想有何犯着。』李李，問你，你到底走不走？』我忽然聽見房裏有一聲咳嗽，這樣咳嗽十分相熟，我心裏疑過去，覺得這個客人也許我認得的，我不顧了，便用

力程小姐上一推，給我跨進去了，原來給我看見的不是別人，就是我的好朋友白虹！天下會有這麼一件事！我發現了這一件秘密，心像爆裂開來似的，當場恨不得給程小姐兩記耳光，她太不該這麼欺騙了我，所以我橫請求進去談談，豎請求進去談談，她總是百般不肯答應，原來她房裏關了一個客人，而這個客人原來就是我的朋友，我現在並不怪她房裏有客人，而是她不應該瞞了我，說是任何人都不能接見，爲什麼白虹她倒要接見的？足見一個妓女的居心莫測，使人心寒。當場雖然明白，不說一句話，便一聲冷笑，很快的走了，而且走得很清脫，沒有一絲留戀。總算程小姐第二次給我看出了她的本來面目，第一次她欺騙我，我是原諒她的，這第二次的欺騙，我是決不會原諒她的了。我很輕快的走出了程小姐大門，覺得把我心裏的一種熱戀，沖得完全淡如水了，我來的時候原是希望程小姐恨我，冷落我，我可以把這條路死了心，這不是我負人，是人來負我，良心上就可以安逸的，現在果然如願以償，假使我當時不衝到樓上去，不找出她的苗頭，親眼目睹看見白虹橫在床上，這一個大秘密，我現在還坐在鼓內，不是給程小姐輕易的騙過了，想來這件事多末危險，我李春波還不會做這回過生的。這一次的給程小姐打落，不知如何，精神上一些不覺痛苦，也不受到什麼刺激，只得聽其自然，這不知還是神經上變態還是自己覺悟到過去的不是，而是現在憬然醒悟，也說不定。我從路上回去，還參觀過一家書畫展覽會，回到家看見我女人，覺得她給我的印象更加美麗而活潑了。從此以後我安心做我的工作，我同我女人也是說不盡的恩愛，我待她比前更好，她待我也更加十二萬分，這時她才相信我真心待她，過去都不是真心的，她居然看得明明白白，足見旁觀者清，我說愛她，愛她，口惠心不惠，人家自會不信任的，到底真假是有了分辨。我因爲同白虹有了這一點醋



意，我相信這的確是醋意，我決不願意同他租在一起，這個時候父親也有表示，說是已經替我結了婚，應該自立，自己出去組織小家庭，維持小家庭生活，不能再依賴父親一隻老牛了，其實我是明白父親心意的，他實在是防我再在外面胡調，將家庭負擔來加諸我身上，使我無法荒唐，這意思在未結婚前已經有過表示，現在便是要我實行，我想原則上這是極應該，起初我還沒有程小姐在我腦筋中盤居無法可去，弄得心思不寧，雙方都不能放手，現在這一條路心已死了，念頭也斷了，極應該清醒我一下頭腦，還是向正規的路上跑，這才有光明的前途，過去的一筆荒唐帳，從此一筆勾銷，不再去留戀了。這一天父親既然提出叫我自立門戶的叮囑，他願意將我一切開始置辦用具的費用，以後便不再與問，最好要我分居出去，不要合居在一起，終致不能有圓滿的結果，我因為有這二樁急要遷居的用意，同我女人一商量，便決定下來，依遵父親的辦法，這其我同程小姐決裂後的第二個星期，想必這時候她同白虹熱戀得到達沸點了，我空然遷居了出來，便住到環龍路花園別墅念四號，除了父親知道之外，我是完全秘密的，連朋友都不給他們知道，因為我想打從郵局工作回來，多多創作一些文章，對我過去的浪漫生活，作一個有秩序的結束，一一把他搬到白紙上來，交到書局去出版。這時候我可說心靜如水，彷彿上半年到達杭州虎跑寺去的時候一樣，可是却多了一個心愛的人，她能夠體貼我的心意，我心裏要說的話，她都能揣摸得到，相見我們的愛情，決不是三言兩語可了的，這才是真正我的幸福，光陰真快，匆匆又是一年過去了，這時候我同我女人已經有了一個很可愛的結晶品，而且是個雪白粉嫩的男孩子，平添了家庭不少天倫樂趣，我還在郵局裏工作，同時由中等職員昇到了上級職員，收入既豐，工作也減少了起來，這時期，我可說是個最滿意的日子，每逢星期日伴

同我女人，抱了小孩子出去遊遊公園，看看電影，偶也到舞場裏去跳跳交際茶舞，我女人對跳舞特別愛好，據伊說現在已經退步了，從前她在一家藝林跳舞夜學裏同小姊妹們習練了有好幾個月，舉凡各種步子她都能跳的，我把這往事津津有味的說來，常常笑着那時的大真撒野，什麼都高興去玩，甚致從學校裏出來，捧着一疊書，連忙跑到跳舞學校裏去放下便跳。我奇怪起來，問我女人，爲什麼這許多事從沒有聽見你說過的？我女人笑道：『春波，當初我嫁過來時候，是什麼環境，我怎麼可拿這種話來告訴你，你不要懷疑我少女時代的不檢點生活嗎？現在是什麼環境，我再說得那時代的不檢點，甚或浪漫，也許你都不放在心上的，春波，你以爲我這話對嗎？哈哈……』她極爲快活，果真的，我一點也不把她這種種放在心上，我反而很快活因爲跳舞亦爲我喜歡的一種，想不到我女人反而比我跳得好，這實在是椿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每逢星期日的一場交際茶舞會，我總是偕同我女人去消磨了一些辰光，藉以調劑我們生活，所以一待到星期日，她不用我吩咐，便老早化粧得很入時，把小孩子奶奶喂好了，如果哭，還有奶粉，一一交代了娘姨，我們才相偕的出門，我女人平日像個粗做娘姨一樣的隨便不考究，到了這一天可完全改變了一個人，把她帶到交際場中很能撐些面子的，這一點我更加是愛護她了，她曾經說過：一個女子走出去有面子，就是丈夫的場面，無形中增加雙方的愛情的。

## 第十六章 人亡物在此恨永綿綿

今天我到局辦事，案上放着一封筆蹟極爲熟悉的書信，這是打別局裏轉來的，我不把他拆開，已經明

白是程黛秋寄來的，可是我很奇怪，我同她吵分開了之後，整整一年多了，她沒有信給我，足見她早已把我這個朋友忘壞了，何以現在會有信來。憑良心講，過去這一年裏，我嘴上雖說不去想她，不去想她，終究他一個印象在我腦子裏老不消滅，足見她雖不好，沒有良心待我，欺騙我，終究我還是愛她，依依留戀着她，有一個時期我真的不想着她，真的一點關於她的影蹤都沒有，不知如何一念之中會又把她兜上心頭，以致傷心得忽然捧了我的女人，權當是程黛秋，我有這般的癡心，這般的情感用事，我想她的處境的確有困難地方，那一個客人來她不要迎接的，不要同他敷衍的，豈可以拒絕，我現在又不曾把她討回來，估爲私有，那才可以謝絕客人，我恨她實在是不當，有點不明事理，因此雖然斷了，還思思念她有一封信給我說明她的苦衷，打一個圓場算了，我們還不是仍舊是朋友，那裏知道，她始終沒有信來，連明信片都不給我一張，新年拜年片也沒有，一份寄我，足見她恨我入骨，然而我這時候無法打聽她消息，還不知這一個人的生死，是離開上海還是已經從良，我都不知道，如果叫我寫信去問候問候她，我失不落這面子，想不到一年後的今天，接到她一封哀感悽涼的情書，叫我不忍卒讀。

「李先生：光陰如流水，一去不復返，我同你有一年另三個月不會相見一面了，李先生，我這這一年裏可說無日不在這裏遙祝你康健，過着美滿家庭幸福，但想你這一年多的日子裏面決也想不到有我這個人了，我明白，你決不怪你，我現在爲什麼有這封信給你，就是不得不請你原諒我的苦衷，我生不逢辰，做了一個妓女，而你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並且是個極有根底的文學家，爲什麼當初不能諒我，不能體貼我的處境，可憐，試問那一個客上來我不要去接受他，這是我的職業呀，我所依

賴爲生的也是這一點手腕而已，我相信別人不能原諒我，而你，李先生，非但完全能夠原諒我，並且更加寄以同情，然而出於意外，你反不及一個普通的人，這樣的胸襟寬達，醋心會有這樣的重，感然一走了之，當時我想喚你上來，解釋誤會，可是你的朋友白虹在房裏呢，我又不不得不顧了他，要知道我同你的交情深，過後不是不能解釋明白的，但是你一走，便永遠不再來，我寫過信給你，也不知你收到沒有收到，後來打聽你，聽說你同父親鬧意見，兩人分居了，住到什麼地方，也是無從訪問，我派人到你局裏問訊，據說你又昇上去，不知調到那一處郵局，你想我爲了你，可說夢寐求之而不得，不久也就病倒了，李先生，我病倒以後，熱度很高，醫生是請的中醫，沒有辦法，後來改請西醫，打退熱針，熱度退了，隔了不多時候，復又高熾不已，我知道這次毛病完全爲你氣出來的，我的心境惡劣，到了無可按耐，懷中盼望你來見一面，真也可說是眼睜望出血來了，我又託這裏客人打聽你住址，想寄個口信給你，請你來見我一面，因爲我知道這次毛病很危險，設一旦死了，我們的糾紛還是不會解釋明白的，可是我很失望，望了你許多日子，始終不見你來，我知道你是恨我入骨，只當我是欺騙你，然而你不會細細替我想一想，一個妓女的處境，是不是最困難的，但是在這種地方，那末只有明白的知心客人來原諒我，來同情我，決不因此，而結成仇恨的，李先生，我同你不是泛泛之交，奈何你也會一變就變，不想想我們的過去，一情一節的，後來我病漸痊癒了，而你消息更如石沉大海，想不到自一天我正當應徵時候，在路上看見你，而且還看見你的夫人，可是你沒有見我，也許你見我而故意不理我，也說不定，不過當時很使我感觸，又使我安慰，感觸的我明明見了你，而不能堂而皇之

喊你，因為你的夫人在身邊，我喊了你是不是要給你夫人起疑，可是於我仍舊無益，不能解釋我們的誤會。我安慰的，知道你很康健，而且還有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想你的心一定有了歸宿，自然不用再來記起我來了，我才明白你不來的原因，我才明白我是一個被人遺棄的人，我傷心得坐在車子上落起眼淚來，一直到了客人席面上，還是眼泡皮緋紅的。李先生以後是每次出差，總是朝路上行人望張西望，心想還能在無意中見到你一面，那裏知道直到今天也沒有見過你第二次面。孔……李先生，你可知道我這二年內的情形麼？說來也許你不會相信的，你別我半年後我便脫離了那邊，嫁了一個茶商，想不到這茶商玩弄女性是他唯一的本領，把我租居一個小房子裏，起初一二個月每天來，後來便索性一步也不來，生活費是絕不顧問，我找不到他這個人，我打聽到他的家裏，原來是個大公館，真是侯門深如海，屢次求見，屢次拒我門外，我方才明白他又存心遺棄，我要提起訴訟，可憐我這時候早已典質俱全，空無所有了，我為什麼會遭難得這樣快，這是出於你我意外的，我且還沒有積蓄這是事實，這茶商要我時候，答應我的首飾，沒有一樣曾經實行給我，我逼他總是一百個念個含糊，我的聲氣你是知道的，可以不追緊，總不一定追緊人家，後來他竟然一去而不來，我才明白他根本沒有誠心有這票首飾給我，給他當我一個玩物的玩了三個月光景，也就似一件玩厭的東西一樣擲到旁邊去了，這時候我道本沒有一個錢，說出去也許人家不會相信我沒有辦法，只得典質度日，一方面我還是打聽你，我知道你無論如何沒有天良，總還記起一點過去的舊情義的，可是我要顧憐你面子我不親自去問，因為我這時候面孔上腳上都生了許多濕氣，走出來實

在難看，不明白的人還以為梅毒，可是我心內明白，是不是這一類病症，我實在難說，李先生，這是我良心的話，事體到了今天，我還說什麼要面子的話，不料這一年冬天，我的境况更加惡劣，臉上脚上，瘰癧雖然痊愈了，相信他不是梅毒，不過我乃以貧病交作，這時候我已經住到一家灶披間裏去了，我生的是肺癆，相信已經到了第二期末，馬上就是第三期，弟弟是死於肺病的，我知道我也要死於肺病，我沒有錢，更沒有好好的調養，我相信必死無疑的，可是天哪，我沒有見你這最後一面，我死而不能瞑目，我身死，我心決不死，李先生，咳，我程黛秋想不到會有這樣結果，我犯了什麼罪，迴想既往，我不離開家鄉，遠涉香港，何致有今日一天，但是，李先生你不來見我這最後一面，我不怪你，不過請你清夜捫心，我是不是這禍根，還是種在你們旅行那一年，我不同你相識，何致我的家庭這樣會拒絕我推門，我不恨你，我恨你那所謂知己的朋友做的事，手段太辣了，然而事過境遷，現在也不要去提起他，我唯一希望，就是你接到這封信，能夠立刻就來見我一面，否則你是要見我一面已不可得，因為我這不久人世的，想來沒有幾天可以耽擱了呀！李先生……

黛秋淚上×月×日。

我讀完這封信，急急翻轉信壳一看，發信地址是在開北華興路華興坊六十二號，再一看日子，使我有點心驚，原來這封信七轉八彎，接到我手已經有一個星期，心想這一個星期，不知道這個可憐的病人會不會發生意外，我爲了良心上驅使，如果不去，難以交代，我請了一個假，急急按址趕到那個地方，一看是一片義泰烟紙店，我上去問道：『你們這裏灶披間有一個姓程的女子嗎？』那櫃台上一个小伙子回答我道：『你問

她做什麼？」我說：「她是我一個親眷，因為接到她的來信，說是病得很重，境况又不好，我現在來替她想個辦法，給她一點錢……」我沒有說完，那個櫃台上小伙子急急的說道：「你先生尊姓？」「邵姓李。」「你是不是就是李春波先生？」哎喲喲！這個女房客程小姐，前天就死了！前天就死了！李先生，李先生，你爲什麼不早二天來的，僅僅差得這二天功夫，程小姐，哎喲喲，她天天望你，天天望你，一直望了你有一個多月，李先生，你爲什麼不早二天來的，她死了，你才趕來？」我神經上受了一個絕大震動，汗毛根根豎了起來，當時幾乎昏厥了過去，我忍不住雙淚往下一掛，舌頭抖着問道：「請問，請問，她現在靈柩在什麼地方？」……請告訴我。」那個小伙子眼圈紅了起來，說：「李先生，你不會想想的，她窺到這般地步，吃都弄不到一口了，而且孤苦伶仃，只有她一個人，那還有棺材收殮的，我們老板陳先生，沒有辦法，只得派人到仁濟善堂，懇求想了個辦法，纔算通融，施了一隻薄薄棺材來把她收殮的，那裏還算是殮，把她隨身放在材裏槓了走了。」我忍住隱痛，含淚問道：「請問你，我現在打算找到她這一口棺材，不知有方法否？請問你們的老板陳先生呢？我想同他談幾句話。」小伙子道：「你等一會，到樓上去看看，旁邊一個小學生趕到樓上去了，待陳先生下樓來，我一看是一個戴眼鏡很和善的先生。這時候我心已在卜卜的跳，我認爲這是一樁良心上萬難交代的事情，只怪她爲什麼不早一個月半月寫信來的，而事也湊巧，這封本埠信七轉八彎的就誤了一個星期，這真是一個大笑話，我相信郵局辦事還是不力，還是沒有精神，一個人生命竟然斷送了這裏面。我眼淚打肚內噁的當口，看見了這個和善的好人陳先生，不知拿句什麼話來問他，還是他先問我：「你就是李春波先生？」「是的。」我眼淚忍不住滾了下來。陳先生道：「李先生，你到裏面來坐一會吧，我同你細細談二句，現

在事已這樣，你也不用心口難過了。」他開了邊門，讓我走了進去，拖了一隻凳子給我坐下，我說：「陳先生，我現在別的都不想，只希望能夠把程小姐的那口棺材設法找到就好，這件事我想請陳先生幫助我一臂之力，因為這事是陳先生原經手，其實人已經死了，還要她這個死屍有什麼意義的，只是我相信程小姐有這樣悽慘的死，她一定不能瞑目，鄙人同程小姐非親非眷，只是一個知己朋友而已，我現在站在友誼的立場上，知道了她這樣可憐的結果，於心安忍，我要找到她這口棺材，就是設法把她重殮，把她運到她的故鄉去安葬，想必她地下有知，當亦含笑九泉了……」我將這原委說了一番，陳先生連連點頭答道：「是，是，可以，李先生我可以陪同你到仁濟善堂去，想來不致沒有辦法的，因為還是前天的事，只怕他們一到就埋，恐怕比較困難一些，假使沒有埋，這是極容易的，大不了化幾個酒錢，而且我還有三吩咐仁濟堂裏在棺材上釘了一塊牌子，寫明「程氏」字樣的。」我說：「她身後簡直一點東西也沒有遺留下來，她住在你們這裏灶披間，房金付沒有付過？」陳先生連忙答道：「她來租房子時候，我看她滿臉挺秀之中有憔悴之色，很像有病的樣子，而且又是一個單身人，我就想拒絕她，可是見她開口很有書卷氣，極明白事理，知識她學問很有根底，她說是丈夫出門三年不會回來，最近才接到來信，說是這一二個月內就回來了，那末丈夫出門三年，一個女子能苦守到這個地步，其境况一定是不會好的，而更可見她有骨氣，所以我當時就答應她住進來，而且房金不計，她住了一共只有二個多月，付過我五塊錢，我也不會向她追討過，看她實在太苦了……」我說：「陳先生，真真承蒙照顧，心感之至，現在我想請問你，程小姐身後，她還有些什麼遺下來，不可以讓我看看？」陳先生忙道：「可以，可以，她大致還有一條薄薄的棉被，一付鋪板，二隻擱鋪板的長凳，



一隻小桌了，沒有椅子，也沒有箱子，還有一個包裹，因為她還是前天死的，我還不會檢點過，當她來的時候當然不止這幾樣，後來她陸續續私底下運出去當的當了，賣的賣了，這是我猜想。」說着站了起來，領我到後面灶披間裏去，我跟着進去，墨黑迷塗的，光線非常的暗，陳先生把門開了，把那電燈開亮了，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幅難民窟的破碎圖畫，覺得陰慘得可怕，我週身汗毛凜了起來，我死也不信一個絕代佳人，會落難到這個地步，我彷彿是在做夢。陳先生四邊一顧道：「李先生，她的東西都在這裏，一摺摺子恐怕不值七八隻洋，二個月房金是十六塊錢，我收過她五塊錢，照理我至少收十一塊錢，可是我現在不要了，她假使不死，我也不理她付，因為我看她實在太苦，那一天我還打算請醫生替她打針，多把她延留幾天，想待她丈夫一時趕到見一見她最後一面，我把這打算去徵求她同意，她對我搖搖頭，說是不要，她眼淚了下來，說丈夫一時是不會回來了，她也不希望了。我便說，你的病很危險呢，自己你不知道？她閉上眼睛，忽然痛哭了起來，我又安慰了她一陣，心想這病已經絕望了，因為見她面色變了灰黑，忽然瘦了下去，說話的聲音也啞了，我才放棄替打針的計劃，見她這樣痛苦，與其多留她一日，多給她一日的痛苦，還不如早一日死的愉快。我到她死的上一天，還來看她，見她更不成功了，她兩行眼淚對了我，斷斷續續的說：『別的一點也不希望，也可以放心得去，只是太對你陳先生不起了，我死後你替我到慈善機關懇求他們施我一口薄板棺材，隨便什麼地方埋葬了，如我丈夫回來，你不要告訴他我已死，只說我已經搬場了，什麼地方，你不要告訴他，這樣他心裏不會難過。我問她丈夫姓什麼叫什麼，可是他這句話始終不會告訴我，不過平日她常常提起你李先生的名字，你現在來找還以為你是她的丈夫……』我聽了陳先生這一番話，點了一下頭道：『是的，我不是

她丈夫，我同她一個朋友的关系，現在她死得這樣慘，無論是朋友不是朋友，都替她可憐，她究竟有沒有丈夫，我可不仔細，這句話想來還是虛無的，因為她過去歷史，我是約略知道一些。」陳先生道：「那末你李先生爲什麼平日不來望望她，你李先生能夠接濟她，給她一些錢看病，決不會死的。」我急道：「陳先生，不瞞你說，我實在不知道她住在這裏，我今天來，還是接到她一個星期前的來信，不知如何這封信七轉八彎的，今天才收到，拆開一看，知道她病重，才急急趕來的。陳先生，這可說也是她命裏注定的，這封信能夠早接到，想來她決不會死得這樣快。」陳先生道：「現在想到她包裹裏翻翻看，有沒有書信遺留下來？」我翻，你翻。」我把包裹打開，裏面僅僅幾件破舊的短衫褲子，一無書信，連隻字都沒有，一個，我說：「裏面沒有書信，陳先生，現在怎麼辦呢？我們趕快到仁濟善堂去調查那口棺材，搭着已經二天，萬一埋了，就麻煩的。」我同陳先生趕到仁濟善堂，七轉八彎的，經過問了好多個人，才問到那個經管這事的人手裏，他說：「這口棺材已經運到北新潭去了。」陳先生道：「請問埋沒有埋的？因爲這個死的本人家屬來了，就是這位李先生也現在要收回這口棺材，重新殮過，把她運回家鄉。」那個人猶豫了一番道：「不過埋是當日運去的，有沒有埋，可不知道，你們現在趕快去或許沒有埋也說不定。」我說：「請你們派一個人陪同我們一起去，我願意出一些酒錢，因爲這件事我是受人之託，要辦一個圓美結束，萬一已經埋了，也要設法把她發掘出來的，對不起，請幫幫我的忙吧。」那個人給我說得感動了，便偕同我們一起坐了汽車，一直趕向北新潭，我們到了北新潭荒郊，舉目四顧，看見的盡是一口一口塗有紅土的薄板棺材，不下有二三百具，有不少小工正在那裏埋葬，那個善堂裏的人，急急忙忙的兜來兜去，一一檢查，發見那口程氏的材，還不會埋掉，這真是一樁僥倖的事。

在這時候我也捏了一把冷汗，陳先生說是程小姐死得還是不幸中的大幸，我當時吩咐將口材抬了出來，按放在他們的辦事處，預備到附近鎮上買材買衣衾重殮。當重殮的時候，我才見了程小姐最後一面，見她雙目還不會閉，瘦得像付骷髏一樣，可怕極了，我忍不住心口一陣劇痛，幾乎昏厥了過去。陳先生走過來告訴我，說道：「程小姐雙目閉攏了，李先生，你不要難過了，這也很對得起她了，她究竟不是你的夫人，不是你的親眷，一個友誼的地位，你今天把她衣衾棺蓋殮得這樣厚，不能謂為菲薄，我想她死而有知，忽然雙目開攏，未始不是有靈……我只是落淚，傷心得比什麼都難過，她現在一點沒有可給我留做紀念的東西，她對我不起，還是我對她不起，想起過去，我又忍不住痛哭！我決意把這件事瞞了我的女人請了一個假，親自帶了程小姐的靈柩，僱了一隻船，在船裏住了好幾夜，才把她運到她的故鄉，又經過好多週折，才把她安葬在風景區裏，墓前給她立了一碑，題做『絕代佳人之墓』。可是我回到上海，每夜夢着她，夢見她來到我家裏，像平日一樣，最奇怪的我不管做她已死，我寫文章，她坐在對面那隻藤椅上陪着我，還是從前那樣美，我每每文思枯竭，她對我微笑着說：『李先生，你怎麼會又記不起了？你這樁故事的結局，我不是告訴過你的麼？應該把他急轉直下，調轉筆頭來將這個人性格寫一寫了……』果然我聽了她的話，筆便很迅速的往下寫，立刻成數千言，一點不覺辛苦。可是我有一點奇怪，我始終沒有向過她開口，她的影子在我面前，一時有，一時無的，若隱若現，文思枯竭時候，她又便坐在我面前了，直到現在為止，三年來我在夢中，可說未曾離開我一步，我始終想不明白這是什麼原因？」

